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三十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十四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零售	一季	半年	全年
冊數	一冊	十三冊	廿五冊	五十冊
價目	一角五	一元五	二元六	五元
郵費　國內日本	一分五厘	一角九分五厘	三角七分五厘	七角五分
郵費　香港澳門	六分	八角	一元五角	三元
郵費　國外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删改權、如不願删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者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履歷）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全國新書彙刊 （第十五週民國廿五年九月八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査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書名	著作	價目
總類		
國學概論	鍾 泰著	五角
中國國學概論新編	譚正璧編	五角
哲學		
哲學思想之史的考察	祉 農譯	五角
通俗唯物論講話	陳唯實著	六角
心理學		
兒童心理學	蕭思承著	八角
社會科學		
有關階級論	胡伊默譯	九角
政治		
揚子江水利考	鍾 歆著	七角
僞宮十月記	馬伯援著	三角
經濟		
統制經濟論評	薛元[illegible]著	一元六角
農業經濟學（下卷）	吳覺農 薛暮橋 合譯	二元一角
典當論	宓公幹著	九角五分
教育		
中國教育史	陳東原著	四 元
近代中國教育史稿選存	舒新城著	八 角
縣教育行政	甘豫源著	一 元
法律		
法院組織法	吳鵬飛編	四角五分
自然科學		
高等天文學	張雲編	三元五角
天文學概論（英文本）	Salzedo著	二 角
語文學		
國語羅馬字聲調拼法表	國語周刊社製	一 角
注音漢字	黎錦熙編	三 角
說音（改訂版）	江謙著	四角五分
世界語新論	徐沫著	三角五分

小說

巴爾扎克短篇小說集	蔣懷青譯	六角五分
弟子	戴望舒譯	六角
路	周揚譯	三角五分
悲劇生涯	白薇著	一元五角
風風雨雨	周楞伽著	特價四角
證章	王任叔著	五角

詩

換火柴的少婦	萬成作	二角

散文，雜著

王光祈旅德存稿	王光祈著	二元
性知性識	周越然著	四角五分
有閒集	錢昌年著	一角

書畫

初拓漢司徒袁安碑	王福厂藏	三角
沙鷗（長篇故事畫）	黃鼎著	二角五分

應用技術

簡結木淺說	胡絲言著	七角
用梨指南	朱振聲著	甲一元乙五角
太極劍	吳圖南著	五角五分
鐵路職業指導	黃逸峯編	三角

軍事學

化學戰爭	沈星五著	八角
伯郎林輕機關槍說明書	杜文若編	六角

史地

近世世界史	耿淡如等譯	三元六角
現代歐洲史	蔣鎮譯	三元六角
韓非子考証	容肇祖著	五角
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	馮承鈞譯	七角五分
旅藏二十年	孫梅生等譯	七角
南洋地理	侯厚吉編	二元

少年讀物

人和山	董純才譯	五角五分
黑白	董純才譯	二角五分
幾點鐘	董純才譯	二角五分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爲便利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爲廉，因其目的祇在爲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汁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蛋黃素與賜保命合併注射劑
立博賜保命
立博賜保命，係採取健壯動物之睾丸十字形內分泌結晶體，與雞卵中提出之純蛋黃素混合製劑；不含其他礦植物雜質，是以毫無流弊，爲天然滋補劑。
立博賜保命，製造手續，極端嚴密，消毒方法，係採用貝氏低溫間歇消毒法；故內容成分得以不受熱而保持原有效能。
立博賜保命，因製造方法之進步，品質之優良，故功效優異，無論用爲滋補或戒烟；均有顯著之功效。
主治
神經衰弱 戒除鴉片 動脈硬化
早期衰老 性機衰弱 一般虛弱
發育不良 貧血萎黃 糖尿病等
五洲藥房有限公司發行
LIPO-SPERMIN

國內時事



←何鍵抵粵 1•余漢謀2•何鍵3•曾養甫4•熊式輝○

↓王寵惠抵廣州下車時攝左起王氏陳策香翰屏○

新任駐俄大使蔣廷黻近影○↓

↓馮玉祥在杭謁張蒼水墓○

↓吳越史地研究會開成立會，蔡元培(中)致詞○

實業部長吳鼎昌(×)視察鄂贛等省合作事業，圖為抵漢時攝○↓



蘇俄舉行擁護西班牙勞工之大示威運動。圖為喜佛尼克氏在列甯墓上作廣播演詞情形。←

莫斯科市上擁護西班牙無產階級之遊行。

婦女百米第一斯蒂芬（右）與亞軍波蘭選手華拉希維支。←

世界第一快↓人奧文思與其在世運會中所得之獎品。

世運會跳欄錦標選手，（男）美隊湯恩斯，（女）義大利選手瓦拉女士。←

←五十公里競走第一名英人惠特洛克。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九月十四日出版





桂局解決

本週廣西問題，急轉直下，圓滿解決，其關鍵在於八月二十八日李白之電致居正程潛等表示歡迎赴桂。先是將委員長對桂迄主和平，決無用兵之意，最近令中央軍自前方撤退三十里，以示無他。李白在二十一二十二兩日曾有電請責中央對外政策，頗爲嚴切，程潛比復一電，謂推測發電時日，鄧世增尚在桂省，兄等既以矢誓和平，向鄧表示，何又來電如此，李白得電，間接答復，謂該兩電無煩致疑，尤不礙和平。程等更於二十六日就李白來電分節剖析，李白於此並未反駁，惟來電歡迎程等往晤。程等於九月一日飛桂時，初無把握，僅認爲軍府組織，迄未實現，是桂方猶有平和妥協之餘地耳。一日適遇雨，飛機中途折回，越日再去，則兩度傾談，大事悉了。所有李宗仁留桂仍任綏靖主任，白崇禧調軍委會常委，黃紹雄回任浙省主席等命令已經發表，此外皆無多大問題。十九路軍本來尚未實行組織，其收束自亦不難，預料善後事宜，進行至易。中央軍已奉令撤退，李即日可望就職，白雖函蔣，自願出洋，實際或難成行也。（冷）

華北近況

華北情勢，時在一張一弛之間，中國局面固是複雜，日本內幕，亦太不簡單。例如王克敏主持華北經濟，原出日本軍部希望。前日王氏北上，日外務省與軍部且公開表示援助，詎王氏前日北行，反對之聲，竟又發自天津日本軍部，其無統制有如此者，中日合作，無從說起？近因許多小問題，日方對華北當局甚感不快，是以本週天津謠言復起，莫非有所稟承，顧其後又完全不是那們一回事。所可知者，從前有與中央商談華北問題之意，近則依然歸到地方解決，如破壞關稅，用心已久，今之設立冀察稽查處，正是變象的關稅獨立，正符外人所要求，由此可見華北主權，已到何等程度，此點誠堪太息也。（晦）

成都事件

成都事件，近經中日政府派員調查竣事，行將開始交涉。中國方面，迭經表示，願意坦白誠懇，迅予解決。日本方面，輿論甚爲激昂，軍部尤持硬論，至有主張以解散國民黨爲要求條件者，其政府似尚努力求形勢之緩和，故川越大使遲遲未赴南京。現在廣西問題解決，蔣委員長短期內有回到南京之可能，如能躬自主持此一大交涉，多少可得便利，至於交涉情形，以及日方要求程度，今日猶不能預言也。（冷）

調整英日關係

本週新任駐華英大使許芝生過日，訪問日外交當局，又

值日本駐英大使館參事官藤井返國，鼓吹英日親善論，所以調整英日關係的空氣，在日本一時很爲濃厚。爲維持遠東的和平計，英日關係的調整，自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任何人無理由可以反對的。不過我們以爲要想調整成功，實應以尊重中國的主權爲基本原則，而尤須有機會讓中國參加。若把中國撇開，而蹈襲舊日英日同盟故轍，那末調整必不能圓滿成功，而且反對的也將不止於一國。

西閣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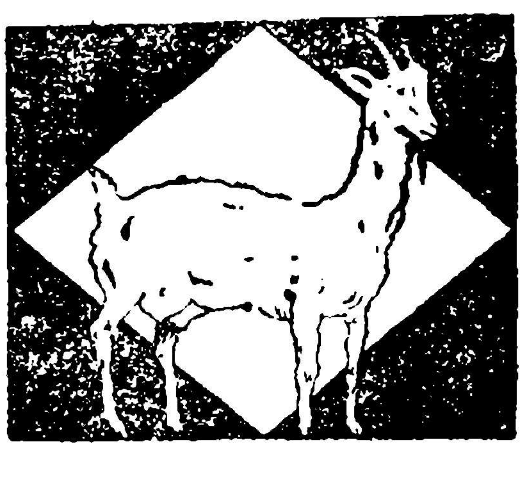
西亂發生，到本期齊稿時止，已歷五旬，人民互相斫殺，演成稀有的內戰慘劇。阿根廷調停息爭之議，已爲西政府拒絕，和平的希望已斷。在軍事方面，叛軍本週攻下北部伊倫要塞，桑西巴斯天形勢，亦甚岌岌，政府軍因準備退却，內部發生爭訌。惟政府軍在馬德里西南方面，曾獲勝利。叛軍採用包圍政策，着着進步，西京的危殆，已毋庸諱言。且叛軍多係正式軍隊，政府軍大部爲義勇兵，這也是前者占勝的一點。單就軍事上看，西政府的地位，是頗難樂觀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西當局的態度，却十分積極。左派共和黨組成的齊羅爾內閣四日去職後，代以更左傾的加巴萊洛內閣，而共產黨亦首次入閣，這很足以表示西政府有維持左翼政權的決心。由此更可推知西亂一時不易平息。

從國際方面觀察，各國對於維持不干涉主義，態度似頗一致，因爲各國現時均不願戰爭，尤不願因西亂而引起戰爭，看法總理里昂伯倫的態度，不顧極端主義者的反對，而毅然主張不干涉之論，這一點是很可安慰的。對西中立國際調整會定於九日在倫敦開會，已有二十四國應允參加。據目前觀察，西國內亂的平息，雖漫無把握，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假定，亂事可不致擴大，而引起國際的糾紛。

法波關係明朗化

本週法波兩國，成立了軍事借款，一向等於失效的一九二一年法波軍事同盟，因此又正式恢復。這次波蘭外交政策的轉向，一部分是波蘭國內政治勢力消長的直接影響，波外長柏克一派的失勢，便是親法派抬頭的開始。另一方面，最近德國武備的儘量擴充，不能不令波蘭感受威脅，尤其是國社黨在但澤市的活動，給波蘭一種警告。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濟關係，爲了借款的原因，波蘭也不得不求之於法。現在德國向東南歐的發展，甚爲猛進，所以法方對於拉攏波蘭，也認爲是外交上的一大重要政策。總之，現在歐洲縱橫捭闔的外交，正在繼續演出，大國的勢力愈盛，附從的小國就愈多，正爲了如此，所以三數强國的角逐，愈見緊張與尖銳化了。（素）



戰爭期中人民之責任

齊思和

邇來世界戰雲密佈，國際局勢日趨險惡，欲應付戰禍的危機，必須具有充分之預備，在現代戰爭中，不惟全國精壯皆須應干城之選，即後方之人民，亦須受統一之號令，負繁重之責任。蓋現代的科學戰爭，已非如舊式戰爭之僅爲少數人之事，乃爲全民的總動員。戰爭一啓，全國立即化爲龐大之軍隊，凡屬國民，皆不能坐視，非如是則不足以應敵，不足以制勝。近來戰期之各種問題（如戰期財政，戰期防衛等問題）已漸引起國人之注意。獨於現代戰爭期間人民所應擔負之各種責任，論者尙少。爰就第一次大戰期間歐美各國人民工作之情形，生活之狀況，略加敘述，俾國人了然於現代戰爭之性質而有所警惕與準備。

一　舉國皆兵

戰爭之與一般人民發生關係，在歷史上爲時較近。上古之時，封建之世，戰爭乃貴族之特殊職業，庶人無與。其時一旦戰爭發生，除戰區人民遭武士之焚掠屠殺外，一般人並不受多大影響。且以其時交通困難，消息遲緩，一般平民亦未必知戰爭之存在。在歐洲至十四五世紀封建制度廢，集權政府興，貴族服兵役之制漸衰，招募兵士之法以起，至是一般平民始加入行伍，而戰爭之規模遂遠較古代爲大。然專制之世，戰端多啓於個人，於一般人仍無與。是時人民充當士卒，不過爲一種職業，利僱主之資給，及戰時之擄掠。故兵士不過君主將領之一種工具，無所謂國家思想，更無所謂民族軍隊。直至十八世紀，法國軍隊中尙甚多德人，弗烈德利大王（Frederik the Great）之軍隊普人僅居其半，而英國征美之師則有僱用之赫山人（Hessians，德人）在焉。且無論國人外人，其所受之待遇率極低，而懲罰又甚嚴。結果即極著名之將領，亦難防止其士卒之逃亡。一度戰敗，全軍恒致瓦解。其時戰爭之規模，以現代眼光觀之，猶比較甚小，一般人受波及者，除小數例外，爲數亦不甚多。且其時戰爭之進行，亦不如現今之緊張。其時之戰爭，恒爲長期之佈陣與圍困。衝鋒陷陣之爭，不爲將領所喜。即戰矣，亦鮮能有積極之結果，可致滅人之國。當時實際上陣作戰之兵士，爲數猶甚少。最大之師，如弗烈德利大王所將者，亦僅三四萬人。此種狀態直至十八世紀末年猶然。

現代戰術起於法國大革命，而創造之者爲拿破崙，拿破崙之革命軍與舊日軍隊，最重要之區別有二，一爲數目之大，一爲愛國心之強。前此士卒皆由招募而來，即法革命初起時亦如是。其後革命政府漸覺自投軍者之

不可恃，而有待於强迫使人民入伍，千七百九十八年法大將儒頓(Marshal Jourdan) ，請求元老會通過徵兵法，是爲現代徵兵制之始。蓋歐洲列强撲滅法國革命之企圖，激起全法民族之爭鬥，其目的在捍衞國家，與以當兵爲職業之士卒不同。又益以拿破崙之工於宣傳，善於激勵，其士卒愛國忠將之思想，爲以前所未有。職是之故，拿氏所率之師，其數目之大（往往在五十萬左右）赴難之勇，皆非其敵人所及。拿氏以是革命之師，縱橫歐洲，所向無敵，不惟解法國之危，且覆滅敵邦，八年之中，攻入維也納者再，德葡西俄之國都，先後皆被陷落，非無由矣。

顧徵兵制度雖始於法國，然當拿破崙時代，其制猶未臻完善。拿氏好大喜功，干戈屢興，羽書頻傳，邊鼓四起，人民不堪其苦，故於徵兵之令，頗多逃避，甚或反抗。拿氏失敗後，其制浸廢。近世有系統之徵兵制，實始於被拿氏擊敗之普魯士。普國爲條約所限，常備軍不得逾四萬二千人。普將沙好氏(Scharnhorst) 遂創現代徵兵之制，以擺脫條約之限制。其法將壯丁分批訓練，一批既已，再易以他批，如是表面上普軍之額數雖不逾條約之限制，而實際則舉國壯丁皆受軍事訓練。至威廉一世即位，努力整頓軍備，又得龍，毛奇，及俾斯麥之助，德國軍隊之擴張益猛，又組織一最有效率之參謀部。德國陸軍之戰鬥力，遂爲全歐之冠。是以七年之中，一戰勝丹，二戰勝奧，三戰而陷巴黎，統一德國，一躍而爲全歐第一强國。德國之軍隊組織遂成爲世界之規範。

德國武力統一之成功，既爲全歐所歆羨崇拜，其軍事組制遂爲他國之模範，自是以後，强迫徵兵制度，遂爲各國所採用，全國壯丁皆須服軍役一二三年，年在十八以下，四十五以上者皆[illegible]爲後備軍。自是軍國民主義盛行，武備競爭月甚一日。至大戰前夕，德奧常備軍凡一百萬，預備軍凡八百萬，協商國方面(法，俄，英)常備軍凡二百萬，預備軍凡一千萬。此所以歐戰規模之大，爲前此所未有也。

大戰前列强未實行徵兵者，惟有英美兩國。兩國人皆好自由，不喜强迫制度，抑亦以兩國以地理關係，受他國侵襲之危險較少，無維持龐大陸軍之必要。及至歐戰爆發，英陸軍部仍採募兵制，一九一四年八月九日陸軍部長吉靑納 (Lord Kitchener) 發命招十萬壯丁，然大戰進行不久，即感覺十萬額數尚少，而有招募百萬士卒之議。然募兵之制，既迂緩難行，結果亦難預料，自不足以應大戰時緊急之需要。但英人性守舊，不喜爲劇烈之變更，故徵兵制度未行之先，先採取兩種初步辦法。英參戰之明年(一九一五年六月中)，募兵之外，英國會通過法令，使全國人民註冊，並說明其職業是否與戰爭有關，至是年十月，又實行所謂德貝計劃(Derby Scheme)令全國十八以下，四十一以上之壯丁，分已婚未婚兩組，自動向政府効勞，未婚組者須先被調用。然結果猶未圓滿，以避役者過多，不能徵得大量之數目。直至一九一六年五月初，英國亦通過强迫徵兵制。

英國實行徵兵後一年，美國亦參加大戰。而美國參戰後之第一舉動，即爲實行徵兵制。一九一七年五月中國會通過法令，使總統得徵選一百萬人，全國壯丁在二十一歲以上，三十歲以下，除廢疾，官吏，教士，軍事工業工人，患精神病者外，皆須應徵。先後向政府註冊者，凡一千萬餘人，居全國人口額十分之一，蓋舉國精壯，皆當干戈之任。

無論各國平時之制度如何，戰端一啓，必厲行徵兵制度，全國精壯皆不得辭保衞祖國之責。蓋以現代戰爭規模之大，需人之多，決非一國少數

人所能應付。況現代戰爭已非若昔日之爲個人之爭，或少數人之爭，大多數人可以坐視。現代戰爭乃民族間之戰爭，其結果乃全民族安榮苦樂，生死存亡之所繫，國家之榮辱，亦即個人之榮辱，民族之存亡，亦即個人之存亡。凡屬國民，絕不能忽視，故學者稱現代戰爭爲民族戰爭，以其絕非昔日個人或少數人間之鬥爭所可比擬也。

二 戰期後方人民之工作

在此民族爭鬥中，勝負之決，不徒視赴前線之壯丁之戰鬥能力如何，而實係於全民族之共同努力如何。蓋現代戰爭乃全民戰爭（A nation in arms），舉國上下，人人皆有其特殊工作。其努力如何，皆足以影響戰爭之進行。故戰爭一啓，全國即化爲一大軍隊，赴前線之壯士，特此龐大組織中之先鋒隊而已。故大戰期間美陸軍總長貝克(Baker)曰：『在現在狀況之下，戰爭之進行不徒恃兵士，實恃全體民衆也，以刀喻之，軍隊特其刃而已。』所以然者，時至今日，戰爭已科學化，工業化。在世界大戰中，無飛機，摩脫車，坦克車，軍事電話，電報，挖戰壕器具，電網，避毒面具，避風鏡，以及其他不可計數之工具，則不足以成軍。軍用品之供給(上自石油，煤，鐵，食糧，下至極細小之物)，需千萬工人離其常業，專門從事戰用品之製造，千萬農夫須改易其平常繁殖之方法，而舉國男女老幼皆須改易其購買消費之習慣。無論何種人才，在現代戰爭中，皆能有其特殊之貢獻。即性情最不近於戰事者，如語言學家可以翻譯外國之情報，及通讀敵人之文件密碼。文學家可以從事於文字上宣傳。美術家可以繪製政府之廣告傳單。伶工以及其他娛樂人才可以鼓勵士氣。故在近世戰爭中無一人無用亦無一人可作壁上觀。美國參戰後，威爾遜總統宣言曰：『吾人非訓練一軍隊作戰，乃訓練全國人民應戰也。』可以窺見現代戰爭之性質矣。(Charles Seymou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War, p. 150)

在現代戰爭期間，全國民衆不惟在工作上須各盡所能，共赴國難，即在生活上，組織上，亦軍事化，全國成一龐大之軍隊，非能復如平常狀態矣。軍隊生活之最大特徵，爲嚴守紀律，服從命令。故在戰期中，人民須犧牲個人自由，遵守政府支配，如前線將士之聽命於最高之意志統一思想行動也。美國參戰之初，威爾遜即詔示其民衆曰：『舉國上下，須有同一之目標，國家需要全體民衆。但個人須從事於其最能於共同有利益之工作，非其所感興趣之工作也。……全國人民須組織爲一隊，在此隊中個人須從事於其專長之工作。』(Charles Symour, op. cit. p. 151.) 故平日可言自由，平日可言德謨克拉西，至戰時則須統一言論思想。是故大戰爆發後非特大陸各國政府皆握無限權利，即號稱自由策源地之英美，人民亦予政府全權，一切皆聽其支配。如美國在未參戰之前，即組織國防委員會(一九一六年八月中成立)，其職責爲『調整工業與原料，以維持國家之安全與安樂。』國會又連續通過法律，予總統自由統制全國之權力，依此法律，總統得隨意籌欵興軍，評定物價，統制全國礦業，工廠，鐵路，汽船，以及其他公共交通機關，並管理日用品之入口，製造，儲蓄，分配，一參議員至謂『不若吾等皆去職，而奉總統爲大皇帝也。』此乃戰期之普遍現像，固不獨美國爲然。

甲 宣傳工作

昔曹劌論戰曰：『夫戰，勇氣也。』昔時猶然，而況現代戰爭乃全民動

員？鼓勵士氣，共赴國難，尤爲戰時重要問題，夫欲全體民衆爲國捐軀，九死無悔，須向民衆證明，此戰乃爲自衛而戰，爲正義而戰，如是始能得民衆之同情。故大戰一啓，各國即加緊向民衆宣傳。德政府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向國會會員分散白皮書，向民衆證明德之宣戰係受俄國之侵犯，不得已起而自衛。 同時英政府亦印散藍皮書，證明英政府始終抱和平目的，此參戰實由德奧之好亂成性， 迫不得已。 翌月（一九一四年八月七日）俄國刊布棕皮書以證明俄國對和平之努力。此外若法國之黃皮書（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一日），奧國之紅皮書（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刊布），塞國之綠皮書等，其目的在明本國之是，證他國之非，以增國人之敵愾也。(Sidney B. Jay,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War, pp 3-8.對各書之內容及價值論述頗扼要。）

然此等小冊，主旨在煽動國會議員，猶不能深入一般民衆。爲擴大宣傳計，各國皆有大規模之組織，專司國內宣傳事宜。美國宣戰一週後，威爾遜即組織大衆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目的在『將戰爭賣與民衆。』以名記者戈瑞爾（George Creel）爲主席，徵集全國著名學者，新聞記者，廣告專家，小說家，美術家以及演說家，以『教育』民衆，並向全世界宣傳。專門學者，大學教授，撰書著論向知識較高之國民宣傳，而通俗作家則編制傳單，佈告，標語，以煽動一般民衆。且不僅限於文字上之宣傳而已也。盈千累萬之演說家被分發各地，在學校，教堂，戲園，各公共場所，以及街頭市心，演說戰局，激揚民氣。而音樂家則以音樂影響民衆。於是民衆之情緒，激至沸點，又何怪其舉國上下激昂慷慨競欲與敵人爭一旦之命耶？其他重要參戰國家之宣傳組織，如德之報界會議（Pressekonferenz），英之克魯會館（Crewe House），法之報界組樂部(La Maison de la Press）大抵與美國者相同。戰期之宣傳既以激勵本國民氣，博得中立國家之同情爲目的，於事實之眞像，自不甚措意，且不惜改易事實，虛構消息，以達到其煽動之目的。今日觀之，大戰期間之宣傳，其虛造事實，欺騙讀者之罪，固難得吾人之同情。（關於歐戰期間之宣傳工作，可參看 Ponsonby, Falsehood in War Time 一書），然在戰期中，謊話與其他各種犯罪行爲，皆成愛國道德。不特通俗作家（如小說家，新聞記者，廣告家等）只圖達到煽動之目的，置事實於不顧，即平日謹嚴之學者，客觀之史家，至戰期亦放棄其科學的精神，從事宣傳工作。如英國情報委員會委員卜萊士（Lord Bryce），費暄（H.A.L. Fisher）等人皆以謹嚴稱著之史家也，而彼等在戰期所作關於德人在比殘酷之報告，使常人亦難置信。（看 Grafton Moder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p. 952）

宣傳工作不限於向本國民衆，向中立國家方面宣傳，亦爲雙方所極注重者，以藉此可獲得中立國之同情，得其輿論上經濟上之援助，甚或誘致其參加戰爭也。美國爲中立國間之最强大者，交戰雙方面對美宣傳尤不遺餘力。其後美國之終加入協約方面，其原因雖甚多，然協約國方面之工於宣傳，即其重要原因之一。(Schlesinger, Political and Social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582—1933, pp 401—402) 抑交戰國宣傳之對像猶不止於中立國家，迨大戰將近結束之際，協約國方面，更以威爾遜之十四條向德軍宣傳，以促其內部分裂， 反對其政府與軍部， 德國革命之起，亦半由於協約國宣傳之力也。 (H.D. Lasswell, Propagnda Technique

the World War, P.184)

乙　統一言論

是故大戰期間各國宣傳規模之大，技術之巧，實為前此任何戰爭所未有。蓋現代戰爭既成為全民戰爭，維持民衆之決心，實為制勝之首圖。至其極少數不接收政府之宣傳，不服從戰埸之紀律，自由言論行動者，則政府不能不侵犯其自由，頒布種種法令以禁止足以影響戰爭進行之行為言論。如美國參戰後即通過偵探法（一九一七年六月），凡防害海陸軍之動員者，皆處以嚴重之懲罰。翌年又頒布煽動法（一九一八年五月）凡批評政府者，皆處以嚴刑，而人民遂失自由批評政府之權利矣。又實行新聞檢查，凡批評戰爭者則加以逮捕，長期監禁。海軍部陸軍部郵務部皆僱用暗探，偵查反動言論行為。而好事私人，自動願担任偵緝工作，監視其鄰人之舉動，向政府告密者，為數尤衆。於是公事房中，工廠中，礦中，教堂中，家庭中，學校中，火車中，汽船中，以及其他各地，無一處無政府之密探偵視人民之行動，而報告其『所得之結果』，私人團體機關，亦與政府方而取一致行動。在高等學術機關中，大學教授往往以極輕微之嫌疑而被辭退。在教會中教士持非戰論者，即被監禁，在私人團體中社員不與大家取一致行動，即被開除。蓋戰期國民須團結一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也。

丙　食糧統制

抑戰時民衆自由之被限制，猶不僅在精神方面，即在物質之享受方面，國民亦須犧牲日常之習慣，以適應危難期間之需要。如食糧燃料等物之生產消費，尤屬重要。『食糧可以制勝』，此戰期中普通之口號也。蓋欲前方將士戰勝，軍糧之供給，須源源不絕。此自古已如是，而現代為尤甚。蓋以現代戰爭規模之大，消費之多，尤非有大批食料之供給，不易維持長久。故戰端一啓，食糧之節制遂成為極緊要之問題。大戰爆發後，參戰國家類皆設專部控制全國食糧，一方面節制消費，一方面增加生產。德國當大戰爆發後，對外交通，為英海軍所封鎖，國外來源，幾瀕斷絕。故德政府即限制食物消費，人人每日飲食，皆有定量，不得多用。英控海上霸權，尚可向中立國家自由採購食糧，但大戰既啓，亦實行較和緩之食物統制。蓋戰爭一啓，人民恐以後食物斷絕，爭大批購買，貯藏家中，糧價驟漲。政府遂設食物評價委員會，規定價目。此節制食糧之第一步也。迨大戰數年，各國皆瀕山窮水盡，而德國之潛水艇予英國與外國之交通一嚴重之威脅，英國食物統制大臣(Food Controller)遂亦漸採取較嚴厲之限制。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更頒布命令，凡飯館旅舍每週中一日不得用肉，五月不得用玉蜀，限制人民製餅餌細點時所用糖及麪粉之分量，違者處罰。更勸告民衆勿用玉蜀，節食麪包，俾軍用不致匱乏。以上皆限制消費之工作也。此外更提倡生產。英國以工商立國，食糧產額不足供本國之需，夙仰國外之供給，而貴族豪富多闢其田園為花園獵場，不事生產。至是德潛水艇橫行海上，外國供給發生恐慌。國會遂通過食糧生產法案（Corn Produc-

tion Bill) 提高糧價，獎勵生產，尤鼓勵開墾新田，其擴大片土地，專供娛樂，不事生產者，政府得懲罰之。更提高農夫工資，改良農夫待遇，以提高其生產能力，於是大戰期間英國食糧供給，源源不絕，未感缺乏者，有系統的統制之功也。

及至美國參加大戰（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協約各國，苦戰三年，物質人力，俱瀕山窮水盡，所希望於美國者，不惟生力軍之援助，且大宗經濟上之接濟。美國亦以此自任，關於食糧方面，美國原為世界最重要食糧輸出國家，其問題不在調整本國之生產消費，而在節省大批食糧，接濟友邦，美國宣戰後六日，即組織食物供給委員會，以胡佛為之長，繼又任胡佛為食物管理部長(Food Administrator)。胡佛前在比利時籌辦賑濟工作，成效卓著，及任食物管理委員，政府集以全權，便宜行事。胡氏遂參照各國成例根據本國情形，一方獎勵大量生產，一方而勸說節減消費。為獎勵增加產量起見，先為麥定一公正價額，由政府購買全國收穫；所以防農夫惜資本，而不願儘量生產也。又為防止農夫疑懼明年麥收不能消售起見，更由政府預定價額，收買明年全國全部之麥收，得此種種鼓勵，農人遂不惜工本，從事大規模之生業。然胡氏之所以鼓勵生產者，猶不止於農夫。為使全國可耕之田，皆用於食糧生產起見，胡氏呼籲全國人民使可耕之地皆用之於食糧之生產，舉國男女老幼，皆致力於繁殖。於是上自富人之花園，下至貧民之隙地，大而公共花園，小至道旁草徑，皆成田疇，而居民工作之暇，咸從事於耕耘。結果一九一七年，美國種麥之田畝，較前增三千五百萬英畝，至翌年又增加五百萬英畝。其產額之大，為美國歷史上所僅見。此外牲畜，牛奶，肉，羊肉之產額，亦皆有劇烈之增益。

胡佛於管理食糧之成功，不惟在其增進食糧生產之努力。氏更採用各國先例，節制食糧之消費。但美國情形與歐洲略有不同，僅能努力勸說，不能强迫。然以胡佛工於宣傳與民衆合作之結果，其成效亦不在歐洲參戰諸國之下。胡佛鑒於使國民澈底節減食糧須得到婦女之同情與合作，於是食糧管理部遂頒佈條例規則請求人民自動遵守。在可能範圍內，節用麪粉，糖，肉等物，能以他物代替尤佳，嚴禁浪費，擴大宣傳，以資勸告。壁上報端，皆黏貼節減食物之廣告。使婦女加入為食粮管理部部員，凡入會者，窗外貼告條，宣佈舉家遵守食糧管理處規律。又於每週指定某日為禁麥日，某日為禁肉日，使人民自動遵守，犯者將為社會所不齒。旅舍飯館亦皆合作。於是『胡佛化』(Hooverize) 遂蔚為全國風氣矣。經胡佛努力之結果，與夫全國民衆之合作，結果不但美國軍用不匱，且救協約中歐東歐於饑饉。而美國參戰後，輸往歐洲之麥，數量達一萬萬四千一百萬英斗。一九一八夏美國向歐洲輸出之糖，數量達五十萬噸。是年美國輸往歐洲食物之總價值為二十萬萬金元。而此成績非由節制，非由强迫，皆教育與愛國思想之表現也。（參看 Slosson, The Great Crusade and After, pp. 57—60; Seymou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War, pp. 161--166;

Van Hise, Conserva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Unit:d States during the World War. 末書敘述美國大戰期間食物統制，尤爲詳盡。）

丁　燃料統制

在現代戰爭中，燃料之重要不在食糧之下。美國參戰後，聯軍總司令福煦向美呼籲曰：『汝如不能繼續供給石油，則吾將戰敗』。又曰：『一滴石油猶一滴血也。』可見燃料於現代戰爭之重要。一九一七年八月，威爾遜有鑒於是，委派威廉學院院長加非爾（Harry A. Garfield）爲燃料管理處處長，依食物管理前例予以全權。加非爾於燃料之整理，亦從增加產量，節制消費兩方面着手。關於節減方面，加非爾先令東方工廠停工五日，以後每星期一日停，以節省用煤，至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止。此外若娛樂場，私人機關，廠店，皆不得生火舉暖，惟政府機關火藥廠除外，更削減街燈，減少電光廣告，『提前時間，節省燈光』（自三月至十月將鐘表撥前一小時）。又擴大宣傳，呼籲家庭每日節煤一鏟。然在現代戰爭中，石油較煤爲尤要，蓋海空軍之燃料，皆已易煤爲石油，而運輸利器亦以燃油摩托爲最要也。美參戰後，於控制石油之努力，亦不下於用煤。呼籲國民自動減省汽車行駛，結果節省石油至一百萬桶，以給軍用焉。（見 Seymour, Woodrow Wilson, and the World War pp. 167—171.）

戊　捐助戰費

雖然，在現代戰爭期間，人民所負擔之義務，猶不僅從軍捍敵，加緊工作，節減日用必需品而已也。現代戰爭費用之浩繁，爲空前所未有，欲持久制勝，尤須集中全國財力，以應軍需。故在戰期，籌措戰費，毀家紓難，亦人民之重要責任也。故大戰一啓，各參戰國即增加稅率，發行公債，以應戰期之需。英國參戰後即通過戰爭預算案，加倍所得稅，增加酒稅，以裕收入。更發行戰爭公債三萬五百萬鎊。擔負雖增，而國民俱深明大義，熱心購認無異辭。翌年又發行第二期戰債，未定額數，但呼籲人民盡力捐購。結果英國國家銀行收欵達五萬萬七千萬鎊，郵局收欵達一萬萬五千萬鎊，認捐者共百萬餘人。一九一七年更發三期公債，收欵達十萬萬鎊。徵欵之令時下，而人民毅然担負，毫不規避，得非愛國情緒高漲之明徵乎？（見Gratton, Modern History of English People, pp. 937,963,1017）

民衆之毀家紓難，毫不規避，乃大戰發生後各國之普通現象，固不僅限於英國。如美國參戰後，一面須接濟聯軍軍餉，一面須供給軍需，尤須籌大宗之欵項，以應緊急之需要。政府遂增加徵收所得稅，盈利稅。稅率之重，爲空前所未有。賦稅權威塞格曼（Edwin R.A. Seligman）嘗謂：『戰期美國稅率之高，爲賦稅史上空前所未有。人類有史以來，未有以人收入三分之二作爲賦稅者也。』然此種担負猶限於富有。此外更廣發公債，以期普遍。二年之間（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共發自由公債四次，戰勝公債一次結果所得之數超過政府所希望者五十萬萬美金。（共二百一十萬萬美金）認購者達六千五百萬人。共國民赴實之勇，愛國之切，爲如何耶？

己　慰勞救護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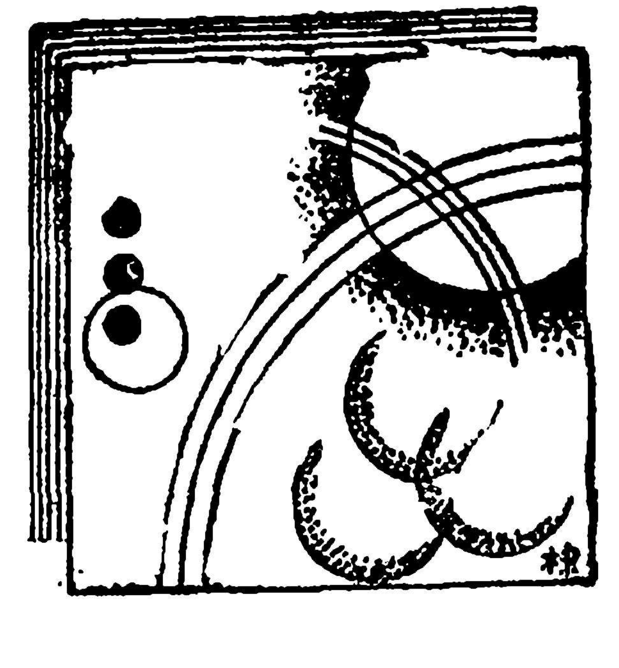
抑戰期國民之工作，猶不止於後方，更須隨同軍士赴前綫，鼓其志氣，視其生活，救其傷疾，故大戰一啓，軍士之慰勞救濟，遂亦爲人民之重要工作。大戰中以醫學之進步，於救護傷兵，戰場防疫等工作效率皆爲以前戰爭所未有。受創士卒，凡經舁至附近醫院者，大抵皆經救活，且傷愈後，更多重新加入戰爭。且此次大戰士卒大抵皆經防腸熱症注射，在戰場中又實行極嚴格之衞生規則，故防疫工作之佳，爲前此任何戰爭所未有。戰場生活本易滋疫疾，故在從前戰事中，軍士之亡於疫疾者往往較實際戰死者爲尤多。在世界大戰中，普通戰期疫病如猩紅熱，腸胃熱等症幾至絕迹。此皆醫學進步軍醫努力之效果也。各國軍醫一部爲正式軍醫官，其餘大部則爲自動投効之私人醫生，而婦女之自動赴前線任看護工作者，尤不可以數計。且關於救護工作，紅十字軍之努力，亦不在軍醫之下。而青年會則担任分贈軍士糖果。而婦女戲劇及其他娛樂家則親赴前綫，鼓舞士氣，其功亦不在軍醫紅十字會之下。

庚　戰期之婦女

以上所述戰期人民所做之工作，婦女之貢獻，不在於男子之下。除衝鋒陷敵外，戰期各種工作，殆無不有婦女參加。大戰爆發之時，正當西洋女權運動極盛之際，婦女用其嚴密宏大之組織，從事於有益於戰爭之工作。個人或担任看護傷兵，或製造綳帶藥品，或加入工廠工作，或從事慈善事業。更任醫師，駕車，宣傳，娛樂，慰勞，偵查等工作。至若食物節制，燃料節制之成功，尤以婦女之犧牲與合作爲多。大戰既畢，英人喬治。培叙(Sir George Paith)在倫敦演講戰勝之原因，而歸功於美國婦女，其言曰：『當余聞此次戰勝，由於美國之力，余深韙其言。但余更進一步：以爲此次戰勝，乃由美國婦女之力也。當食糧缺乏之時，吾人猶得維持者，皆美國婦女節省之功也。彼等自甘玉米，不辭艱苦，吾輩乃得麥食焉。此種讚揚，固非溢美。然婦女之以全力赴國難，乃大戰期間各國普通之象，亦不獨限於美國婦女也。

三　結論

綜上所述現代戰爭，以其規模之大，及其工業化，科學化之結果，已非少數人之事，尤不限戰場中之士卒，國家一但有事，非惟全國精壯皆須捨身應敵，即後方人民，其工作之重要，亦不在前線士兵之下，須全國一心一德，共赴危難，有統一之組織，遵政府之律令，如是，始可以禦侮，始可以制勝，此第一次大戰經驗之昭示吾人者也。今去大戰之結束，已且二紀，以二十年來科學進步之速，武器發明之多，則今後之戰爭必較前此爲尤劇烈，其有待於全民族一致應戰者，自較上次爲尤甚矣，



英日合作的展望

謝巨坤

(一)引言

自東京朝日新聞於八月六日刊載英日開始談判重分割遠東市場之後，英日在遠東妥協重溫同盟舊夢的呼聲，一時喧騰中外，據說英日談協的基本條件，係英國前外長現海?賀爾(Sir Samuel Hoare)所擬定，並得財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贊同，而後提交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內容要點有三：(一)在政治方面：日本對英保證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及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並尊重英國在中國所投下之權益；而英國則對日本讓步，承認『滿洲國』的獨立，與日本協力合謀『滿洲國』的經濟開發，並承認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地位，(二)在經濟方面，調整一般通商關係：英國對日本應允許召開日英商業談判， 以便減低英國對於日本商品的關稅率， 撤去英國對於日本商品的關稅壘壁，並允許與日本協力解決日本的人口過剩問題，及保證世界資源的公平的再分配；而日本則對英國應允許多購買英國商品，(三) 在軍事方面：日本對英讓步，承認加入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放棄對英美海軍軍力平等的要求；英國對日本則助其與已經締結的英蘇海軍協定的蘇聯，締結日蘇海軍協定。(The China Weekly Review) 消息傳出後，雖經英日雙方官場的否認，但是處於今日動亂的國際環境之下的大英帝國，處處感到有崩潰的危機，國聯對意制裁失敗後，地中海的霸權瞿然添了一個意大利與之角逐；西班牙內亂又將引起國際上的糾紛，把整個世界劃分爲兩個壁壘，更有步步走向戰爭的趨勢，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旣然鞭長莫及，便不得不委曲求全，向日本乞憐，重溫昔日同盟的舊夢，企圖在遠東的經濟利益，暫仰日本的鼻息，而獲得一時的安全保障，所以英國向日本建議重行談判，頗有可能性，不過其談判的進行，卽有無限的障礙。如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日政府的意見說：『日本對於英國政府準備承認『滿洲國』 的意向，雖然非常歡迎；不過所付的代價太鉅。因爲英國在華僅有經濟的利益，而日本則政治的經濟的利益，兼而有之，尤以華北爲甚，當不能與英國相提並論。』(見東京朝日八月七日) 同時英國人士也極其懷疑日本是否有尊重中國主權的誠意，爲英日親善前途的一大暗礁，倫敦太晤士報於八月八日撰述社評聲稱：『這幾天來經各方面的暗示，日本的確有與英國重修舊好的意念。日本對於她自己的前途，因過於自負妄大及略見輕率，以致自陷於孤立的境地。單言日本的海外貿易，雖開光明的境

界尚遠，『滿洲國』既非日本移殖其過剩人口的樂園，而日本對於蘇聯的疑懼又與日俱增，即使日蘇戰爭得能倖免，但是在這兩大國之間，思想上與經濟上的衝突，仍爲遠東時局中一嚴重的問題。所以在這種環境之下，使英日同盟復活，當爲日本所求之不得，試觀東京朝日新聞關於英國商業政策的記載，由於日本海外貿易的日趨衰落，日本確實急於與英國重行親善，倘使在英日親善的基本條件之內，日本確能保証其尊重中國主權完整的誠意，而非徒托空言，則英國政府自當表示歡迎。』(London Times August 8, 1936)

是故英日談判在暗中進行，確有其可能性；但英日在遠東的利益，根本站在相反的地位，欲實現協調的迷夢，則有許多障礙，安置在英日合作的前途。際此太平洋學會在美國玉斯美國家公園 (Yosemite Park) 舉行，全國人民的視線集中於中日問題上的時候，對於英日合作的前途，作一詳明的分析，獻給注意國事的讀者參考。

(二)英國外交政策的基調

克羅威 (Sir Eyre Crowe) 在一九〇七年正月一日的備忘錄 (Memorandum) 說明英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地理環境決定的。英國一面是彈丸島國，站在歐洲大陸的門外；而另一面又是最龐大的帝國，她的殖民地散佈全世界，爲了自己的生存與帝國的繁榮，便不得不有維持食料供給與帝國交通的必要，更不得不有獨一無偶的海權，獨覇海上以抵禦或防止可能的敵人的崛興。在外交上則採取門戶開放與自由貿易政策，尊重任何弱小國家主權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凡足以威脅到弱小國家的獨立的國家，在英人的眼中便是她們的自然的敵人 (Natural Enemy) 而所謂在歐陸上採取均勢 (Balance of Power) 政策，就是說『在某一時期內反對一切國際上的獨裁，不論由一個強國，或係數個國家結合的集團』(Sir Eyre Cowe's Memorandum) 凡讀過英國外交史的人，莫不欽佩克氏的眞知灼見，不過自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之後，英國外交上也發生了一很大的變化，一是酷愛和平的普遍，人民既願支付和平的任何代價 (Peace at any Price)，而在朝秉政的政治家，也深知英國外交應以和平爲原則，前外長張伯倫 (Austen Chamberlain) 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基爾特廳 (Guild Hall) 宴會中演說：『英帝國內任何政治家的目的是，並且也應該是保持和平。』一九三〇年帝國會議開幕時，首相麥克唐納，致辭說：『在外交範圍內，最大的目的，在求獲取並保持世界和平及維持英帝國在世界中的勢力。』一九三三年第一次英帝國關係會議 (First Conference on British Commonwealth Relations) 在多倫多 (Toronto) 開會，由薛西爾 (Cecil) 陳述外交政策委員會 (Commission on Foreign Policy) 的意見：『和平爲最重要的利益，和平之企求與保持，應爲英帝國的最大任務。』

戰後英國人民既然酷愛和平，使企求和平成爲英國外交政策的原則之一，我們知道英國的政治是最尊重人民公意的，社會輿論常足以影響及於政策的決定與變遷，誠如尼古爾遜 (Harold Nicolson) 在最近一期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Quarterly July 1936) 發表英國沒有政策嗎 (Has Britain a Policy?) 一文，論及戰後英國外交的變動，謂受人民酷愛和平的心理的影響甚大，例如前外長賀爾去年九月於國際聯盟侃侃陳詞，謂英國愛好和平，熱誠擁護國際聯盟，而建立集體安全制，在十一月的總選，保守黨使

獲得空前的勝利，但是賀爾拉佛爾協定的消息傳到倫敦之後，輿論界譁然，使賀爾非暫時辭職下野不可。此點尼氏認為是英國戰後外交受人民公意支配的一個明證，也誠如美國政論家西蒙智（Frank H. Simonds）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Sept. 1935)發表意軍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眞義（Benito Africanus: What the Italian Adventure Really Means)言英國從未遇到如此嚴重的難關，因為英國的政治家，每有所措置，終為酷愛和平的人民所反對而中止了。」

英國外交政策的決定，除了要受人民公意的支配而外，還得要受自治領（Dominion）的牽制，自一九二六年的帝國會議成立惠斯民法規（Statute of Westminster）之後，帝國內自治領的權力日增，幾使自治領處於完全獨立的地位，不受英國政府的約束，在國際公法上享有國際人格(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她們有代表出席國際聯盟，與英國本部在帝國內站在平等的地位，對於外交政策的決定，也有同樣的發言權，所以英國外交政策的決定，不得不徵求自治領的意見，前次英日同盟的廢棄，可以說完全由於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或加拿大聯邦政府反對的結果。現在南非聯邦斯末資將軍（General Smuts)屢次作鼓吹英美聯合對付日本的言論，在英國不得不有所顧慮，否則就為造成大英帝國內部的分裂。所以英國對於遠東問題的政策，也在防止帝國內各份子對於遠東問題意見的參差，而力求倫敦政府與各自治領政府的一致行動，尤其是太平洋的三個自治領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加拿大。

（二）英國在遠東的恒久因素

日本鈴木東民氏曾在今年的國際評論正月號上發表一篇論英國對外政策強化及其動向的文字，他說：『英國在遠東與日本的對立，雖然日趨尖銳化，但是終不能把日本完全當作她的敵人，因為英國對於蘇聯抱着極大的恐怖，在遠東擁有殖民地的英國，在厭惡蘇聯這一點上，發見了利害一致的伙伴，祇有日本一國。日本不但是英國的協力合作者，而且還有先鋒與憲兵的職務。所以「滿洲」事件在日內瓦討論時，英國的代表西門始終保持冷靜的態度，支撐着日本，可是在事實上共同對蘇的立場，並未能消除英日在遠東對立於尖銳化，英國希望日本進攻蘇聯，於是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便可以免兩層不安：日本的進攻與蘇聯的威脅。』但是時至今日，英蘇關係却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英國不敢以日本為其敵人，決非為了恐懼或厭惡蘇聯。而另有其在遠東的恆久因素在。蒙德婁協定既已成立，英蘇衝突不已的海峽問題得以解決（詳見拙著：蒙德婁會議中英蘇衝突載於本刊第三十期）不僅可證明一年前艾頓與斯丹林在莫斯科談話，發表聯合宣言謂：『關於世界的主要問題，英蘇政府間的意見，並沒有任何根本上的分別』決非是不相干的門面話，或是口不應心的啞謎；而且可視為英蘇協調的前奏曲，接着於六月二十八日成立英蘇商業借款協定：(一)英政府對於本國對蘇輸出業商給與信用保證之形式，貸款一千萬鎊與蘇聯政府；(二）蘇政府允於十二個月內，向英國輸出業商定購軍需品以外的英國貨物，(三）蘇政府依英政府的保證，得用期限五年一年息五釐半之證券，購買上述定購品。同時於七月三十日英蘇海軍協定又簽訂了一個草約，規定三項：(一）兩國造艦程序互相通知；(二）蘇政府承認英美法三國海軍協定所規定各種軍艦之質的限制；(三）兩國協定須俟他國，尤其是德國表示贊同後，始能生效。所以英蘇協調，由去年斯丹林與艾登談話，而

有蒙德婁會議的結果，更因蒙德婁會議中英國表示讓步，促成英蘇海軍協定的成立，更進一步英國財政界對蘇聯一千萬鎊的大借款；英蘇關係的重趨融洽，已不成問題。

但是英國為什麼仍不能把日本當作敵人呢？這是由于英國遠東政策的恒久因素。因為時在今日，不論對外侵略或自身抵抗，莫不以武力為其重要的因素，英國所以在遠東一味委曲求全，主張對日協調者，簡言之，是由於英國在遠東的實力不足以維持其優越的地位。最近英國武裝新嘉坡的新計劃，便是急起直追加緊擴張軍備，以補救英國在遠東的弱點。因為新嘉坡不僅是一個商埠，而且也是英帝國在太平洋上最大的海陸軍根据地。一九二〇年賈列考上將（Admiral Jollicoe）視察太平洋防務，曾極力主張加強太平洋艦隊，一九二一年英國老政治家路易喬治也曾鼓吹建設新嘉坡，使其成為第一等的海軍根据地。至一九二三年英國議會始通過武裝新嘉坡的計劃，不過建設工程時緩時速，至最近始完成工程的大部，再有兩年就可以全部竣工，現時僱用工人達一萬五千名之多，實行加工趕築，海岸防禦所用的大砲，在一九二八年間僅有三尊，現已有七十餘尊，至於飛行場，飛機工廠，潛水艇根据地，及修理工廠等，均將先後建築就緒，總計建築費用約在一千萬鎊左右。並据報紙所載，英國在新嘉坡的飛機總數，竟有一百五十架之多，駐新嘉坡的軍隊，也有一萬二千人，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工程人員及砲兵。不過英國在太平洋上的海軍實力，即以駐澳洲，紐西蘭，東印度及中國各艦隊的總數言，至多也不過十五艘巡洋艦，與日本三十九艘相較，相去尚不及半數，所以英國對於在上海及香港的利益，實無法單獨保護，否則不免要受日本的襲擊。一九三四年一月海軍會議開幕時日本報紙曾謂英國將於兩種計劃中選擇一個，一為英國單獨保護在遠東利益，武裝新嘉坡及香港兩地；另為與日本合作，共同保護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其實除此而外，尚有第三種計劃，就是英美合作共同對日的策略，不過在新嘉坡軍港尚未武裝完竣，英國在遠東的實力不足以維持其優越的地位之前，英國政府對於這三種計劃只有兼採並用，一面武裝新嘉坡軍港，另一面對日協調，對美合作。我說英日開始談判有其可能性者，亦即在此。

(四)英日協調的障礙

日人在最近一期的遠東評論（The Far Eastern Review July 1936）撰文論英日關係，由歷史的因素，說明英日協調的必要與可能，不過他也認為英日協調唯一的障礙，是日趨白熱化的日英商戰，他說：『英國殖民地散佈全球，原料富饒，市場廣大，而日本地瘠民貧，人口過剩，以價廉物美的商品，向世界傾銷，雖得到英國殖民地的普遍的歡迎，但英國當局為保護國內工商業起見，高築起關稅的壁壘，予日本商品以閉門羹。』由他的全文用意看來，他要求英國減低關稅壁壘，承認『滿洲國』，接受海軍平

等的要求等等，他的結論借用賀爾於今年六月十九日在「倫敦日本會社」(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的演說：『在英日兩國之間，雖然障礙重重，不過兩國人民仍要很自由坦白的討論，求得相互間的諒解。而且兩國人民間的眞正諒解，不但是亞洲繁榮與安定的根源，而且世界的安定與繁榮亦蒙其益。』

不過由我們看來，日趨白熱化的英日商戰，固然是英日合作前途的一大暗礁，但是最重要的，不在經濟而在政治，倫敦泰晤士報曾說過，英日能否合作，完全在于日本有無尊重中國領土完整的誠意，經濟的協調是可以從長計議的。我們再以事實來證明，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大陸政策的挺進，使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受着重大的打擊，而英國則採取委曲求全的政策，以英人李頓爵士爲領袖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所提出的解決東北問題方案，在實際上仍是偏重日本的利益，而日本不但置之不理，且復一意孤行，使英國在華的經濟利益受到更重大的打擊，日本企圖擯除英美的勢力於遠東的門外，儼然以東亞主人翁自居，當時英美合作的空氣也非常濃厚，但終因英美利害不一致而結果步調異趨，助長日本侵略的野心，接着日本便在「滿洲」宣佈煤油專賣，把英美的門戶開放政策打得粉碎；鬨動一時的國聯技術合作，給四一七的「天羽聲明」所打消，國際共同借欵與中國，又因日本從中破壞而作罷論，但在日本方面則發起中日經濟提攜，要求在上海設立二億元的信用貸欵，企圖從英國資本家的手裏，奪回操縱中國金融市場的大權，並用『平等互惠』『共存共榮』的美名，企圖中日合作想把中國拉入所謂「日滿」的經濟集團，而與大英經濟集團汎美經濟集團相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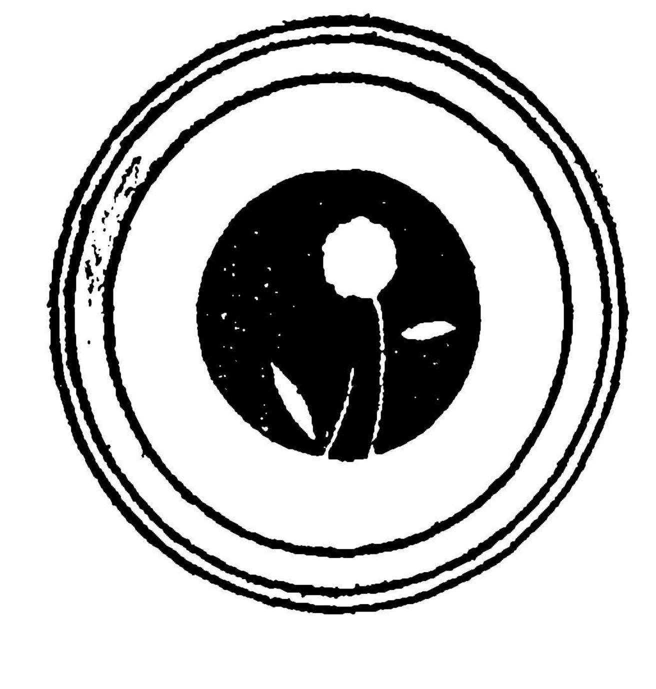
英國看到這樣的危機，自然不得不重新考慮她在遠東應取的政策，無疑的，英國是願意保持中國現狀的，她要阻止日本把中國淪爲日本的殖民地，但是英國要同日本作有力的對抗，必得有雄厚的武力爲後盾，而英國在遠東的艦隊，因英意在地中海發生了爭霸戰，便逐漸調開中國海面，英日之間實力的優劣顯而易見，因此英國只能在最低限度內採取積極政策，就是只有對華的財政援助，從一九三五年的春天起，英政府就建議國際對華借欵，以加强列强對華的控制，而制止日本獨占中國。當消息傳到日本，便遭到日本激烈的反對，國際借欵之說便消滅於無形，到了秋天，英國就派遣了英政府財政首席顧問李滋羅斯到遠東來，爲調整英日在遠東的經濟利益起見，特地繞道東京，跟日方談判共同對華借欵事，以冀取得日本當局的諒解與合作，殊不料竟遭到日本的白眼，日本要求英帝國境內實行門戶開放，來做實行李滋羅斯的計劃的交換條件。羅斯便在失望之中轉道來華考察，考察的結果，就完成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使中國貨幣與英鎊聯繫起來，如此，一面增强了中國財政金融對英的依賴，另方面鞏固了中國政府的地位，誠如「美聯社」謂使它能夠制止土肥原。於是日本的刺刀，便起來積極反攻，首先阻止日本銀行與華北的白銀移交中國政府，其次

便在華北導演出自治運動的把戲，再進一步威脅華北實行關稅獨立，並用武裝走私的行爲，使白糖人造絲等私貨，衝入中國的市場，以破壞中國的金融組織，而將國家財政陷於無可奈何的境地。羅斯雖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開反對華北的自治運動，他說：『此事將使中國他處受害，而且絲毫不能改善華北人民的生活現狀』；羅斯與英國國內雖然都表示反對日本的走私，但是空洞的呼聲，阻止不了日本鐵蹄的前進。今年六月羅斯二次東渡赴日，又碰了一次壁，英國雖有一再向日曲意求歡的意思，但終究爲日本獨占東亞的野心所粉碎。所以除非日本肯放棄其獨佔東亞的野心，英日合作的前途是難有希望的。

（十七）結論

由上所述：英國在遠東的實力不足維持其優越的地位之前，所採取的遠東政策是，一面星夜武裝新嘉坡加緊趕造建築工程，以便將來單獨保護其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另一面對日謀協調，共同保護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更對美主張英美合作，共同維持遠東的均勢，而防止日本的獨霸東亞。所以最近東京倫敦盛傳英日合作開始談判，確有其可能性。但是英日合作的先決條件，必在日本的放棄東亞門羅主義。英國的對華政策，在中國的得保持現狀，既不願中國淪爲日本的殖民地，也不願中國發生民族解放運動，而打破帝國主義者的束縛，成爲一獨立自主的國家，換言之，英國所希望於中國的，是現狀的維持，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對世界任何國家，開放其門戶，機會均等，利益均霑；而日本則一心一意要完成其大陸政策，擯除英美的勢力於遠東的門外，關閉中國的門戶，自居於東亞主人翁的地位。所以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與英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完全站在相反不相容的兩端，任英國如何對日讓步，終難促成英日的合作。

至於英日合作與中國的關係，依作者的淺見，如果英國一意曲意求歡，竟能獲得日本的歡心，而重溫英日同盟的舊夢，則我國處於英日協調的關係上，雖然也可以暫時的苟延殘喘，任憑英日的共同宰割，但爲我整個民族的前途計，當有百害而無一利；反之，英日合作之說如果流產，英國在其遠東實力未充足之前，決不會採取積極的政策來阻止日本的獨佔中國，所以英日合作與否，關係於我國民族的前途甚微，而最重要的，還在我們自身的努力，誠如英人愛麥尼氏在其新著原料戰術一書中，解剖日本對華的經濟政策，以掠奪戰時資源爲目標，結論說：『中國人不要生存則已，不然的話，難道還不應該起來爲保衛僅有的資源而奮鬥，以求自力更生嗎？』



湘產桐油之概況與其改進

田三立

一 前言

桐油為我國最大之特產，西人稱為中國木油，亦有稱為中國堅菓油者，蓋以其取自二種石栗樹故也。年來外銷極為旺盛，常佔我國出口貨物之首位。本年出口情形，頗有向上趨勢，此為我國對外貿易中，極可樂觀之現象，而亦吾人所當特別注意之事也。惟考其輸出旺盛之原因，殆為國外需要激增之所致，而非我國桐油獲有推廣銷場之能力，足以自致其繁榮。且國外提倡植桐，已具相當成績，將來國際桐油競爭之趨勢，正未可以預測其前途；故今日而欲言中國桐油之發展，依目前客觀環境之條件而論，殊不能遽抱樂觀。

考中國桐油之歷史，在唐宋人之文字中，多有桐油之紀載，如唐本草拾遺載有罌子桐之名；又有虎子桐之稱。宋寇宗奭衍義中有名荏桐者。明李時珍釋曰：「罌子因其實狀似罌也；虎子以其有毒也，荏者言其油似荏油也。」清吳綸齊植物名實圖考亦載：「罌子桐荏桐虎子桐，一也，今俗稱油桐。」吾人假定此類記載之可靠，即可決定中國之有桐油，當在唐宋以前，最低限度，亦為千年以前之產物，應無疑義。至輸入歐洲之始，則在一五一六年，肇於葡萄牙人之通商，惟其時外人對桐油之用途，尚不甚明瞭，直至一八六九年，桐油輸入美洲，經專家化驗之結果，知其品優質良，可供工業上之用，於是歐美各國，乃相率購用，一時頗著時譽；迨大戰以後，銷路更廣，桐油遂為工業上之重要原料矣。

查桐油之原料，含於桐籽中，桐籽樹有木油樹與桐油樹之分，種類凡四：一為“Aleurites Montana” 即木油樹，產於中國之南部，普通稱為千年桐。二為“Aleurites Trisparma”產於菲律濱；三為“Aleurites Cordata” 產於日本；四為“Aleurites Fordu” 產於中國長江上游各省，即桐油樹；普通稱為三年桐或光桐，湖南四川所產，多屬此種。其性質頗不耐寒，然溫度在華氏十八度至二十度以上，亦頗能生長。每年所需之雨量，最少為三十吋，最多亦不過四十吋至五十吋。土質不必過肥，雖山嶺瘠土之中，亦可見其生殖；故往往不宜於農產物栽培之處，而植桐反甚相宜。蓋以桐性喜溫暖，及土質易於適宜發育之故也。

桐籽之含油量，大率可分三項：一為帶殼桐實，約含油量百分之二十

；二爲去殼桐籽，約含油量百分之三十六；三爲去皮桐仁，約含油量百分之五十六。若就我國舊法榨油而言，平均產油量，約爲桐籽百分之二十四弱。而美國利用機器及科學方法榨取，產油量平均約爲桐籽百分之三十一強；即百斤桐籽之產油量，新法之美國，較舊法之中國，多得桐油七斤半。可見我國舊法榨油之損失，爲數亦頗大矣。

桐油又有生桐油與熟桐油之分，生桐油爲由桐籽中榨取出來之原油，乾燥性遲緩，表面易顯粗澀。熟桐油係加熱製煉後之桐油，乾燥性較强，光澤亦佳極，而效用亦較生油爲大；不過製煉時，應特加注意，若溫度過高，則不但使其顏色變重，並有致複結 (Polymerizing) 之虞。蓋桐油在植物油中，屬於乾性油(Drying Oil)類，係不飽和體，有雙價標 (Double Bond)，乾燥性頗强，雖碘值不高，有複化作用 (Polymerigation)，在攝氏二百八十三度，熱至七分半鐘，即結成具彈性之固體，不易熔化，甚至完全失其效用。所以桐油之性質雖極優良，若應用不得其宜，不惟不能保持其優點，且易致桐油敗壞，以至於無用，此不可不愼重出之者。且桐油加熱之目的，一爲驅出油內所含之水分；二爲破壞色素，有漂白作用；三爲使油中所含之膠狀態浮體下沉；四爲使油中之分子排列均勻；五爲進行其吸氧作用；如果以適當之溫度製煉，其結果定必大佳。顧我國桐油加熱之方法，純係採用舊式，利用新式機器製煉者，現在尙不多覯。惟舊法拙劣，不及新法之巧便，如製新油時，必加黃丹及土子於其內，使之與油熔化，但黃丹，土子均係金屬養化物，須經高溫而後始能熔解，油受高溫後，顏色即變重，故舊法製煉之熟桐油，光澤多暗而不明。新法製煉熟油，則加皂狀乾料，甚易熔化，並於煉油時，加入中和脂，不但可以增‖油膜之硬度光澤，且可塡補油膜之微孔；平常所謂亮光漆，耐水漆等，即此種熟油。故新法製油較之舊法，不特油質較善，而其產量，亦較舊法增加不少也。

至於桐油之用途，極爲寬廣，尤以美國需要爲最大；茲列表以明之：

舊時之用途	塗飾鞋傘，房屋，舟車，竹木器，船纜，油灰，油紙，油布，魚網，製漆，製墨，油氈，燃料，敷藥，却蟲劑等。
新發明之用途	製不透水油漆，乾燥劑，漆布，人造革，圖畫墨等。
將來之用途	製絕緣漆，假橡皮，絕緣固體，及其他膠質物，黏合物等。

以上所舉之用途，係就我國固有者而言，近據調查，美國現已有八十餘種工業，需要以桐油爲原料，是桐油在我國目前，尙未能充分利用，而國外之用途；則隨工業之進展，而日益擴充其地位，可見桐油之發展正方興未艾也。

二　湘省桐油之產地及產量

我國桐油產量，佔輸出品之第一位，每年出口總值，約四千餘萬元，而湘產桐油，佔全國總額三分之一，每年出品，約值一千三百餘萬元，其產量之鉅，僅次於四川省。據專家估計，全國植桐面積爲八五二，五〇〇市畝，約可植桐一千七百餘萬株，以平均每株產油十斤計算，則每年全所產桐油；約爲一百七十萬担。惟其中四川出產最多，約佔七十餘萬担，而湘省居第二位，年產亦在六十萬担左右。不過全國桐油，產額雖讓四川

，而品質之佳，則湘省產確居其首位，蓋以製榨之方法不同，所出之產品，亦因而各異其質地，理固宜也。湘產桐油之面積，以湘西與川黔交界一帶爲最多，湘南次之，惟洞庭沿岸及湘中一帶，以地勢平坦，產者極鮮。其主要產地，大概可分爲澧水，沅江，湘江三流域；在澧水流域者，以澧縣，大庸，永順，慈利四縣爲最多。在沅江流域者，以常德，沅陵，芷江，黔陽，會同(洪江)靖縣，通道，綏寧，麻陽(高村)，鳳凰，辰谿，保靖(里耶)，漵浦，乾城，古丈，瀘溪，永綏等十七縣爲最多。在湘江流域者，以長沙，瀏陽，醴陵，常寧，耒陽，祁陽，桂陽，郴州，衡陽，道縣，永明，藍山，江華，嘉禾，新田，臨武等十五縣爲最多。其中尤以會同，靖縣，瀘溪，永順，古丈，漵浦，等縣所產爲全省冠。

至於桐油之產量，在湘全省七十五縣中，產桐油者凡三十一縣。桐樹栽培面積，共達一〇·二三五·五三九畝，年產桐籽約一七·六四九·九四〇担。惟因土地有肥瘠，栽培有疏密，氣候有寒燠，故各縣相差極爲懸殊。如耒陽每担桐籽，可榨油二十八斤；安仁每担二十斤；資興及東安，桐籽三担，出油百斤；道縣及沅陵，桐籽四担，出油一担；古丈桐籽三担，出油一担；保靖桐籽以斗量，斗有夾斗單斗之分，每夾斗可榨油十斤，單斗五斤；永綏桐籽五担五斗，出油一担，桐籽一担，可出油三十五斤；辰谿桐籽五担五斗，出油一担，與永綏同；黔陽桐籽一担，可榨洪油二十斤；芷江桐籽每担，可產油二十二斤；麻陽桐籽五担五斗，出油一担；晃縣桐籽一担，出油二十斤；會同每担桐籽，可榨油三十餘斤；洪江桐籽一担，重一百二十斤，可出洪油十四五斤不等，靖縣桐籽每担，可出油三十餘斤；通道每担桐籽，可產桐油二壺半，每壺八斤，計二十斤；城步桐籽三担，產油百斤。

按湘產桐油之生產組織，向可分爲兩種，一爲作坊工業之油坊，一爲農家之家庭手工業：據專家估計，油坊之出產，約估總產量二六·一%，而家庭手工業，則估總產量七三·九%，是後者所產，幾多於前者二倍。惟全年之總產量，計爲六十萬担左右，茲據調查數字，合農家及油坊二項所產，共不過三七八·八八四·八担，相差達二十餘萬担之多，此其故，殆由近年湘省迭受水火刀兵，桐林多被踐踏焚毀，致使產量漸有減少之趨勢，證之二十二年全省僅產五一二·九四四担，二十三年僅產三〇八·五〇〇担，益信此言之非虛。二十四年及本年雖頗有增加，然亦不滿六十萬担之數，此可見湘產桐油之生產量，在過去數年中，實受政治之影響不小，如最近不加以合理之調整與保護，前途恐難語於發展之途，幸提倡實業之專家，有以注意及之也。

二 生產方式及品質

湘產桐油之生產方式，完全爲舊式方法。其原料之來源，出產於油坊者，多由油坊向當地產戶收買桐籽，或由產戶運桐籽售於油坊，亦有一種商人專收桐籽售與油坊者，情形頗不一致。其出產於農家者，則其原料，完全自給，榨油後再行出售，其中亦有將桐籽向油坊換取桐油者，亦有將桐籽托油坊代榨者，概視其原料之多寡以爲定。然原料之來源雖有不同，而榨油之工具則一。筆者曾至油坊參觀，見其設備之重要器具，有木榨，石研，爐灶，蒸籠，推磨，篾篩，風車，及依爲動力之牲畜等事，皆爲榨油之必備條件。共計全部設備規模較大者，約需洋二千餘元；規模小者，約需千餘元或七八百元不等。桐油運至油坊，須經五步手續，而後始能榨

油○第一步為淨子，先將桐籽容殼剔去，用風車去其塵土，使桐籽身體淨潔○第二步為去水，普通將選出之桐籽，置於鐵盤上，用火烘烤之，烤乾後，易碾成粉粒○但烤時不能過焦，焦則油色黑而深，不易銷售○如在夏日，有藉日光晒乾者，日光晒乾榨出之油最佳，其色清淡有光○第三步為碾粉，以乾桐籽傾入圈形之石槽中，槽中有石輪或鐵輪，用牛馬負之滾動，桐籽受重壓而成粉粒，然後製成油餅○第四步為製餅，將碾碎之粉粒，裝入鐵底木桶，和水用蒸籠蒸之，成為糊狀物，再加草攪勻，納入模型之鐵圈中，用足踩緊，製成油餅，然後置餅入機榨之○第五步為榨油，榨機為一大圓木，兩端置於架上，圓木兩旁開窗，內部雕空，成一圓室，直徑約十六七寸○室底有木槽，槽傾斜有孔，為油之出口○油餅置入圓室內，兩端封以木製圓板，然後於板後插入木楔，以懸於樑上之大槌槌之，並隨時將木楔加入○槌長約六七尺，重約七八十斤，用力槌楔，楔緊而抽出，直至油盡而後已○

此種生產方式，就技術上言，殊嫌其拙劣，確不適用於科學昌明之今日，而實際目前出產桐油之品質，雖不免攙雜攙假之大弊，然或較其他各省為佳，此亦差強人意之事也○查湘產桐油，向有紅白二種之分，白桐油呈淡黃色，或金色，質地澄清，為桐油中品質之最佳者，通常在華氏四十度以內，能凝為白色之軟固體，乾性力極強○紅桐油又稱洪油，色透明而質濃厚，有香味（因榨油時曾煮沸之故），能經冬不凝，且終年保持其流動狀態，亦洪油之特性也○此外又有黑桐油，其質略遜於白桐油，色帶暗褐色○又有光油，富於燥性，通常為髹漆木器之用○大抵湘省出口者，以白桐油及洪油為大宗，白桐油多運往漢口，由洋行轉運出洋○紅桐油則運往鎮江等處，以長江及黃河流域為其運銷範圍○惟最近實業部，以各省所產之桐油，關係國際貿易，至為重大，對於舊有之生產方式及品質，多有必需改良之處，特設立中國植物油料廠籌備處，擬以二百萬元之經費，購置新式機器，在滬創辦一大規模之煉油廠，凡國內出口之桐油，均須經過該廠之提煉後，然後輸出國外；並設法統制運銷，使桐油品質純淨，劃一市價，易於國外之採購，藉以增高國際貿易之地位○如此舉成功，行見湘產桐油在將來之國際貿易上，將另具一番新氣象也○

四 湘省桐油之出口與運銷

湘產桐油出口之價值，在民國元年時，佔全省出口總額一〇•六六；民國五年減至二•一三%；民十躍至一七•九八%；民十五復增至三三•五六%；民十八增至四四•九三%；近年以來，桐油出口，常在百分之四十上下，在湖南土產出口額中，實佔重要地位○湘產桐油，出口數量，民國元年為十三萬餘担，民國五年雖減至四萬九千餘担，然至民國十年，即增至二十二萬担，民十四增至四十九萬担，民十七亦有四十二萬担，民十八復增至五十一萬担，較之民國元年，幾增加四倍有奇○若以價值而論，則民國十八年為一千二百餘萬兩，較之民國元年，增加十倍矣○近兩年來輸出額漸增，其數量較之以前，當更為增大，惜無統計數字可供參考，祇好俟之調查○然吾人若就全國而論，湘產桐油出口之數量，亦佔重要之位置，湘產桐油出口，在全國出口總額中，佔百分之三十八，巍然居於首位，其在全國出口貿易上之價值，概可想見其重要，此不特為湖南最足寶貴之物產，抑亦全國最堪珍重之出口貿易也○

其次關於運銷情形，可分國內國外兩種，假設以年產六十萬担爲標準，除本省消費二十萬担外，百分之六十以上爲運輸出口，雖其中有運銷國外者，然其數目尚不及四川之大，但運銷國內者，則較四川爲多；茲分述於下：

（一）運銷國內者　運銷國內之湘油，多爲洪桐油，率以江蘇鎮江爲其集中地，由洪油客商，開盤交易，分銷於江北及上海各地。其數量據上海銀行商品調查民國十九年及二十年漢口運銷各埠桐油，按照產地分配，有如下表：

產地	十九年	二十年
湖南	一〇五·三八九担	六一·七六一担
四川	九·九二〇担	八·六四〇担
湖北	一·七七五担	一三〇担
合計	一一七·〇八一担	七一·五三三担

據上表全國桐油運銷國內者，以湖南爲第一位，佔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四川次之，湖北不足道矣。

（二）運銷國外者　運銷國外之桐油，大都由漢口轉運出口，再由洋行輸出國外，但湘油每年輸出雖爲三四十萬担，究不及四川之多；據商品檢驗局統計，十九年及二十年運銷國外之桐油，依照產地分配，有如下表：

產地	十九年	二十年
四川	五九五·五六三担	四五〇·一一四担
湖南	三〇七·五六三担	一二六·五五八担
湖北	三三·二五七担	三〇·〇三九担
安徽	一·三二一担	——
合計	九三七·七〇七担	六〇六·七一一担九八斤

據上表，全國桐油運銷國外者，以四川爲第一位，佔百分之六十四，湖南爲第二位，佔百分之三十四，雖不若運銷國內者之多，然在海外貿易中，仍佔相當重要之位置。

至於省內運銷情形，大約集中點共有三處：在湘南者集中於長沙市場，長沙位於湘江東岸，交通甚爲便利，每年在此集中之桐油，共達十餘萬担，其中十分之四，銷售當地出口行，十之六，輸送漢口，再運銷國外，餘則供本省各地消費之用。長沙主要桐油商(出口行)計共三家，外籍者二家，一爲美商施美洋行，專營桐油。一爲英國安利英洋行，兼營桐油。華籍者一家，則爲銓昌公司，亦係兼營性質。此外尚有和記，晉昌，美記，啓泰和，裕豐盈等六家油行，資本合計一五·〇〇〇元，全年營業額達百萬元左右。在民元以前，均專做內地交易，民元以後，營業擴大，年銷桐油一萬五千担，値二十四萬元。又有代莊三家常駐長沙，及往來不定之號客十家左右，均以收買桐油販運出境爲專業。在湘西者，集中於常德市場，常德偏於西陲，交通頗感困難，每年在此經銷之桐油，計達一三三·〇〇〇桶(每桶六七十斤不等，約値二十元。)約合七九·八〇〇担，共輸出額在三十萬担左右，以民國二十一年爲例，運出國外者，計十七萬担，國內者六萬担，餘則供本省各地銷費之用。主要油行，有德豐，信義，同仁裕，恒盛隆，集大恒，大成，晉昌生等七家，專以買賣桐油爲業，資本合計爲二〇·六〇〇元全年營業額，達二·六六〇·〇〇〇元。此外聚興誠銀

行，有國外貿易部專營桐油；其他洋行及代莊專辦桐油者，亦較長沙爲多。在澧縣者，集中於津市市場，津市濱澧水，交通亦頗稱便，每年出口桐油，約爲十餘萬担，但除梁興誠銀行派人專收桐油外，餘均由本地油行向各販收買後，直接運往漢口等地銷售。至主要油行，有中昌，勤大，益大生，美利，元大，燮昌榮，豫大鮮，億茂，隆大等九家，共計資本，爲一五・〇〇〇元，全年營業頗與長沙常德兩處不相上下。至於各縣小規模油行之經營，爲數亦頗不少，共計一百一十六家，合資本八一九・一五一元，年用桐籽，在三五九・三七〇担以上，產油八三・七七五・八担左右，約值一・六一四・一六二元。其行銷地點，亦不一致，如湘潭有油行四家，多運往漢口銷售。湘鄉有油行五家，多銷本縣各市場。郴縣有油行八家，除銷本縣外，多運往廣東。沅陵僅油行一家，專銷漢口。古丈有油行八十七家，專銷常德。晃縣有油行四家，專銷江浙及國外。會同有油行七家，專銷鎮江及長江下游各省。惟此項小油行，資本既屬有限，運銷力量亦復甚微，以視長沙常德津市等處之情形，誠瞠乎其後矣。

此外關於湘產桐油之市場，與本年桐油外銷旺盛之原因，吾人亦有加以探討之必要。夫美國爲我國桐油之最大銷納國，平均每年輸入，約達一萬二千萬磅，自經濟恐慌發生後，曾減至七八千萬磅，迄乎近年，因實行復興經濟計劃，頗具成效，各種工業，漸趨復興，因而桐油原料之需要，亦復常態，（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年，桐油輸美數量，已恢復一萬萬磅以上。）故我國本年桐油銷量，又佔出口總數十分之八；此一因也。自去年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恐怖，深入人心，各國備戰之忙碌，一如大戰之前夕，如去年十月義亞戰爭之爆發，今年三月德軍之進兵萊茵區，皆爲大戰之導火線，將來戰爭一開，地中海必將封鎖，戰需品之輸入，當有阻隔之虞，各國爲未雨綢繆，莫不儲備資源以待用。且桐油爲工業之重要原料，不可一日或少，故我國桐油之對外貿易，備受各國歡迎，此二因也。至於我國桐油之出產，散在內地，既乏統籌出口之組織，又無運輸聯絡之機關，貨物集中，極費周折，一旦增加需要，市場之存貨，不足以資應付，各地之供給，又不能源源而來，於是價格上漲，自爲必然之趨勢，此三因也。有此三因，故年來桐油輸出額極爲旺盛，幾突破以前之紀錄，而價格之上漲，亦爲近二十年來所未有，斯誠吾國生產事業不可多得之現象，抑亦湘產桐油發展之最好良機也，我提倡實業，及經營桐油事業之專家，幸早加改進，以謀桐油事業之發展，有厚望焉。

五　今後應改進之點

綜上所論，湘產桐油地位之重要，已可概見一班，而產額之鉅，僅次於四川，其生產能力之偉大，土質，氣候之適宜，或較四川爲優勝，如能日加改進，不特可爲全國首屈一指之桐油生產區，抑且足爲世界桐油出產之唯一庫藏，而握世界桐油工業之樞鈕。顧自民元以來，雖經政府與人民實地研究與倡導，其間不無相當進步，而實際成效，迄未大著，此其故，蓋由於一般生產者墨守舊法，未能利用科學致使具有極大希望與壟斷國際市場之湘產桐油事業，不能充分發展其效率，殊令人惋惜。茲據楷桐專家考察湘產桐油不振之意見，大約有下列五大原因：

一，歷來湘省農民視植桐爲農作副產，不甚介意，在植桐之前，既不選擇品種，植桐之後，又不按時施肥，任其滋生，隨意收穫，其不能增加

產量也固宜；此爲湘產桐油不振之第一原因。

二，湘省農民種植桐樹，多係利用禾田邊地，或土坡隙地，絕少成形之桐林，更無整個之桐田，面積既如此狹小，收穫自亦有限，此爲湘產桐油不振之第二原因。

三，湘省概用土法榨油，方法既極陳腐，油質大率欠佳，且油脚太重，酸性太高，復因榨油爲小手工業，品質極不齊一。至於損失之大，油率之低，尤屬餘事；此爲湘產桐油不振之第三原因。

四，不肖商人只顧目前利益，不講商業信用，往往攙假攙雜，致使油質變劣，爲外商所拒絕；此爲湘產桐油不振之第四原因。

五，桐油運輸出口，湘省既無直接經營機關之組織，油商復不能互相聯絡，致市場市價，純爲外人所操縱；此爲湘產桐油不振之第五原因。

有此五大原因，故歷年湘產桐油之外銷，僅能保持其常態，雖近年稍見活躍，然亦爲國外一時變態之需要，殊非正規之發展。且湘產桐油外銷，以美國爲最大市場，但美國近年以來，汲汲提倡植桐事業，除於米亞洛城組織桐油公司，專銷桐籽於人民種植外，並於東南一帶，如弗羅利達，喬其亞，阿拉巴馬，魯易西安那，米西昔比，及塔克薩斯州等處，從事大規模之植桐事業，據調査報告，現已有桐田六萬英畝，設兩大桐油廠，將來植桐面積，將擴充至四十萬英畝，全美所需桐油，即可自給。且因利用機器榨取，成本極低，是湘產桐油對美國之市場，已岌岌可危。故爲維持桐油輸出之長期繁榮起見，則對於產銷及管理各方面，自應亟加改進，以求向上之發展。至於改進之方法專家研究者甚多，筆者之意，不過略述數點，以供參考而已。

一，**選擇優良品種** 品種之良否，關係生產量之强弱甚鉅，自來講求植桐事業者，莫不注意於品種之選擇，而研究其優劣，以爲改進之張本。蓋良種之收穫量，常較劣種爲多，而所得油之質地，亦常較劣種爲佳勝，此自然之理也。湘省植桐，農家從不注意於品種之選擇，姑無論整個之桐林與桐田，在湘省爲絕無而僅有，即山坡土隙之桐樹，亦復漫不加以調整，在植桐以前，多係隨意種植，而植桐以後，復任其滋生，以致徒有植桐之名，而無植桐之實。當此科學昌明，各項事業進步之際，此種原始方法亟待改進，尤爲刻不容緩之要圖。今後欲謀發展，應採用農村合作方式，由政府與農民組織農村生產合作社，選購健全重大而光潔之種子，分發各地農民種植，並由專家指導其播種之方法，俾得充分發展其效能。如此以求，不待數年後，則湘省桐油事業，必見其桐蔭遍地，日進於蒸蒸日上之途矣。

二，**審度適當氣候** 桐油樹性不耐寒，前已言及，如溫度在華氏十八度至二十度以下，培植極不容易，在老樹抵抗力較强，尚能經過低溫而不受影響，若幼樹往往因氣溫降至華氏二十度以下而凍死，此不可不注意者。湖南氣候溫暖，大抵均宜於桐之種植，尤以湘西一帶，氣溫極爲適當，故雖山坡峻嶺之處，亦極易繁殖，不過其中亦有氣候懸殊者，亦有氣溫過低，不宜於植桐者，此則農家於植桐之前，不可不加以審度，相其氣候之宜否，而後播種。同時且須瞭解桐性喜潮濕，好生長於略具斜度之地，但濕度過高時，則須開溝排水，勿令積水淹留樹底，致爲桐之生長所忌。至於播種時期，分春秋兩季，惟秋季多霜雪，桐苗易受其害，通常以國歷二一

三月播種者爲最多。成熟時期，有在九月中者，有遲至十月底，或十一月者，大概視氣候之寒煖爲轉移，人力不能相強也。故審度氣候，爲植桐之必要工作，今後應由學術機關担任氣候測驗，隨時指導農民，俾成植桐之經驗，而收實際上之效力。

三，調整相宜土壤　湘省土壤，有高原平原之分，大抵山坡崗陵之地，土壤較爲貧瘠，平原曠野之地，土壤較爲肥沃；桐之生長地，通常多在高原及山坡崗陵之處，以其利於排水，甚適於桐之栽植，有時亦生於高出海面二千五百呎之地，不過不甚多見。最適宜者，以酸性砂質壤土，多含有機體，下層三尺至八尺深處襯有粘土者爲宜，蓋含石灰太多之鹼性土，足使桐樹黃萎而死，實不宜於桐之種植也。今後應由農產貿易指導處，（新近成立者）與湖南地質調查所，會同派員考察各地植桐區域之土壤，何者爲適宜於植桐，何者爲不適宜於植桐，於不適宜植桐或接近於植桐之地，則利用科學方法，予以適當之調整與改善，則桐樹之發育，必易趨於發達。

四，防止蟲害侵襲　桐樹抵抗力較強，無多病害，幼年桐尤少。通常習見者，除大風爲桐樹最普遍之病態外，餘則爲蟲害之侵襲。桐樹之蟲害，有天牛，八角釘，毛蟲等數種：天牛爲昆蟲之一，長三四英寸，稍逾六足，頭有觸角一對，嘴旁復有巨夾一雙，均頗銳利，常爲害桐樹，俗名老木蟲，以其多爲害老桐也；幼年桐不常見，老年桐多被鑽空致死。八角釘爲蛾子之幼蟲，體形八角，故俗稱八釘，喜食葉，常使桐樹枯黃。毛蟲，寄生於樹身之裂縫中，爲害桐葉，較八角釘不相上下。今後應由農產貿易指導處，組設防止蟲害委員會，設計研究防止或撲滅各種蟲害之方法，實行撲殺，俾桐樹減少疾病，並得健全之發育與成長。

五，研究栽培方法　湘省植桐，以前視爲天然之副產物，任其自生自滅，殊非重視植桐事業之道。據專家考察，年來湘產桐油不振之原因，除因地勢過高，排水不良，土層太薄，不能充分繁殖外，實由於栽培之不善，去草之欠勤，肥料之太少，以及種樹太密，未加修剪之所致。夫育苗移植，本爲植桐之最佳方法，然行之不得其法，結果反損失過半。今後對於如何播種之手續，如何移植幼桐之整地，移植後如何刈草，施肥，耕耘之程序，以及如何收穫桐籽之方法，似須有一定之標準，而後有利於生殖。但此項方法之研究，應由學術機關或團體負其責任，儘量供給材料，介紹新知，俾植桐事業之技術工作，日有進步。

六，推廣植桐面積　湘省植桐面積，甚爲零散，除土坡隙地，以及禾田邊地，爲其自然之植桐區域外，其已成爲桐林者，僅有寧鄉，瀏陽兩處初具規模，然亦以私人財力有限成效迄未大著，即其植桐面積，亦不甚寬廣。惟就湘省而言，則比較爲有組織有計劃之植桐處所也。其餘各縣之荒山荒土，宜於植桐者，儘數十倍於現有之植桐區，惟迄無人利用，殊爲可惜。年來雖經政府竭力倡導，組織植桐委員會，盡力勸民種植，並於長沙縣屬之大山沖，栽植數十萬桐苗，以應各縣苗種之所需，但施行以來，因地方不靖植桐面積雖略見推廣，然以未能切實督促，成績亦復有限，故近年湘產桐油之生產量，仍不見有顯著之進步，殆爲必然之趨勢。今後欲謀發展，應由政府一方面強迫農民儘量推廣植桐，一方面嚴令各地方機關劃定植桐區域廣事栽植，至少每縣應有桐林一區或二區以上，以期逐年增加。如此，則植桐事業，庶有長足之進步，而桐油生產，亦增無量之來源矣。

七，改良榨油方法　湘產桐油之製造，純用土法榨取，前已言及，其損失之大，殊足驚人。據專家估計，每桐仁一担，僅得油三十斤至四十斤，較用機榨取，每担減少三分之一，此種無意義之浪費，就經濟觀點言，損失殊屬不貲。如能採用新式機器，則不但可以避免此種巨大之消耗，且能增加三分之一之生產，促進桐油事業之進步。況土法製油，容易攙假，往往不肖商人，以他種價值較廉之油脂攙入，甚至以小黑石研粉攙入油中，此種作僞行爲，於私人一時之利益，固甚得計，而於商業上之信用，則影響殊大。今後欲謀發展，應採用合作方式，由政府與油商集資組設機械榨油廠，集中製造，一方面於生產上，既可增高其效率，而另一方面於製造上，亦可改善其質地。並可利用合作之信譽，制止攙假作僞之行爲。同時由專家指導改進，新法必易於介紹，而收改良之效果，雙方兼顧，法至善焉。

八，設立精煉油廠　湘產桐油，歷來係用土法榨取，品質欠佳，色彩既覺深淺不勻，夾雜物亦未能去淨，殊不合於國際所訂之標準條件，故湘油運至漢口後，多須經過外商貯油池加熱之澄清；或煉油廠之製煉，而後始能輸出國外，此種不經濟之損失，我如不設法補救，湘油將永無改善之日。況現有煉油廠，多爲外人所設立，權利完全被其所操縱。最近實業部雖有五省煉油廠設立之擬議，然亦以地點偏於上海，誠恐供不應求，湘省爲產桐油最多之地，自應由政府與油商合組一桐油公司，集合資本一三十萬元於長沙常德兩處，設立煉油廠與貯油池，以便收集全省各土榨坊榨出之桐油，施以提煉後，然後再行輸運出口。不過在此須特加注意者，湘省出口之桐油，度數僅僅及格者居多，而可目爲上品者殊少，考其原因，不外優劣混合，同價出售，常使優者不能自顯，而劣者容易倫混，提煉之後須分別等級，確定標準，以免涇渭不分，而資貿易上之便利。

九，組織經營機關　湘產桐油之出口，向由各地油商收買榨坊之油後，分途運至漢口售與洋商，再由洋商提煉後輸出國外，方法既不經濟，步驟復極凌亂，耗損之大，費時之多，無逾於此。今後欲謀發展，應採用運銷合作方式，由政府與油商，合組一桐油運銷公司，或其他名義之出口經營機關，俾省內各地出產之桐油，經集中提煉後，統由運銷公司，或總機關輸運出口，如此，不但運銷上可免中間商人之剝削，而實際上可保證生產者之利益。不過在運輸方面，亦應研究經濟裝運之方法，務使利多而費省，以符合經濟便捷之原則，同時運輸機關，亦應減低運價，負責運輸，俾增交通上之便利，而益加速桐油發展之效能。

十，實行管理統制　湘產桐油事業，經營已歷有年，然而之成績不著，復形成散漫廢弛之現象者，此何故哉？曰，缺乏健全之政治力量爲之統

制也。蓋現代生產事業之建設，無事不需要合理化之調整，即無事不需要管理統制之實施。湘產桐油事業依客觀環境之條件，實有實施管理統制之必要。果吾人於桐樹栽培之研究，製造之改良，運銷之調整，金融之調劑，處處均有有力之政治，爲之管理統制，則湘產桐油事業之改進，何患不能收效？今後欲謀發展，應由政府設置力量充實之桐油事業管理委員會，或桐油事業管理處，專管改進全省桐油事業之行政，並負監督指導聯絡之責任，一方運用其推動力量，以促改進桐油事業之實施，則湘產桐油，於三數年內，必有顯著之成績可觀，而達到產銷合理化之目的。

十一，**獎勵技術人才**　現代國家之建設，非單純之政治經濟建設，而爲技術之建設，已盡人皆知，然則桐油事業之改進，又何可例外？如種子之選擇，土壤之改善，蟲害之防止，栽培之研究，搾油之改良，在在均有賴於專門人才之工作，而爲技術上之改進與建設。湘產桐油，歷來於技術方面，表現極爲薄弱，不特生產方面缺乏專門人才之指導，即製造裝運兩方面，亦絕少技術人才之工作，如此而欲求桐油事業之改進，何異於緣木以求魚？故今後湘省如不欲改進桐油事業則已，如欲改進桐油事業，則專門技術人才之延聘，實爲迫切之需要。惟桐油事業爲田間之勞苦工作，在目前經濟破產之農村中，專門技術人才，誰願舍都市而入農村，自討苦吃？所以吾人爲求生產事業之建設，對於此項技術人才，應由政府特別予以獎勵，俾得引起其興趣，而努力從事改進，前途庶有光明之望矣。

十二，**調劑桐區金融**　以農村經濟破產之今日，欲責成農民從事大規模之植桐事業，事實上恐將感覺許多困難，不能滿足理想上之欲望；然吾人爲促進桐油事業之發展，對於此項困難，勢不能不設法打破，以促其成功。故救濟之道，除由政府設法調劑桐區金融外，實無其他善道；而調劑金融之方法，舍採用合作方式，又無其他途徑，所以農村信用合作社，實爲改進桐油事業之唯一金融機構。合作社之組織，可由管理桐油事業機關，於產桐區內有一百戶以上之區域，設置農村信用合作社或農村金融貸款所，以最低限度之利息，貸款於農民，並設合作事業指導專員，切實指導桐區內之合作事業，以促其發展。如此，則湘產桐油之改進，自可計日而待，而一切困難，亦可迎刃而解矣。

總之，湘產桐油之亟待改進，已爲必然之事實，吾人無論從任何方面觀察，皆知爲刻不容緩之要求。湘省氣暖土肥，在在均適宜於桐油生產之天時地利，加以全省交通發達，運輸比較容易，吾人若從事改進，事實上必能予以多方面之便利，深望實業家桐油商亟起投資，共謀發展，前途實具無限之希望。



焚書坑儒動機之探索

楊波泉

我國文化，向稱發達，經史百家之言，浩如烟海。惟惜世運分合無間，變亂相尋，典章文物，迭遭殘燬，文化事業，幾失其統緒，往跡昭然，世所共見；苟加以統計，則罄竹難書，屈指計之，其第一次最嚴重最慘酷者，則為「焚書坑儒」之禍。此類不幸事件之發生，雖時代不同，其目的在摧燬民族思想，消滅民族精神，以強力製造順民，藉以奠定其暴力基礎，則一。始皇焚坑之舉，年代湮遠，僅史記據當時所表現之狀態有所叙述。至其潛在因素，則迄無討論之者。余適搜輯歷代圖書變遷資料，以焚坑背景足供討論，因草此文。

一

歷代治史者對焚書坑儒一事，多從其目前所表現之明朗公正態度（李斯對始皇之掩飾態度）加以論斷，致忽略其事之主觀作用，無異同情其環境，是即為其主觀作用所利用而同化之者也。至史評家亦多據此立論，以始皇為首惡，置李斯於次。李斯為秦之首相，况焚書為斯個人之主張，斯實應負最大之責任也。

宋王應麟在其漢書藝文志考證中舉出一焚書之禍因，謂韓非子五蠹篇（第四十九）「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為「李斯之說」。人以應麟為博，吾以為此處則欠妥。李斯在其諫逐客書中，歷述先王之治，當時（秦始皇十年）韓非尚未使秦。其主張廢封建之制，（始皇二十六年）雖為「無先王之語」之發端，其去韓非之死，已十有二年矣。斯在垂死之前，亦曾言「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韓非語，見李斯傳）斯所制挾書令中雖有「以吏為師」一語與韓非之說吻合，但其時（始皇三十四年）去韓非之死已有二十一年之久，在時間上，韓非無學李斯之理由。韓非所著書，於始皇十年左右傳至秦，非之死於秦，則在始皇十四年。非與斯同學於荀卿，非之學識思想，均優於李斯，斯自歎弗如，在學識上非亦無學斯之理由。非之書，作於李斯主張以吏為師三十年或二十餘年之前，韓非不能於死後將李斯語著入書中。據此則是李斯行韓非之說矣。李斯遵韓非之說而實行之，蓋為迎合始皇之意旨。因始皇見韓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見史記韓非列傳）「韓非之所著書，」自不

爲李斯所有。斯恐韓非見用，與姚賈譖害之，非斃雲陽獄，始皇悔之，欲赦非，非已死李斯之手。自是秦人奉韓非之說爲神聖，每引韓非之說以証其所行之是，尤以李斯所引韓非之語爲多，是其一証。然則李斯焚書之舉，實韓非之說有以啓之也。

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云：「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篇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眞。」秦之所焚，不止六經；唐書藝文志所錄，亦非經類一門，歐公不過言其要以爲秦罪，然凡其所燒，皆是罪也。其所燒之範圍：一曰「非秦記皆燒之；」二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爲師。」（見始皇本紀）蕭何入關，收秦之圖籍，而遺博士官所職，呂東萊惜之，謂「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史記六國年表序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博士官所職者既未燒，而民家復有藏之者，此詩書之所以復出之故。太史公所記六國之事，僅據秦記一種，「又不載日月，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

唐太宗晉書律曆志云：「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瑣言，時有遺記。」言「始皇焚書蕩覆」，所以罪始皇也。主張焚書者爲李斯，始皇可其議，不能獨歸咎於始皇。「秦始皇焚書坑儒」乃沿習之語耳。丘瓊山曰，「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以往而垂示將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於天矣！……如廢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撫去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累千百人之見，積於千萬年之久而後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爲飛烟，蕩爲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此始皇李斯之所以爲萬世之罪人也！」此言雖兼罪李斯，殊不知始皇亦墜入李斯術中也。

班固對焚書背景，有細微之研究，其推論亦遠。唐長孫無忌等據班氏之意更推而廣之，謂「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樂崩禮，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眞僞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駁，以至於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爲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兼採始皇本紀之言，並襲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之意以附會之，亦「想當然耳」。（隋書經籍志序）後晉劉昫亦本班氏之說，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嬴氏焚坑，以愚黔首。」班氏之說，可分三段解釋之：以「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爲焚坑之遠因；「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爲焚坑之近果；「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爲焚坑之結論。（漢書藝文志序）其說雖近似，然無具體事實以證明之。蘇東坡云：「昔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所滅者民間之書，博士官所職，當有荀卿書在，未盡滅也。）大變古聖先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斯之

所以事秦者，皆出於卿。……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斯以其辟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此最爲切論，較班氏之說爲具體矣。

二

秦之强大，種因於孝公時「商鞅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賞不私親近。」然「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戰國策秦一）對情義無通融餘地，其「深刻寡恩」之效，影響及於後世，至始皇而加甚焉。尉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始皇本紀）刻畫始皇性情，維妙維肖，如見其人。始皇復以習見其先人法治之「深刻寡恩思想」益爲褊激。」於是刻薄寡恩之游士，咸思趨附。李斯韓非姚賈……之徒，相繼投效，各以其詭辯作進取之資。至是始皇乃心情撩亂，恍如無柁之卅，失其自主之力，一切措置，悉聽左右撥弄，惟信詭辯動聽，不問是非所在，影響如何？尤不措意。善辯者進爵拜官，失機者身遭屠戮。朝堂之上，危機四伏，雖親信之人，苟不自信其辯才有過人之處，亦心懷忐忑。不測之禍。有隨時降臨之可能也，焚書坑儒之禍，即種因於此。述其影響如下：並以見始皇無主見之實証。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始皇即下逐客令盡逐之。李斯被逐，乃於道上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客何負於秦哉？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言之亦成理。始皇於是又「除逐客令，復李斯官。」（史記李斯列傳）所謂秦之宗室大臣，不著名，無善辯者，倘有善辯者出而駁斯書，則逐客令必不除矣。此其一。「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而問曰：『爲之奈何？』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聞之，乃短姚賈於始皇之前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賈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賈而問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此時姚賈之命，已危在旦夕之間矣。賈乃對曰：「『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桓公用之而伯。』秦王曰：『然；乃可。』復使姚賈，而誅韓非。」（戰國策秦五）韓非之死，實姚賈與李斯謀殺之。倘韓非有再辯之機，當不致死。若是則姚賈李斯之命危矣。此其二。漢劉向說苑正諫篇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太后遷之萯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說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王乃自迎太后歸咸陽。立茅焦爲傅，又爵之上卿。」諫而死者二十七人，均不著名，亦非善辯者，有自取之道。茅焦之諫，妙在首言車裂「假父」，殿以「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如倒植其語，則茅焦亦不免矣。「假父」，「嫉妬」，汙辱秦室之甚者也；倘有人指出此語之汙辱性則茅焦將亦隨二十七人之後，性命且難保矣。此其三。

戰國游說之士，擅捭闔縱橫之術；凡戰國諸侯之性情，思想，志趣，……無不深鑄心版，以爲終南導游之資。嬴秦窮兵黷武，爲其傳統思想；始皇之野心，尤有不可扼制之勢；但其識見不遠，性情躁切，遇事不知考慮，好大喜功，易爲利害所動；故游士多趨之，利用其弱點，藉權衡利害之名，以傾軋手段作奪取權位之資。李斯以當行人物，對此洞若觀火。當斯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其拜官進爵，悉得游說之力。斯既爲始皇任用，未幾而韓非至。斯自以爲不如韓非，故非還，恐非有不利於秦之運動，乃勸始皇留非。復恐非有不利於自身之行動，乃與姚賈謀，下非雲陽獄，以毒藥殺之。始皇悔之，欲赦非，非已死。於是斯悍然橫行於秦矣。自是秦所養者，只有方術之士，除李斯外，無善辯者。不料始皇稱帝後，乃有一不度德量力之淳于越出而排斥李斯之所爲，斯憤恨之餘，乃制挾書令，對思辯者作一網打盡之企圖。

二

焚書坑儒事略：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當世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不知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博士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之士，欲以興天下。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史記始皇本紀）

李斯以善辯論，多陰謀事秦；二十餘年官至丞相，位極人臣，權傾朝野。

始皇已并天下，正絕死狗烹之時也。斯之地位，得之於善辯，曾爲護衛鼠以嚇韓非，韓非死焉。韓非者，始皇願與游而死無恨者也，以姚賈之辯，李斯之謀，尚不免於死，如是則李斯之地位，安知不爲善辯者所謀，取而代之乎？此李斯之所深憂者也。當焚書之後，（三十四年）斯仍懷不安。其長男李由告歸咸陽時，百官長皆前爲壽。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一腔心思，俱暴露於此數語之中。斯之處心積慮，尚有下列一事足以證明：「三十五年，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史記始皇本紀）所謂中人，殆爲斯作諜報工作，斯爲此險遭不測，安得不引爲深憂乎？此雖爲焚書以後事，亦足見其主張焚書之別有作用矣。

廢封建之制，李斯之主張也。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鎭之。」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獨廷尉李斯持異議：歷述封建之敝，始皇是之，已行之九年，而淳于越突出而攻擊廢封建之不合於古制，始皇不加可否，而下其議，有言路復興之勢，故李斯非之，以焚書爲名，實行其杜絕言路之政策，藉以保其權位。斯之心思，於其挾書令中可以見之：一則曰：「以古非今者族；」再則曰：「偶語詩書者棄市。」至藏書之罪則甚輕，「令下三十日不燒，」不過「黥爲城旦，」其意在箝制知識階級之口，使其對始皇無發言之機會，則雖具雄辯之才，亦無所施，已昭然若揭矣。世之論者，鑒於焚書問題之重大，故集其視線於焚書一事，而忽略李斯用意之所在。實則「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所焚者，不過天下書耳，況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始皇所謂中用者又不在焚燒之列，容易混而藏之，此詩書所以復見之由，獨歷代史記除秦記外一字不存爲可惜耳。班氏謂「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吾獨曰「燔滅文章，箝制衆口，以愚始皇」，証以上述理由，當信不誣矣。

至始皇之坑儒士，實種因於挾書令，其意亦在箝制言者之口，始皇所謂「今乃誹謗我」，即其因素也。此事李斯亦應負重大之責任。始皇性情固殘暴，助長其殘暴程度者則爲李斯。蓋始皇對一切事情，本胸無成見，遇事則「下其議」，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而李斯每恃其雄辯排斥衆意，以遂其私，始皇不明其意之所在，以其貌爲客觀，言之成理，故凡斯之所言，無不信任之，準此以觀，則始皇之所爲，純屬被動，情有可原，但其爲一無能之暴君亦於此可見。始皇之暴行不一，李斯不但從未諫爭，且每促成其暴，事例至夥，無庸備舉。吾以爲始皇爲一善從人意之君主，凡其殘暴行動，如以懇切之態度詳陳利害是非之所在，其意未始不可回；倘存抱薪投火之念以激其怒，亦足增加其事態之嚴重性，本文所舉之事實，均足證明，茲再舉一與坑儒有直接關係之事，以證吾言之不謬。侯生盧生二人，爲坑儒之導火線。當儒生被坑時，李斯方爲始皇所寵信，始皇氣勢正盛，[illegible]無諫之而反遂，故無敢再諫者。梁山宮之役，李斯已失歡於始皇。嗣後侯生被獲，乃暢言始皇之過而得免於死。事載劉向說苑反質篇。其言曰：「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黔首匱竭，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

，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今陛下之淫，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淩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陛下之佐（指李斯輩）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侯生者，始皇欲得之而甘心者也，其言倘足囘始皇之意，如李斯本其良心對始皇善爲誘導，則始皇未必不爲明主，秦或不致於亡，斯亦不致死於趙高之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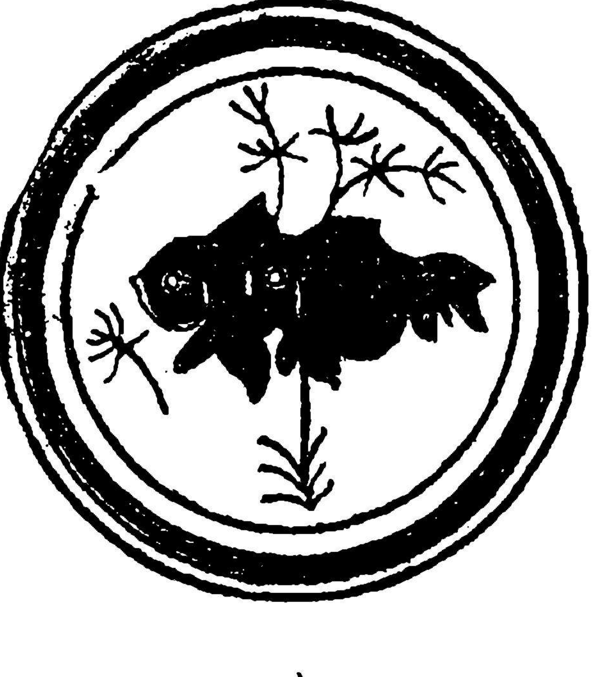
四

王充論衡死僞篇引焚書坑儒事作無鬼論云：「始皇無道，李斯無狀！」以「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也。始皇之無道，爲李斯無狀，不足宰相之材，假公濟私，以快一時之意，置國家人民於不顧有以造成之也。劉向云：「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六國爲秦所幷，秦亦不免於亡，其弊在「游者主事，」而游者各懷私心，捭闔縱橫，乃其登龍之術，其爲謀也，厚於其身而薄於其主，此亦所謂不勝其職，致亂事害成，而尤以李斯焚書之舉爲甚焉，秦安得不亡。

廿五年夏與曹子振鵬等作華岳之遊歸而賦此

王洒瀋

崚嶒華岳拔地起，一步懸崖一步奇，千尺幢高削壁立，攀欄猿臂走天梯，梯接北峯樓倚雲，（北峯倚雲樓）欲駕蒼龍翥北溟，（過蒼龍嶺）下臨幽壑無窮極，上懸白鍊與烟凝。朝暉烟合兩相還，人在虛無縹緲間，翠葉落花新雨後，天鳥行空意自閑。扶搖直上仰天池，落雁峯前古木支，俯首羣峯諸屹立，天外黃流壯太虛。煮茗石鼎叙南峯，（華岳首峯）引吭高歌萬壑鳴，激越清揚聲浩蕩，猛士何妨賦大風。大風歌處起哀思，嶺南冀北雨風時，國難更兼家難急，雄心常與素心差。振衣千仞情何限，獨立蒼茫自詠詩，明月青峯常自照，山靈毋笑我來遲。



直布羅陀印象記

[illegible]厚

自從西班牙戰事發生，關心世界政治的人，對於英屬直布羅陀在將來的戰事中，佔甚麼地位，有各種不同的推測。作者因回憶今年回國時，遊直布羅陀的印象，爰泚筆記之。

直布羅陀是天下第一座要塞，天然的地形和人工的建築使它成爲世界上最堅固的防禦工事。這樣的「要塞重地」，一定是「閒人免入」了；那裏還可以去遊逛？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直布羅陀除了幾塊禁止汽車，馬車通行的牌子外，對於步行的老百姓或旅行的外國人，一概許其自由行動，我們看不出要塞司令部有防止遊人自由的意向。也沒有限定的路線，也沒有什麼不許人逼近的地點，我們可以很自在的沿着海岸走，參觀堤岸，浮墩，船塢等等；再南行，可以看見十幾座砲台突出的工事部份，也可以向砲台裏張望，多半是空無所有。通過兵房，觀摩防海用的大砲，都無人攔阻。除了攝影和製圖外，遊人是很自由的，不覺得這是具有絕大破壞力，干戈森嚴的重鎮。如果有人走失了方向，或者有什麼疑難，那些高個兒的蘇格蘭兵士，很和藹的用他們道地的方言，向遊人指導說明，好像英國人全沒有什麼秘密似的。這是直布羅陀給我最深的一個印象。

凡從西班牙來的人，沿着直布羅陀的舊堤走；經過一座中古時代的城門，就到正街(Main Stre:t)，街上都是近東，地中海南北岸的人民和商店，再繞過遊戲場便到歐洲嘴(Eu:op: Point)這是直布羅陀的最南端，晴天的風景是很美麗而遼闊的。城市的北面與西班牙交界的中立地帶相毗連。半山上軍官們的住宅，庭園，蓄水池，都很整潔雅緻。遠遠的望去，山嶺起伏，青翠柔媚，那便是浪漫的西班牙。正南與西南有非洲的石山對峙，又險峻又引人入勝，西屬休達港 Ceuta ，也遙遙可見，正東與東南，海水環抱，形勢雄狀，風景眞是不壞。

我們任意走了三四小時，太陽曬得很利害。休息下來，不禁自問：直布羅陀是要塞區，不是風景區，除了這些天然風景外，我們看見什麼沒有

呢？這眞是難於答覆了。

在海軍方面，靠着岸有一艘戰艦，在港內有一隻魚雷艇，在船塢裏有一個練習射擊用的浮動靶子，在城裏有不了幾十個海軍士兵，都把帽邊翻戴着，看不出他們是那艘兵船上的。在陸軍方面，那些看得見的砲台，都是建築得很堅固，多半沒有武器的裝置，還有營房，官佐宿舍，儲藏室，幾隻探海燈，軍用望遠鏡，幾座高射砲，還有幾挺三十八公分口徑的砲身，或是陳列在公園裏，或遺棄在廢鐵廠，都是舊古董了。軍事方面，我們能夠看得見的，便止於此了。

直布羅陀有它特殊的地形，並不需要人工的防禦，遊覽的人就根本看不見重要的東西。三個最重要的山峯，和到中峯的吊車，都只能在遠處望見，但是沒有路可以上山，也無法走近吊車的起點，也不知道他們防軍是怎樣上去的。直布羅陀南端的東岸是沒有居民的，除了一條通過兵營的路，無法可以達到東岸。不幸，這條路上恰恰有一塊禁止行人通過的牌子，（守衛或障礙物一概沒有）當然，要塞的秘密是不許人看的，直布羅陀半島上面這座四公里長，一公里寬，高出平地四百公尺的石山，無疑的是掩蓋着一種偉大森嚴，不可毀滅的要塞工事，因爲地形的巧合，就是訓練有素的觀察者，也只能看見一些工事的輪廓，而這些工事又絕對不是重要部份，用二十一公分口徑的砲火就可以擊破的；不過是一種幌子罷了，重要工事全不在這些。有很好的望遠鏡，還可以看見幾百年前亞剌伯和西班牙人所築城牆的路線，及各碉堡的地點，但是新式要塞的威力，無論日夜都是在極嚴密的埋伏之下，一點也不見。專家們却說直布羅陀的砲火，比一九一八年歐戰中最大的砲火集中威力，還要大幾倍，我們在沒有到過直布羅陀，常聽見軍事專家說，這半島上面有大礮千餘尊，我們是很懷疑的，就是彈藥供給問題，已難於解決。及至看過這地方纔知道這是絕對可能的。並且，在情理上，直布羅陀之得失，即英帝國主義之存亡，英國之成爲海上霸權建設一世界的王國，亦自得直布羅陀始。直布羅陀在戰略上地位之重要可知，因此我們不能不相信英人已竭力建築這半島上的防禦工事，千餘尊大砲，是不爲過的。

從西班牙京城馬德里經過亞爾其西拉（Algeciras）到直布羅陀的路上，後面一段，山巒更替，巍峨雄壯，初遊的人，如果火車誤點，每個山都可誤認作直布羅陀，及眞到直布羅陀——英人簡稱曰「石山」（The Rock）——就是沒有四周的海水，誰都能一望而知道是直布羅陀。照地形看，從西班牙來，山勢漸漸消沉，在直布羅陀幾公里以前，已經全是平地，高出水準線，不過幾公尺，爲什麼到直布羅陀又突出這樣一座山來？並且東北懸岩削壁，西南山麓雖如階狀，也很險峻，山高四百公尺，而積至七方公里。地質學家儘管用種種學說來解釋，——譬如說：直布羅陀是從非洲北岸，經過地形的變遷，而分裂脫離的——爲什麼在這地段同類的山，都崩潰無餘，而這個侏羅時代（Jurassic Period）的石山獨能聳立而雄視。眞是一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

這山本身已經奇特了，但是地球上類似的山，仍不在少數，它的地位

，恰巧在地中海的盡頭，這纔使它在人類歷史中有不可比擬的重要性，獨一無二的特殊性。——有人稱夏威夷爲太平洋，新加坡爲印度洋之直布羅陀。這種比喻，太不恰當，夏威夷雖然是很好的海軍根據地，但是四面皆水，並不能阻止敵人直達美洲大陸。新加坡軍港即令築成，仍不如直布羅陀之嚴緊，並且政治意義，完全不同。——

直布羅陀就是地中海的咽喉。地中海各國，除法，西外，沒有直接到大西洋的海口。凡是靠直布羅陀爲出路的國家，非同英國交好不可，然而這個地方的重要，直至最近幾百年纔有人確切的認識而把握着。最初是非洲西北部的回人（白爾巴人（Berber）和亞剌伯人）佔領此地。那時美洲尚未發現，又沒有火藥的武器，他們未能利用這天險。後來西班牙人，在他們強盛的時候，屬地遍五洲，本來大有可爲，但是他們的心理，已爲權利所飽和，當時沒有注重這天險的重要，及至覺悟，已經是「悔之晚矣」。

自從美洲發現，証實了地球是圓的，英國人更注意到這圓球上，各洲相通的大路，只有那麼幾條，最早也是英國人認識了直布羅陀的重要性。一七〇〇年西班牙老弱無能的查理士第二逝世，奧國的赫勃司堡（Habsburg）皇室與法國的布爾朋（Bourbon）皇室爭繼承權，在這一次戰爭中，英國是助奧國（當時奧皇統治德奧，普魯士在名分上亦其屬下，）的。英國海軍上將路克（Admiral Georg Rooke）與德籍喬治太子（Erbprinz Georg Von Hessen-Darmstadt）於一七〇四年八月突然襲擊直布羅陀的防軍（當時僅一百五十人。）佔領後，遂成爲英國屬地。法西兩國失利，急起圍攻直布羅陀六個月之久，竟不能下。第一次，一七一三年在烏特立西特和會(Peace of Utrecht) 第二次，又在圍攻無效之後，一七二九年的塞維拉的和會（Peace of Sevilla）法西都不得已而承認直布羅陀爲英國屬地。

自一七七九至一七八三年，直布羅陀又被圍攻四年之久，法西聯軍，施用當時最新式的海上兵器，亦被英國擊沉海底。從此以後，亦無人向英國爭取直布羅陀。歐戰中，同盟國竟沒有攻取這個要塞的企圖。

最近一年以來，因爲義亞戰事和西班牙內亂，直布羅陀又被人注意了。飛機與潛艇的運用，它的威力已遠非一七八三年時代的武器可比，因此，大家都要問一問，今日的直布羅陀，是否還有軍事上的重要性？一般英國人士，已不相信直布羅陀軍事上的價值。他們以爲這種要塞是陳舊了，經不起新式武器的打擊，尤其是英國的外交界，喜歡作這樣的論調。他們說歐戰時，德國的潛艇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已通行無阻，何況現在空軍的襲擊，又防不勝防，要塞的大砲，固然可以封鎖海峽，但是地中海的直徑超過大砲的射程百餘倍，所以直布羅陀又不能保障英商在地中海的安全，這

稱論調，已有各國軍事專家檢討過，我們雖是門外漢，也可以作一種綜合的觀察。

歐戰中，德國的潛艇，雖是很活躍，但今日各國的武器都更精備了。水底聽音機，水雷裝置，魚雷之製造及使用，都有長足的進步，將來的潛艇在軍港防禦區內，能否活動，很是問題。何況潛艇作戰，對於高居山頂的要塞是無所施其伎倆的。空軍方面，英國人說，那掩護要塞的石山，有被轟炸而崩潰之虞。那時陸海軍再以重兵圍攻，則無險可守了。這種論調最普遍，但亦不足信。關於空中戰爭最近雖有義亞戰事作參考，但亞國是沒有空防的國家，與西班相遇，又是不同。空軍對於戰艦的效能，在軍事專家方面，已是議論紛紜，對於這樣一座堅固的不動要塞，飛機能够怎樣施用威力，更是難說。專家們多承認飛機要實行對要塞的轟炸，必需飛入高射砲的射程內不可。飛機的遠近，高度，角度，早為敵人所測知，無論多少飛機，都未能達到任務，反而先不能自保。在夜晚或濃霧中，飛機可以儘量投彈，但是專家們正嚴重的研究世界上火藥出產量的問題，他們認為要破壞直布羅陀的防禦工事，那裏去找這些硝酸和甘油？何況要佔領直布羅陀非由步兵從最險峻的東北岸進攻不可，東北的陸地又屬於西班牙，要進攻直布羅陀，又非先疏通或強制西班牙不可，這更是難了。因為西班牙的中立政策是在憲法內有明文規定的，攻取既不可能，只有圍困。但是直布羅陀儲有好幾年的食糧，自製水電，居民都有防毒面具，防空地下室。所以，從政治，地形，建築，軍備各方面看，二十世紀的直布羅陀同一七八三年的直布羅陀一樣，它可以抵抗任何勁敵而不動搖。並且英國的敵人，要給英國以致命傷，決不從直布羅陀下手。英倫三島不降敵，直布羅陀亦無屈服之一日。

英國在地中海的軍事根據地，如馬爾達（Malta）及戰時可以據為己有的各島嶼，都不能完成英人在地中海的安全綫；然則直布羅陀的意義在那裏呢？它的意義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它消極的意義，就是能够封鎖地中海國家的出路，斷絕他們海外的供給，英國不能安全通過地中海，還可以繞道非洲到近東或遠東，不過是時間問題罷了，相差也只十四，五天，而直布羅陀的封鎖，英國可以任意延長。所以政治的中心問題是：「如果英國實行封鎖政策，地中海的國家，因為種種原料的缺乏，能够支持到若干年月？」這已是很專門的問題，我們不暇討論了。

綠園談薈

黃花岡之側面談(三)

綠園

張氏辦公室，在署內煖閣門（舊制，公署大堂設案之閣，曰煖閣，案之後有門，曰煖閣門，俗又稱二門，）之東偏，其地本不深嚴。再折而東，則爲幕僚治事之所，張文襄（之洞）督粵時所建，額曰廣益堂，取集思廣益之意，其額爲文襄手筆。煖閣門之西偏，有庶務處，（俗名帳房）再折而西，爲洋花廳，李文忠（鴻章）督粵時所建，歷任總督，皆在此廳讌見外賓，固署中最富麗堂皇之地也。廳之北，有屋數楹，幕僚某，攜眷居之。再北，即張氏之眷屬寓室。（俗名上房），粵督署內部，本非宏敞，大致東偏辦公之地，較爲質樸，西偏客廳及寓室，則略涉華麗而已。

起事之初，隱約聞槍聲二三響，張即出立於辦公門外，命材官出煖閣門外看視，有一人先回言曰，洋鬼子來進攻（蓋維時各國駐粵領事外出，皆[illegible]縛籐椅爲輿，命四人舁之，號曰洋轎，是日革黨之來攻者，其爲首二人，亦西裝截髮，乘坐洋轎，冒充領事拜會，故不解事之材官有此誤會。）張叱怒之。繼又一人至曰，大隊革命黨來攻。張急奔赴甬道，指揮衛隊，關閉煖閣門，發槍對敵。督署衛隊，原額只有百人。張先感其力薄，於三日前檄委守備金振邦爲管帶，募足一營，來署駐紮，藉增防守。金氏以月建關係，擬俟至四月一日，始行成軍入衛，按領月餉，便於截算，不虞革黨此役暴發之速也。（聞革黨初亦不擬於此日舉事，以機關已被破獲，迫不及待，故提前耳）故當時督署衛隊人數，仍爲原來之百人，每人懷挾子彈三粒（或說張督於原來衛隊，即不甚信用，故少發子彈，以示限制云，）事猝起，正手足無措，金方在庶務處計事，聞耗，倉皇趨煖閣門外，一面命人刀劈子彈箱，增發各衛隊子彈，一面攫取兩槍，右左挾持，奔赴階下，向革黨衛鋒，殪爲首者數人，革黨氣勢爲之小挫。終以寡不敵衆，金旋爲革黨轟斃。（事後檢驗屍體，累數十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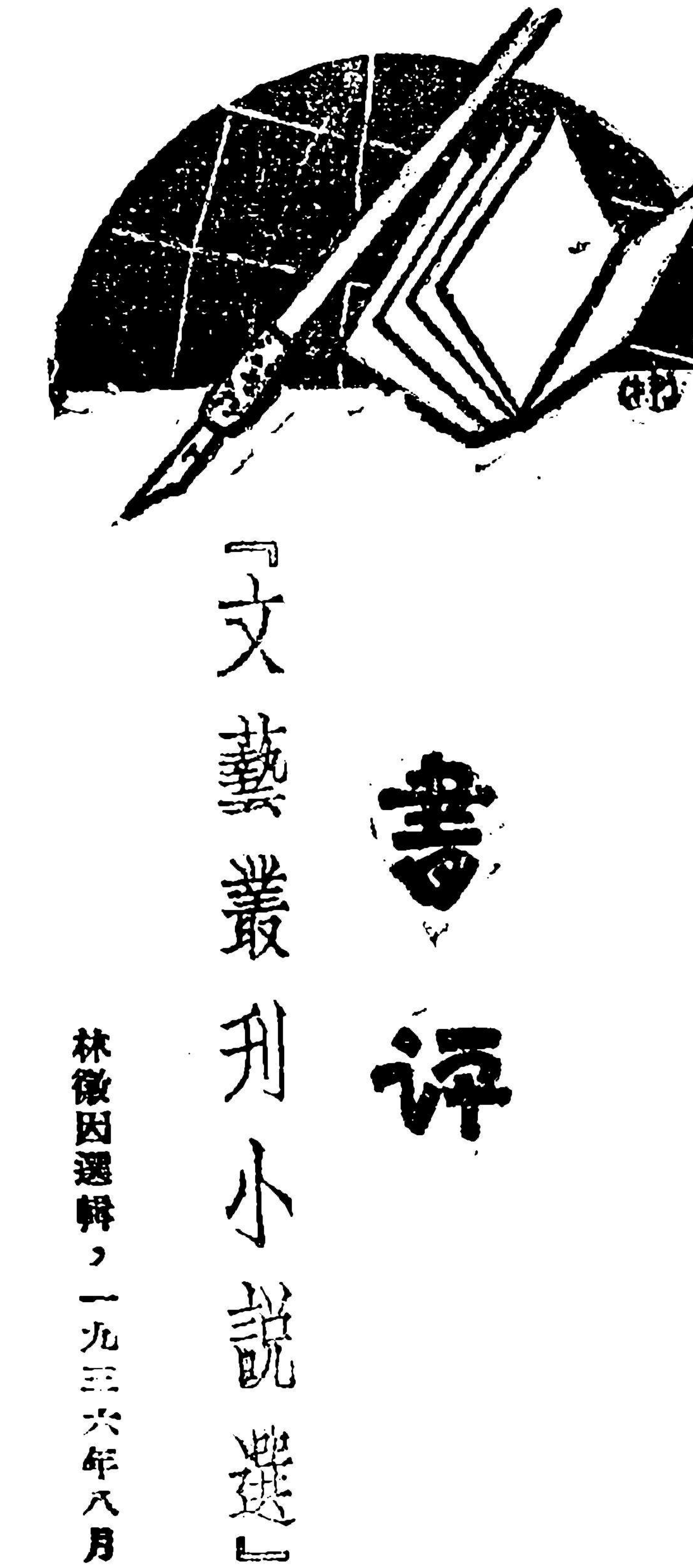
，幾無完膚，蓋革黨恨之深也，金原爲岑春煊部曲，以驍勇著名，）衛隊亦不支。革黨攻至煖閣案前。槍彈洞穿煖閣門。張仍屹立甬道中，揮軍作戰。羣幕僚熟視危急，強曳之趨東北隅。粵中質庫，皆崇樓數層，毗連東北隅一質庫，名致祥押，樓高出督署二三丈。材官某，趫健異常人，計欲拯張，亟自解其衣帶，及同伴二人衣帶，結爲長索，以一端緊繫張腰際，自執其一端，攀登致祥押樓巓，縋張而上。下樓出門，即署旁之正南街，東行百餘武，曰天平橫街，某提督之行館在焉，趨入其行館。各幕僚亦穴東牆出，同至某提督行館。張與某提督面授部隊機宜，分遣四出，會同廣協部隊，共千餘人，包圍督署，反攻革黨。

革黨之攻陷煖閣門也。炫於西偏之華麗，以爲張必在此間居處，羣趨而西。首至庶務處縱火，隨攻抵張眷寓室。張有老父，年七十餘，匿更樓上，張之妻妾，倒臥牀下，幼子女二三人，從僕媼啓後門出，避入民家。欲自張以下，若幕僚，若眷屬，及於一切男女僕役，凡百餘名口，無一死傷者。良由革黨不諳署內情形，誤走西偏，無一人顧及東偏，遂容張及各幕僚，全數安全退出，僕役亦隨之脫險。假令不西邁而東趨，則一網打盡。即某提督自東出援之師，亦無如是神速。諸先烈此舉，或即革命成功，無待武昌之再起。縱未成功，而諸先烈得從容進退，死亡之數，大可減少，可斷焉者。嗚呼，豈非天歟。

是日下午八時以後，各部隊收復督署，撲滅火勢，搜殺黨人淨盡，大局粗定。惟傳布政司陳夔麟勸業道陳望曾法政學堂監督夏同龢失蹤。是三人者，午間同參列憲政會議。會議，有所接洽，同趨煖閣門外東偏之司道官廳晤談。會變作，避入其旁之關帝廳，匿神案下，夔麟初欲解帶自經，同龢勸以督署被燬，張督生死不明，苟張督遇害，藩台尚須攝督，收拾時局，不可以死。望曾惟念及家屬消息隔斷，潸然出涕。遲至九時餘，廣協部隊，巡邏到此，以火燭之，始得三人，護送回署。午間，則中協何品璋，候補知府李象虔，乘輿行雙門底（街名）道中，値革黨晉城，誤遭槍擊，身受輕傷。是役闔城文武官吏，除金振邦外，又無一死亡者。

自變起以後，閉城大索兩日。黨人之未逃出城者，頗難倖免。（間有少數人望門投止而免於難者，自有黨史紀之，無煩覼縷，）亦有非黨人，而因已去辮髮，嫌疑被捕者，如名畫家湯某之弟。湯時爲督署助理員，其弟某，甫自日本回，西裝截髮，執至某提督行館，晤乃兄，力證非革黨，獲保釋。故無辮崽（粵語）於彼時殊爲危險。亂事即定，四城交通回復。慈善家潘達微，命人分投檢拾屍體，都凡七十二具，請諸張督，相擇東郊之黃花岡叢葬之。民國後，華僑斥巨資，爲營墓道，壯偉如帝王陵寢。中委鄒海濱，爲樹豐碑，記載烈士姓名。今之游百粵者，殆無不曾至其地低佪流連者矣。

張氏自經此役後，雖與某提督棄嫌修好，然終慮其不爲己用。特奏調龍濟光領兵萬餘人來粵，位置以鎭統，此爲日後龍氏據粵之張本。是年六月十四日，某提督又遭黨人陳敬岳轟炸創傷，怵於黨禍，自是避居黃埔，不入省門參預軍政，武昌事起，與黨人謀以海軍反正。張不能制之。迄九月十九日，張棄城遁，粵省獨立，某提督與有力焉。



『文藝叢刊小說選』

李影

林徽因選輯，一九三六年八月，大公報館出版，頁三二六，價四角五分。

熟悉過去三數年北方文藝活動的人，當能理會三年前在天津大公報上，透着一點驚奇，都麼突然的出現一個純文藝副刊，執筆者多係知名之士，所刊文章又係在一種純凝一致的目的下寫成，標榜雖不炫耀，却就由於那分爲久旱文藝田園乞雨的好意，立即惹引愛好文藝的讀者所重視。刊物名『文藝副刊』，每星期三六刊行一次，它給讀者的第一個印象是老實，其次爲沉默。有人瞭解「埋頭苦幹」這一語辭的所含，且常留心到這刊物的一切，便知彼此的接近，不僅是一點虛僞的誇張；『文藝副刊』幾年來的貢獻，恰正稱得起是埋頭苦幹的結果。事實上，這刊物自創刊以來，各方皆有評論，毀譽交加；然它能有一貫的編輯方針，以老實的工作答復鼓勵，以沉默的努力答復責難，在近乎寂寞的勤苦耕耘下，終于有所獲得。這該爲注視文藝向上生長的人所喜悅的吧，我們終覺得，這喜悅僅屬於預期的證實，不甚值得特別快慰；成爲莫大驚訝的乃是，就在這每期僅能容納九千字上下的小刊物上，居然能隨時發現極有分量的創作，這話頗爲超卓。

我們願高興的報告給讀者，現在這若干篇可寶貴的結晶，又有編選輯在一起，刊印成書的機會，爲的是求閱覽及保存上更進一步的便利；對於那麼一部飽滿結實的選集，（被列入大公報文藝叢刊的『小說選』，）我們由不得爲了一點喜悅，願願把那書介紹給讀者，且願說明我們對這書的意見。

『小說選』由和刊物有比較深切的關係的林徽因先生選輯，共選創作三十篇，約二十萬字。這是一個極能合人高興的數目，往常零碎的印象，總會覺得『文藝副刊』容量的窄小，只能適宜刊載一些短短的小說，散文，及理論文字，然和它接觸的時間比較持久，便能理會刊物編者是那樣肯於爲讀者設想，適當的支配篇幅，且儘可能的方便，隨時給你分量沉重，字數較長的創作，或是論文閱讀，不致在任何一方有所偏持；（註一）由於刊物是屬於文藝方面的，編者努力刊載創作正爲刊物的長處，且亦顯見它能忠實的完盡一個文藝刊物的職責。『小說選』則是沿着過去『文藝副刊』在這方面光榮的收穫，一脈相承，期望能作到精采完美的選輯，成爲值得

關懷及保存的一個書○

如其名稱所指示，『小說選』僅爲大公報『文藝副刊』所載文章的選集，範圍當極窄隘，且是選書又有個時間的限制，材料想頗窘迫○難得的是：『小說選』倒頗爲美滿豐富，篇章多，人手又復不少，在佔有三百餘頁的二十萬字創作中，概皆達於頗高的水準，這不是近乎奇蹟嗎？老實說，這個選集正是一本創作的結晶，代表這一二年創作界部分的收穫○所以我們願說，這是一本充實的讀物，一般期望閱讀優秀創作的讀者不該隨便忽略了它○

目前我們尙缺乏一種豐富充份的參考材料，來指明選輯人對工作是否謹嚴；由於疏忽遺漏乃至偏頗淺薄是不可原宥的錯誤，編者對所選的書有無能避免的完全責任担負○然我們不妨藉着一點想像，從林徽因先生所寫『題記』中，見出他的認眞態度○編者期望這個選集能遇到它的公正的評判者，且表示不怕一切讀者的誠實反應，由於『作品的估價永遠操在認眞的讀者手裏○』但最大的忠實處，要在藉着這次選輯，編者說明了自身對作者與作品的見解，爲了藝術的眞實，直捷的提供了創作之至高造詣的理想準則，意見之眞摯懇切甚值得我們深深的思考。亦就由於這種認眞的態度，對於工作編者方不會馬虎潦草，隨便敷衍，『小說選』之所以值得保存閱讀，固是由於原來『文藝副刊』能儘量介紹優秀創作，亦在這選集編者肯於儘量選輯這類優秀創作○我們敢說這本選集之所以會成爲精采完美，至少是經過選輯人的愼重考慮，苦心别擇的○一本好的選集永遠得伴隨一位認眞負責選輯人；對於這種永不磨滅的理想，由於『小說選』編者懇摯虛心及內容之豐富美滿所給與我們的若干正面啓示，而愈加堅定堅持的信賴○『小說選』正給我們一個好的選集的榜樣，雖然不一定是理想選集之至高的榜樣，（那書在編選方法上，尙有若干可資討論之點○）就這點選輯人之認眞與負責，便全然可爲全書之結實飽滿期許，在滿是粗製濫造的低劣選本充斥下，全屬珍罕可貴的○

然『小說選』亦有那頗成問題的幾點，爲全書之甚難彌補的缺欠，我們願提出的是：選材年代的劃分，以及各篇排列的次序，概皆呈現極不規則的狀態○選輯人曾表示選材範圍之取準乃至年代之限制，爲第一年『文藝副刊』的短篇創作小說；據我們所知，『文藝副刊』創刊自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到次年八月尾似爲整整一週年，然則『小說選』若加嚴格限制，有個明顯的事實爲依據，似不必另選第二年中『文藝副刊』所發表創作的少數○（包括「鄉約」「享福」「模影零篇」「書獃子」等數篇）然我們的意見認爲，選輯人似不妨能將範圍稍稍擴大，或能較目前這樣漫無規則情形更好○『文藝副刊』歷史極短，自二十二年九月創刊到二十四年八月尾無聲無嗅的改易名稱，爲時僅兩整年，這點沿革想來一般留心到這刊物的人大約皆清楚明白○『小說選』編者何不就『文藝副刊』二個整年所載文章着眼，作一周密的系統選輯？即僅就目前『小說選』的內容稍加整理，剔去多餘的且補足一點所缺欠的，使整個選材比例分量平均，（註二）則一本精湛完美的選集，期望便不太過奢，那書健全，且將會更有意義一點○（然果眞那樣，使『小說選』爲純然屬『文藝副刊』所載小說的精粹選輯，則蕭乾的「道傍」更應是屬於不相適合的，爲亟須抽出的一篇了○）（註三）總而言之，這些節目都細微，然爲了更完善的預想，一切喚起我們覺得都有它紛擾的必需○亦就根據這一點，我們更得指出『小說選』排列目

大方面的紊亂。『小說選』幾乎全然未會依照它所標示『按照發表先後排列』(註四)以致前後錯雜，次序顛倒，安排得毫無道理。(我們理會，這錯誤大半由於印刷時的疏忽，然我們更願說，這書的印行似未經選輯人的最後校閱，致陷於莫大奇異的錯亂)。希望以後有個機會，於再版時仔細訂正，能促成選輯人的負責，使這書不僅是一部豐實的讀物，且在任何方面，都經過一番審慎的手續，形質相互媲美的。

除去這點編印上的不慎以外，對於以每期僅佔一版的報紙副刊爲唯一選材來源的『小說選』，(想想那報紙期刊僅有極迫促的歷史及有限的篇幅，且那期刊又顧及性質，什麼文章都得刊載。能破格多列一些創作小說，還得感激到刊物編者的苦心盡力。)看其所選輯的材料，非特不似目前一般低劣選集之粗製濫造，反而篇章豐實內容健壯，篇篇都甚值得閱讀，我們實無法過肆譴責。『小說選』恰如選輯人在「題記」所說，是『一堆作者老實的成績。』這裏面明顯的陳示，一部分認眞作者對藝術的眞實信念，藉著表現，使自身了解與體驗能夠在讀者中間建立同一的感染，且所達到的造詣又皆極完美豐滿，我們方好說，這若干篇文章正好代表一二年來一部分創作的結晶，如我們前面所肯定。難得的是，這幾位認眞作者居然能藉『小說選』的輯印，有如各展所長的，使自身創作在這一本選集中佔有位置；這樣有意把各作者成就公正平允的並列在一起，爲我們造成對各作者有綜合的比較認識的若干方便處，是值得那些想對整個文藝創作尋求深切印象的讀者高興稱快的；對這種方便，我們願珍惜它且想利用這點機會，考察到這選集內所呈現的創作進展及缺陷。

『小說選』包括作者有二十五家，共計三十篇創作，字數雖不一致，然有一個顯明的傾向便是限於篇幅，各篇文字都極簡短。(註五)一般人常會把短篇小說看作爲字面的字數上的限制，初不知這限制的可能應該着重到創作之內質；我們願以『小說選』中篇章短小然却有良好發展的創作，指明即是短篇，仍可容有充實豐蘊的內含，達於甚高造詣的事實。(註六)有如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如若可以分開當作小說來看，則被選入『小說選』中三篇之一的「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這篇原在『文藝副刊』發表時，記得題名爲「一個同我過桃源的朋友，」不知何以改爲今名？)便恰是一個最合適的例證，幫助我們說明，優異創作不一定在字數篇章上有所拘泥，整個的相稱要在於通一和諧的融洽。這個簡俏的短篇全篇字數尙不及五千字，却那樣鮮明的雕塑了一具活躍生騰的人型，讀那短篇，我們滿可以觸見一個生氣蓬勃的靈魂，且隨時能毫不費力的洞悉那人型內在性格的深醇。就如我們似曾面對這樣一個人，淸楚他的一切舉動，明瞭他的感情理智間的浮沉，無形中對這樣活生生的人物我們有了愛憎。作者在給我們創造一個生動顯明的人物，眞實凸出，且剖示了能影響人們生活行爲的眞純人性，使一切都袒裸呈現。對於那樣在簡短的紙張上，以銳利尖刻然却令人感到輕鬆悅快的筆緻，鈎抹了一個人物的深切輪廓，又那麼跳動閃爍，我們好說，作者在藝術上所創造的境界爲無可比擬的。目前我們文壇出現那麼多傑出短篇創作，各都能獨創一分卓絕的境界，然我們仍願保留這一篇，爲目前創作之甚高的造詣，由於這乃是極鮮見的努力，篇章風格之奇拔俏絕幾近乎一種獨到的精緻，非是一點淺嘗所能追蹤。

明白了這些，便同樣可以淸楚『小說選』中另外的短篇之所以能有甚深的成就，概皆由於認眞作者在不放鬆的精罕的致力下獲得。我們當明白一

個作者的謹愼與細心處，且熟悉各當在這層意義下的所含，實相等於適當的節制；則短篇小說之同樣能有緊湊與細膩，非特不是奇蹟，且實係普遍的含有優劣劃分之判然的標準與成分。一個短篇原不容過分糟蹋字數或鋪陳事實，因而像不浪費字數與篇章在不欲過肆苛求下便極易成爲一位作者的美德。難得如季康的「路路」一篇，能在簡約中擅長於細緻的刻劃，使一個在單一方面生活的生存者作一種綜錯複雜的心理顯現，且有一個近於奇趣的多方穿插，爲通篇之不留餘隙的完整渲染。亦難得如劉祖春的「單姻劉子」一篇，在簡單的事項中顯示深醇永久的悲哀，全篇有一個甚爲恰切的描繪，精當適宜，毫不覺得冗長沓雜。我們理會，這皆有賴於作者對其所寫題材的深入，親切能使創作所表達的情節懇摯動人，亦會幫助讀者明瞭一篇創作之迫眞的誠實處。就如叔文的「小還的悲哀」中所寫，由於作者精心的佈置，內中情景之眞切便會爲人深深感動；這原因要在於作者肯於多化費一點想像，使一切都臻於完美。亦就爲了同一理由，我們覺得老舍的「聽來的故事」及張天翼的「善擧」都應該是屬於卓絕的致力，刻描爲異常精采的。

我們特別高興『小說選』中所列各家創作概皆具有其屬一已的境界，且所觸及又那麼廣汎，顯然隱示一點取材範疇的擴展。往日由於寫作者的草率與疏懶，使膚淺的身邊故事曾有一時期極風行，目前，我們慶幸，這種粗濫的製造已全然絕跡；各位作者皆在認眞的觀察和體驗下，掘取到廣大生活之各方面，使創作爲一種精鍊的眞實反映，無論那作者是在刻劃人生，或是剖示人性。『小說選』各位作者所寫的題材，便皆能容有一種屬整個人生之眞實的成分，爲極可貴的努力。我們不妨承認選輯人在『題記』中所指示，由於若干篇所選題材有個很偏的傾向，把描寫對象特別纏束到『農村或少受教育份子或勞力者的生活。』然我們亦不妨稍稍加以解說，認爲這不是一種趨時或盲從，乃是一點優越的進步，顯示作者對藝術的眞純；且所寫生活事件又絕不偶同，正好說明各作者之多方着眼，爲更深的發掘，我們實無可控制。就如寫同一人物，各位作者各有特異的看法，且所表達又各不相同，絕不能隨意抹殺任一個。『小說選』有寫在生活線上掙扎的老人的短篇凡四個，而各篇皆有其獨到處，便可說明偏的傾向不一定是非必要的，雖然過偏的發展究竟不是健全的發展。然我們所願置辯的是，『小說選』倒不儘如選輯人所說的那樣，缺乏創造力，或『藝術性的不眞純。』這裏面有以奇異的偶然安排爲故事經緯因而隱示人性的眞摯的，如楊振聲的「報復」，亦有藉一點回憶及時間前後對照下所發生的人事刻虐說明自然對人類的影響乃至人類對歷史的責任間的相互牽制的，如沈從文的「箱子岩」；看李健吾的「書獃子」寫一羣眞理佈施者的辛苦艱難，便可體會出理想和事實相距之遠，頑固迷信該是一切進步的阻礙，讀「模影零篇」中誠懇動人的記載，我們覺得那些深刻的描繪都應溯源於作者對所寫人物的同情上。一切題材的選擇與處理都容有作者之特殊的看法，一切人事的安排及歸趨，都有作者之超卓的素養爲依據；因而，對作品中藝術成分之是否眞實，乃無庸置疑。『小說選』特別有那頗具特異風格的幾篇，爲我們說明個性在藝術上所能影響，實極博大。如沙汀的「鄉約」，作者在極力創造一個屬特定階層的典型，仍保持了風格的一貫；在那分生澀別緻的描寫下，凸雕的呈現一個性格倔强老人的淸晰而貌，爲極難得的洽襯。又如蕭乾的「陰影」，雖簡明淺顯的描寫一段小故事，便因有

那潑剌爽利的筆緻支配，終于給與我們以極深的回想。如若平淡爽直亦能爲一種純樸的風格，則蹇先艾的「美麗的夢」，甥閉的「這年頭」，徐轉蓬的「失業」等便由於完整的結構與流暢的文字所交織的自然與熟練，造成水準以上的好處。這一切成就方面的優異，說明幾年來創作界的全般進步，爲認眞作者對藝術所保持的眞實嚴肅的具體表現，而若干創作所達到的充實偉大乃至持久普遍，則在顯示優秀作者對工作之永無止息的追尋，極值得敬佩，由於他發掘了人類靈魂之內在的深邃，或淳澹的表現了整個一己人性之調和或偏激，翻騰突躍，造詣至屬超絕。

『小說選』中所選創作，亦有若干缺欠遺憾處，代表近年來創作方面所呈現的貧弱狀態。我們願說，若干作者失敗大都在於文字技術運用的疏忽。創作表現之最低的標準，在於文字流暢，然創作現之最大的妨害，要在於缺乏變動。文字流暢能顯示運用的熟練，然若平易簡直且少曲折，則對故事演進及題材支配皆僅能出之敘述的方式，因而表現在創作裏的含義便全然消失。通篇在一貫單調的描寫下，毫無生命，如楊寶琴的「瘋子」一篇所寫，便是極合適的例。亦如振聲的「報復」，便因故事的敘述成分過多，缺乏藝術上眞摯的效果；我們且願說，那篇所以能感人，倒不是由於作者的刻劃深切，而因故事自身便有使人感動的成分。一般作者把文字技巧發展的可能性看得過窄，以爲除故事的眞實動人外，可以無須別求，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小說選』中多數短篇在表現上絕少特異處，且若干作者都缺少一種個性偏重的傑出風格，那原因恐怕要在這裏。特別在青年作者，這種風格的因襲最爲明顯；我們讀裘穀的「伍四嫂」，祖文的「避難」，除去清楚作者所寫的故事外，極難發現在描寫上，若干足能爲作者所獨具的東西，便知目前所盛行的因襲，實係一種通常的現象，特別值得重視的。

其次，有人忽視了小說與散文的分野，僅於描寫一段簡短的故事，發展結束都極單純，究不是一篇眞實的短篇創作。如宋翰遲的「一點記憶」便缺乏中心事項，有如隨筆。又如威深的「黎明」寫兩個不相連屬的片段，散漫瑣碎，忽略了結構的完整。我們理會，一部分作者太缺乏那種細心，對所寫題材多加觀察和思考，大胆然却貼切的表達深刻的人事變動，他們且有如技術不很嫻熟的畫家，雖費力描劃他所欲表現的景物，然就由於工具的不順手，他的表現終不能盡合人意，雖然工作的認眞已然給他指出一條可期望的途程。希望生活及信念，能造成一個多方面的機會，使作者有更方便的充實，得以學習研求確切所需要的，俾一切缺欠都能彌補。然則未來獲得之豐富與結實，在今日近乎預許的苛望下，我們當支付一點愉快了。

無論如何，『小說選』內容之大體的滿足，原應無可懷疑。多數創作都容有極充實的收穫，達於甚高的水準；然我們不希望甚高的水準即是最終的止境，因爲人類願望原無窮盡，且我們目前所達到的地步並非人力之至終的用盡，我們希望創作的水準不久仍能超越一點。只有水準逐漸提高

，才能表示人類永無寧息的努力；那麼，對於創作之更堅全完整的進展，我們不是應該建立一種滿是熱忱與迫切的期望嗎？

二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天津。

（註一）『文藝副刊』所載論文概皆屬於一般作者對文藝的老實的意見，陳示全係根據執筆人的切身經驗或心得，不誇大，不盲從。且文章有一個特殊點，即絕對的不湊趣，幾年前甚爲囂張的若干文藝上的鬬爭，全沒有這刊物的份兒。一般作者皆把文藝看作爲很嚴肅的存在，就這一點，恰可以醫救目前一般讀者爲應付市場文字的不潔因素所傳染的毒質。希望相伴『小說選』，『文藝副刊』所載論文亦有個選輯在一起，刊印成書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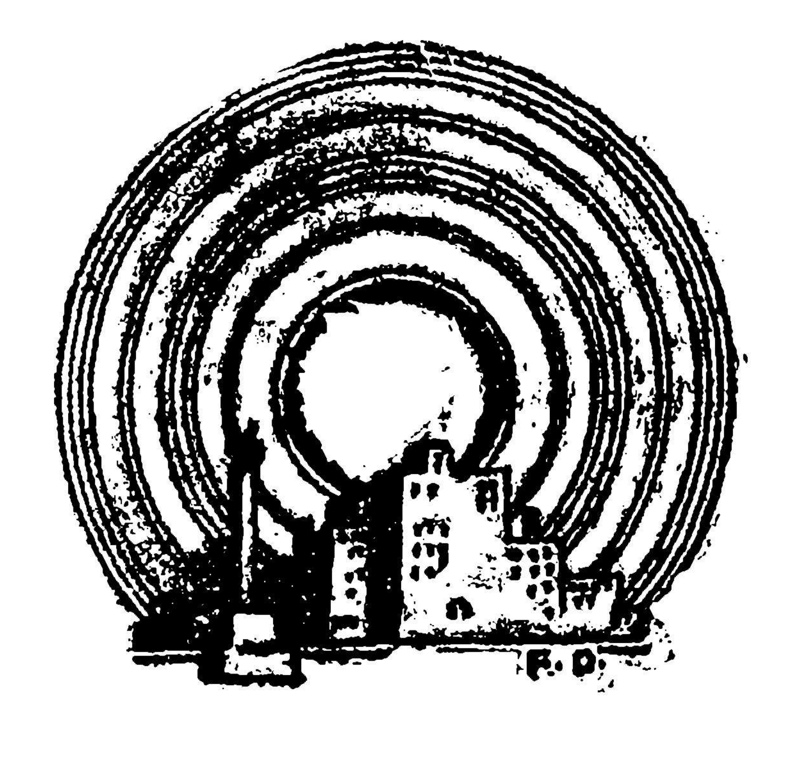
（註二）目前『小說選』所輯第一年文章過多，第二年分量過少；無論就作品成就乃至篇章支配着眼，『小說選』都顯見不大公正平直。

（註三）「道傍」一篇係載二十四年九月份『文藝』星期特刊上。『文藝』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應該是屬於『文藝副刊』的繼續；我們卻終覺得，「道傍」之所以不應輯入『小說選』，乃是由於這點名義上的區別，不能不劃分。

（註四）發表於「文藝副刊」第三十一期的「小蔣」照理應該排在楊振聲的「報復」（載三十二期）之前，七十三期的「求恕」亦應列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七十四期）之前；寫於一九三五年的「鄉約」及「失業」等篇都應於較後的。這裏所指示的僅爲一小部分，另外次序顛倒的誤植仍極多；我們以爲，這書倘能再版，全書次序都應重行排過。

（註五）除「書獃子」及「道傍」兩篇一萬餘字外，其餘都未超過萬字。最長者不過八千字，最短有一千餘字者。

（註六）較長短篇能有充分的發展及鋪陳，使表現爲卓有餘裕的；然篇章短簡亦有其不可抹殺的好處，由於它能在精鍊的致力下，給人一種機警的印痕，持久不滅。



外論介紹

中國統一與日本之對華政策

「日本評論」九月號

本篇爲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記者太田氏所著，原文甚長，茲介紹其要略與結論於下。

中國共和政體成立以來二十五年，國內的統一，以前雖然在形式上由國民黨完成了，但在實際上封建的地方權力仍然存在，這不特爲其國內和平與發展的障碍，並使日本與世界各國認爲中國之統一永遠不可能。然在最近因西南政權之解消，其國內統一大爲有望，各國認此爲中國行將統一的機會。因其對華觀念的變更，致使各國的對華政策，亦不能不隨之改變。現在的中國，在國內與國際雙方，皆遇有很大的機會。

中國的統一形勢，並不是最近始有進展的。以滿洲事變爲契機，即在向統一的方向展開。現在更確保了統一工作之實現性。九一八事變刺激了中國，而使之奮起，實行更生，在經濟方面創造了經濟建設的新時代，樹立了國民生活向上的基礎。在政治方面，則作成了國內統一實現的動機。有人說因西南政權之消滅，國民政府之華北方針與對日態度，忽然强化，此實淺薄的觀測。不用說，在其內政整理充實之後，其外交政策自將强化，而中國的根本方針，也是如此。不過正在實現統一的中國，決不至因西南問題之解決，即對華北中日交涉，表示硬化的。在實際上，恐爲相反的。中央政府與蔣委員長之地位既然强化，一方以抗日爲名而啓政爭的西南派分子又歸消滅，則國民政府必較從前更抱自信的心，而持愼重的態度，可以讓步者讓步，以謀懸案的解決，而盡其中央政府的責任。因國內之不統一與不安定，即在外交交涉之時，亦作不必要之討價還價，致使對手國家，受其影響，且彼此皆陷不利，故中國之新情勢，爲調整兩國關係起見，實應歡迎。

中國的統一行將實現，已發出東亞和平之新的光明。中國無和平，則

東亞得不到和平。不完成國內統一，則中國亦斷難得到和平。中國如無完全的獨立，則眞正之中日提携，亦決不可能。日本現在，非重新認識東亞與世界的大局不可。爲在國防上，經濟上，堅固的結合起見，日本非放棄華北的小異而就中日兩國之大同不可，日本並須實踐同世界的宣言。到那時候，方才是「以夷制夷」的不快用語，在中日外交上消失的時候。中日關係向在非常時的頂點上。要打開這種非常時，兩國皆有得一大政治家的必要。中國有蔣委員長，而日本則無此種地位的人物。日本以蔣氏爲對手以打開中日之非常時是最好的。現在的蔣氏也與一般中國國民一樣，若說他是「親日」，那一定是「假裝」的。不過日本與中國要同爲東亞起見，彼此以赤裸裸的姿態起而接觸之後，始能稀薄現在之抗日意識，而使「假裝」變爲「眞裝」。最後我要重複的說，中國的統一才是中日提携的基礎，才是東亞和平之光。現在中國的統一大業，行將完成，日本應該不顧他國，而率先予以援助。這是東亞安定勢力日本的義務，皇道日本主義的使命。

（子修）

新的三原則

Three More Principles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Sept. 2, 1936

胡適博士近在太平洋會議中說，美國與中國以計劃，國聯與中國以技術，英國與中國以資本，日本與中國以干涉。又謂中國不會無目的的死去，中國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果不能避免，我們要爲生存而奮鬥。」芳澤指責胡氏演詞，謂中國缺乏建設統一，內訌迭起，提高對日關稅，在滿洲建築平行鐵路，違背條約義務，壓迫日本人民，故滿變發生，皆中國不友誼行爲之結果。這種老調，聞之久矣。但在此次會議中有一點值得注意。美國代表麥克唐納認爲華盛頓會議乃一失敗，强烈主張列强應當承認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如果戰爭爆發，整個世界皆將捲入漩渦。世界曾想以戰爭來終止戰爭，但恐怕是以戰爭來終止和平。未來戰爭遠東兩大國家自然皆要參加，西方各國恐難兼顧，美國能否擺脫這種混戰，亦是疑問。麥氏謂，華盛頓會議未能眞正認識遠東情勢，他主張樹立三個基本原則來防止戰爭（一）自地理觀點看，承認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二）中國以自力維持其獨立。（三）日本應尊重列强在遠東之權益。此種論調，甚是動聽。我們有孫中山的三原則與廣田的三原則。孫中山的三原則，比較有許多優點。但是如果主張中國獨立，我們不去請求中國而去希望日本會重列强的利益，這頗有點費解。可是基本假定是，如果中國堅持要獨立，或以自力爲獨立而鬬爭，中國定遭失敗，所以只有日本能與列强保証。或則意思是中國應當按照第一項原則與日本談判中國獨立問題。

或則可以說，世界現在要抉擇的是和平與秩序，還是和平與正義，我們可以獲得和平，但不一定能得到正義。從根本上說，我們的思想與情感是衝突的。中日目前關係，很受過去的影響。當中國尙不需要美國計劃，

國聯技術，英國資本時，却需要俄國的干涉。結果中國飽受其害。有人說，人類歷史是一部戰爭歷史，但我們非常厭惡戰爭，時常想剷除戰爭。

如果我們能冷靜的思想一下，遠東的形勢可以略如下述。在中日對敵時候，遠東不會有眞正和平。是以中日問題應獲得雙方滿意的解決。如果中日糾紛不能獲得解決，沒有疑問中國又要親俄。因爲亞洲大陸發生危機，總是需大陸國家的援助。如果日本勝利，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自然不是空論了。日本將實行統治中國的責任了。中國也要變成日本的一部分了。英國在中國的權益，也就與英國在日本的權益差不多了。如果日本失敗，獨立的中國將如基瑪爾在洛桑條約後待列强一樣。列强的經濟權利將因實行政府統制獨占而變成最小了。如果蘇俄能支配中國，中國或則成爲一個蘇維埃共和國，那末列强就要完全被排斥了。

如果列强參加這種鬪爭，使中國自由獨立，中國將認列强阻撓他們對於經濟問題的自決，說列强的好意並不一致。是以用合理方法尋求快樂，並不能給列强很多滿足。總而言之，較好的辦法，還在日本，如果我們相信他們能勝任此事。這也是我們懷疑的地方。在今日沒有人願意用很少的錢來買不能勝利的馬票。是以經過冷靜推斷之後，列强的熱情也鎭定下來了，遠東的鬪爭是如此的不能制衡，並且不能常用感情來推理的。(季廉)

香港防禦問題

Hongkong's Defences

Shanghai Times, Sep, 4, 1936

據香港方面之報告，稱英國陸軍部計劃增强當地駐軍實力，並準備建造新的兵營。據聞新計劃實行之後，衞戍軍將由四營增至六營，而其間所需之欵，約在二千萬元以上。英國陸海軍在該市區駐防，在過去曾引起商民之絕大不安。當時即有人建議，陸軍應駐防於大陸或該島未開闢之南端，同時九龍應劃爲海軍之駐守地。但終以需費浩大，且香港近年情形衰落，此項提議未能立即實現，只得採一折衷辦法，將現在之駐防地保留，另外則在九龍島上修築彌敦路上之麥萊營房(Murray Barracks)與操場，在目下將一仍其舊，在九龍方面，以白田營(Whitfield Barracks)著名之印度兵營，則預備供將來專作軍事之用。

香港報告又稱，當局對於駐軍撤至九龍以後之防禦空中襲擊以保護全港民衆之策，業已籌備妥貼。港方當局似極重視此事。觀東京與南京雙方，時作防空之演習，倘災禍一來，港方似絕少倖免之理；縱該地永遠可以不受波及然亦不可不作一準備。同時吾人於此，亦可略能窺見世界大勢之所趨。不過香港究應視作商業之中心乎，抑應化作帝國國防計劃之一部乎？此問題爭議已久，卒莫能決。惟在過去若干年來，香港實兩者並用之衝；駐華英艦隊及陸軍司令部設於斯，而英國商務之發展，文化之推進，亦以此地爲基礎。上海距香港匪遙，因港方海陸軍之厚力，於危急之際，救援殊不困難，則對於實力之增加，當然無所用其疑懼。新加坡海軍根據時

時在增固中。縱此舉雖免引起懷疑，惟英方已屢作聲明，除保護該區域利益之外，絕無其他目的。香港有自衛之權利，夫如是，他人當然無所用其譏責也。

吾人試環顧全世，莫不在軍備擴張之情形中。據最近消息，鑒於德國軍備之擴充，法國將採取同樣的途徑，而準備大量添置槍械與軍火。蘇俄現役陸軍軍額約為一百六十萬人，墨索里尼則曾發表聲明，謂數小時之內，義大利可以動員八百萬人於戰場之上。人人以戰爭迫近眉睫自信，自無怪擴張軍備之風靡一時矣。凡此均為舉世所共知，吾人似殊無筆而出之必要也。（西泉）

西亂的決定因素

George Soule 著

Spain's Civil War

The New Republic, August 5, 1936

西班牙發生西歐各國多少年來最慘酷的戰爭，雙方都死命相搏，毫不放鬆，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幕生死關頭的鬥爭。

雙方都是許多不同的派別暫時結合起來的。政府在名義上是在共和黨左翼手中，他們在理論上是緩進的改良派，他們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他們是反君主，反天主教，和反法西斯的。但是他們太軟弱，對於土地問題沒有實在辦法。罷工騷亂，層出不窮，他們無法解決，他們不能除去社會不安的根本原因。

擁護政府的有左翼各黨，他們因為主張更急進的辦法，所以不願參加政府。其中包括社會黨，無政府工團黨，共產黨等。社會黨又分卡巴里柔與浦來伊圖左右兩派。（按卡氏已於本月四日組織新閣）。

叛黨發動於西屬摩洛哥，它的首領弗朗哥(Franco)很想照義大利式，建立一個獨裁政府。西國內的駐軍和衛兵多半要聯合叛軍。各種反動份子，如保皇黨，貴族，大地主，北方各省，保守的農民等都將為叛軍的後援。甚至於一向反對西王阿爾芳索的加洛黨運動（The Carlist Movement）也會附和他們。至對於將來政府的形式的問題，保皇黨，法西斯黨，加洛黨等，正和擁護現政府的各黨一樣，意見全不一致。

叛軍的軍火食糧等的準備很充足。他們的戰略是由南北兩路同時夾攻馬德里；他們希望一舉便可成功，使左派勢力措手不及。但事情的進行，並不十分如意，海軍還是效忠政府。北路叛軍又受到忠實於政府的軍隊，民兵，和武裝的農工的頑強抵抗。因此叛軍雖曾攻到瓜拉達瑪山口，但背後有許多重要城市如伊倫，巴薩羅納，阿斯杜里亞礦區等均在政府軍手中，故終不得逞。

因此叛軍失掉發動戰爭的利益，政府軍漸取攻勢。現時兩軍的勝負主要是決於軍火等的供給，現時政府軍佔有中部與南部各省，土地肥沃，食糧供給較豐，並可利用港口，從外輸入。叛軍佔領的地方多是山地，大半不通海，故供給的來源較貧乏。如政府軍有充分的大砲，軍火，特別是飛

機和炸彈，自然很容易使叛軍屈服。如叛軍有多數飛機，便可制止政府方面海軍的活動，並可自摩洛哥運兵入西，增援叛軍的力量，兩軍的勝負，大半靠這些因素。

這裏外國的態度是有決定戰局的力量的。德義兩國已因援助叛軍而受人指摘；法國雖有人民陣綫左派要求援助西班牙政府，但仍持不干涉態度。外國允許政府方面購買軍火，是很合乎國際公法的，但將軍火賣給叛軍，即令不違法，也認為不合道德。可是就今日微妙的國際情形來說，任何國家恐怕都不能公開援助西國內亂中的任何一方面。

不論那一方面勝利，對於敵黨的殘殺一定是毫不留餘地的，過去因為沒有如此做，所以才有今日的叛亂。如政府軍勝利，左派必更得勢，不過經此番大屠殺之後，革命工人運動是否還像從前那樣分裂，倒是一個問題。社會黨與共產黨是否參加政府，要看當時反動派是否完全崩潰，他們是否能實行他們的政綱。至於工團黨是否對於工人政府也一律反對，或看情形與政府合作，都是問題。（奉生）

德國經濟的出路

Otto D. Tolischus著

New Economic Steps are due in Germany

The New York Times, Aug. 9, 1936

這次世運會在柏林舉行，一般游客對於德國，得着了一種熙攘繁榮的印象。因此大家很願意知道：德國怎樣會做到這種地步？希忒拉是否作了一個奇蹟？他是怎樣會成功的？

我們要解答這問題，並不像表面來得那樣複雜。希忒拉對於這次的世運會是作成一個奇蹟。他對於大部分的人民，施以全國的總動員，簡直和要赴戰場去一樣。他動員的目的如何，唯有在將來方才能夠明瞭。在目前可以重視的一點，就是這種的動員，正在進行中。它使得德國脫離了經濟的蕭條，而變為強健與活潑。

但是每一種動員的遂行，是非得動用金錢不可的。當希忒拉剛執政的時候，德政府的財政，萬分艱窘。那末希氏的財源，是從那裏來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却要比較的複雜一些。

第一，他這種動員所需的財源，，和其他一切戰爭的動員一般，是憑藉借款的。實際上，政府無異在徵發資本和勞力，它對於後者給以低廉的工資，而對於前者則強其担任公債。

此外，經濟部長薩赫德博士曾經想出了許多新的財政措施，在這裏是不能詳述的，這種辦法，很有成功一種模範的可能。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措施，就是緩付外債，或是償還時，每元折扣成幾分，而利用這筆款項，去津貼輸出業或是作為國內的信用放款。

德國的公債額，究有多少，沒人可以知道，就是薩赫德本人，恐怕也不能完全明白。因為除去財政部以外，募集公債的官方或半官的機關很多，并且因為馬克本來就是個會變動的貨幣單位，（它在國內的價值是由政

府規定的，而在國外的售價，却要打六五扣到二五扣。）

據最精確的估計，德國的公債額約在五百萬萬馬克以上。倘使拿這個數字和英法的公債(不談美國)比較，就可以知道它并不算大，尤其可以注意的，就是德國的外債的減少。但是因爲了兩種原因，國社黨統治在財政方面遭遇到了打擊。

第一，就是公債顯然的已開始使得國內感受到嚴重的影響。其次，就是德國不能得到國外的信用放欵，他要購買他所急切需要的原料，也不能够，她就是想用輸出品作物物的交換也做不到，因爲輸出品雖有津貼，但是產量太少。

話雖然這樣講，但是我們并不是說國社黨的統治已遭遇到了崩潰。那是絕不會的。德國還儘有能羅掘的各種財源。其中一種便是對於外債，再徹底緩付。其次是勒派公債。最後，還有各國慣用的方法可用，就是貨幣貶值。

薛赫德氏將要運用那種方法，以及他何時使用，還全要看形勢決定。除非德美貿易的衝突能够解決，最近恢復的道威斯和楊沃溫證券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償付，一定是要停止的。

德國除非對外貿易的情勢有進步，貨幣貶值一舉，只是時間問題。此舉可以減輕公債的金貨價值，並且可以替德國開闢一個新的世界市場。據一般的推論，按照現在德國賤賣貨貿的貿易方法，倘使將貨幣貶抑到百分之四十，其結果對於她購買原料的價值，也只會增加到百分之十。

因爲上述的原因，所以德國贊成貨幣貶值的情緒，日見增加。倘使德國能一旦把握住國際貨幣安定的機會，使得馬克和美元英鎊重新恢復舊日的比率，那是并不足驚異的。

最後一點，一個國家縱使是獨裁制度，但是它對於經濟的定律，也是無法加以阻止的，雖則或許可以改變它的活動的時間。在歐戰期間，德國在經濟方面曾經奏了奇蹟，以後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期間，也是如此，不過每次她在事後全償付了可怕的重大代價，像德國現在這種樣子的出入不敷的霍揮，她是否能避免經濟方面的不良影響，還須時間去証明呢。

（歷樵）

德國復興農業政策

Anthony Ludovici著

Hitler and the Third Reich

English Review, August, 1936

德國在希忒拉治下，一切都改變舊觀，不但在政治方面，就是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習慣，也與前不同。其中最顯著的，當然是所謂『工人營』了。據最近的統計，目前全德此等組織，祗就男子方面來說，已經有一千三百所。這種『工人營』的目的，從文化方面說，是剷除階級的鴻溝，破除不平等的觀念，和提倡人民健康與尚武精神。同時，一班失業的工人，還可利用他們來開墾荒棄的土地，以幫助農業的發展。

自從凡爾賽和約成立以後，德國的百分之九．五人民和百分之十三土地，就爲他人所奪去，因之她的人口與土地的比率，較之戰前，總相差的多。尤其她的東西兩邊疆上的土地，喪失尤多，這對與她的農業區域，影響極大，所以從表面上看起來，她土地的喪失雖然祇有百分之十三，但是實際上的價值差不多就有百分之三十。加之，由喪失土地歸來的德籍人民，不下百萬，及改用機器後，一般失業的工人，也年有增加，如果政府不改善農業政策及救濟失業羣衆（一九三三年統計有六百萬人）的話，變亂的發生，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回到土地去』就變成德國的口號，而成爲一種普遍的新興運動。這種政策不但能够在她的邊疆上造成一個新的省份，而且對於土地的本質上，也可以有所改良，譬如那些現有的濕地，對地，荒地，以及國內其他部分，未嘗不可以把牠們變爲幾百萬畝的良田。所以現在政府已經成立了一個行政機關，專司人民的墾殖事宜；而且對於墾殖的人民，還定了五個標準：（一）須與農事有淵源者，（二）須爲大家庭，年二十五歲以上，已結婚者，（三）須曾參加上次大戰者；（四）曾在軍隊服務者，（五）本爲農人而被排擠者。

據一九三四年的統計，自實行以來，已成立農場六萬七千所，共墾地一百八十二萬七千八百畝，到一九三四年的年底，已增加至二百九十六萬四千畝。錄用墾殖的人，達一萬一千零九十四人。

說到『工人營』，凡是德國的青年，在十七歲至二十五歲的兵役年間，開頭的六個月，必須加入該營，加入的手續，僅僅經過一次體格檢查就行。每營共包括一百五十二人，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以外，還有時間來讀書和研究時事與其他的問題。

男子工人營自成立以來，成績大有可觀，據統計，直到現在止，已經開墾了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七立方英里的濕地，和幾萬畝的荒地和林地，而且，各種灌溉制度，也弄得非常的好，所以這些新開墾的地，比現有的四萬六千三百一十二立方英里的劣質的田地，要好得多。

『工人營』的組織，除掉男子以外，女子也有參加的，不過所不同的，祇是男子是强迫，女子不是强迫而已。她們的工作，和男子也有不同，主要的是學習農村家庭的管理，看護，烹飪洗滌等等，以便輔助男子，在新開墾的地方工作。直至現在止，也成立了五百營。

德國的農業復興政策，換句話說，也就是希忒拉的復興德國的基礎。

（蔭恩）

法國的前途　　Leon Trotsky著

Revolutionary Interlude In France

The Nation, Aug 8, 1936:

本年六月間法比兩國的大工潮，其意義有兩種不同的解釋。在法國左翼各黨看來，以爲這是「法國社會制度和平改革」的開始。可是在另一方面，右派各報如「巴黎時報」「倫敦泰晤士報」等，都以爲這正是法國革命的

先聲，未來鬥爭，必定日趨激烈，而且不可避免。現時法國的大資本家們，也理會到這一點，正在準備作大規模的鬥爭。可是一般小布爾喬亞型的政治家，却還在想力求調和。

現在正是七月中旬，法國工潮已暫獲解決，表面上似乎一切漸復原狀。實則普羅階級的內層和統治階級的上層，都正在磨刀霍霍，準備未來的大鬥爭。其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次工潮解決的辦法甚不澈底，而在崩潰途中的資本主義，却連這樣不澈底的解決辦法也已負載不動。尤其是一般小企業家們，四十小時工作制和假期工資照給的規定對于他們的打擊真太重大了；他們要避免崩潰，只有提高物價，削剝勞工和農民，加深階級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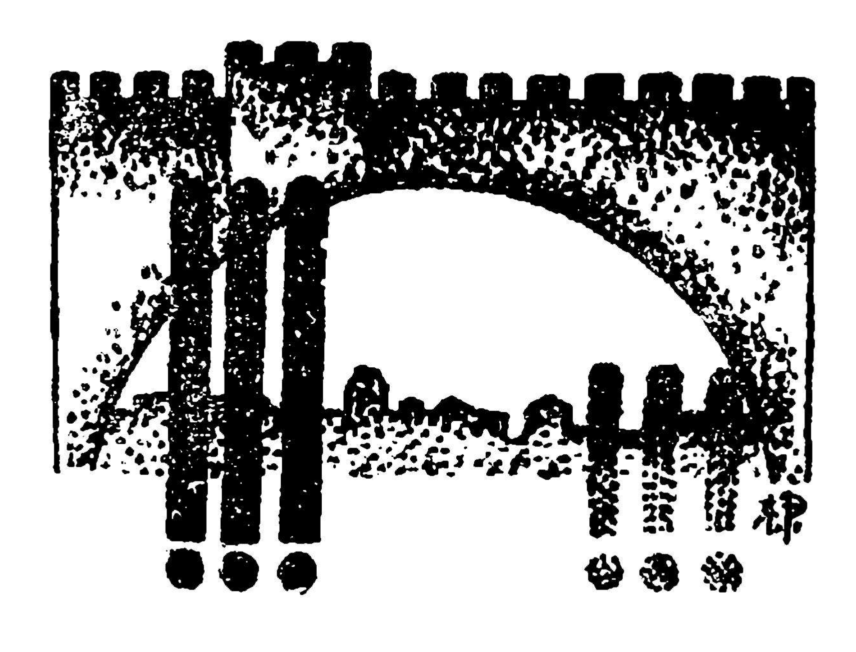
法國總理里昂伯倫（Leon Blum）曾經屢次公開宣佈他的經濟復興計劃，其要點是大規模生產，減低成本，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力。實則這一套法寶，都是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所唱的老調。歷史是不能開倒車的。只顧背後而不向前看的政治家，反足為進步之障碍。

政府要求大資本家讓步，大資本家又將他們的負載轉移到較小的企業家。小企業家要補償他的損失，自然只有減輕成本，改良生產技術，和增加物價。這對于都市的勞工階級，都有切膚之痛。

小手工業家，小商人和農夫們正在等待人民陣線的援助，他們的政治感覺雖較工人為遲鈍，可是漸漸地總會感到失望。人民陣線的根本矛盾存在于他的「中庸政策」之中。人民陣線的領袖們，惟恐對「中等階級」有所損害，抱定不侵犯舊有社會制度的心理，依舊在「歷史的黑漆弄堂」裏摸索。他們屢次公開表明其溫和的態度，說：「我們的政策是沒有奇蹟的。」試想，一個政府假如沒有一種「奇蹟」，沒有一種英勇的決定，不敢去改造現有的經濟制度，那末，一般小市民和工農階級，還能獲得解救嗎？人民陣線假如不能左傾，必將右倒。大資本家們正在等待這個機會，以便創造法西斯制度。

本年六月間的工潮對于統治階級誠然是一個大打擊，然而牠並沒有終止。這次工潮表明革命勢力的雄厚，同時也暴露出牠的弱點來，就是沒有領袖，缺乏計劃。不過革命勢力的增進，却無可否認。罷工前工會會員只有一百萬人，現在却已增加五倍。在另一方面，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資本家也正在準備挑戰。所以政府雖有禁止再罷工的命令，而未來的鬥爭終難避免。

從歷史上看來，每一次的革命運動都有幾個必經的階段，最初是革命大衆的勝利和統治階級的讓步；其次是革命領袖的被麻醉而失去信仰和統治階級的準備復仇；再次就是更尖銳的新革命運動之發生，其結果或如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之失敗，或如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成功。現時法國的運動自然也不能例外。牠的前途也只有兩條：或者是革命大衆失敗了，則法西斯制度即將隨之產生；或是經過激烈的鬥爭，革命大衆終于獲得他們最後的勝利。（丹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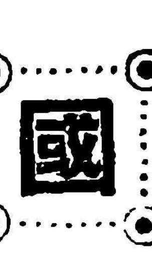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九月二日起
至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止

廣西問題，紛擾三月，本週經居正程潛朱培德等飛桂面晤李白，卒獲圓滿解決。自此不特和平團結，得告完成，即在對外關係而論，亦有不少良好影響。傳白崇禧氏日內即將赴粵謁蔣，更可而釋一切矣。 桂省善後，如財政軍政之整理，亦正在計議中。成都事件尚未有積極進展。中日雙方赴川調查專員均已分別東返覆命，日政府並已擬就交涉方案，交駐華大使川越，川越日內即將入京，正式交涉當可開始。冀察政委會設稽查處事已實行，雖範圍不如以前所傳之廣，但其足以破壞關稅統一且妨碍本國工商業則仍不能諱。綏東形勢尚安，聞察北匪軍，現正在擴充整理中，對擾綏將稍緩進。又傳德王已電京報告就任國大選舉錫盟總監督職。

國外時局：西班牙內亂戰禍仍殷。叛軍攻陷北部要塞伊倫後，聲勢甚盛，正乘勝向桑西拔斯天猛撲。其進攻首都馬德里者，亦正在近畿西南與官軍激戰中。西國內閣，已于四月改組，左傾色彩益濃，決竭力抵抗叛軍到底，和平希望益微矣。大陸方面，法波軍事借欵成立，兩國舊日同盟復活，此與德國積極在巴爾幹半島發展勢力比較而觀，意義益深長矣。




國內

桂局解決團結完成

自六月兩廣發生異動，中經陳濟棠之下野，廣東局面，已經改觀；而廣西則三個月來迄在紛擾喧吵之中。幸中央態度，始終持之以誠，本週經居正程潛朱培德諸氏親赴南寧，晤商李宗仁白崇禧二氏，桂局卒打破陰霾，獲得圓滿解決。

居程朱等飛桂經過

居正程潛朱培德三氏自抵粵後，曾電李白徵求對彼等赴桂意見，前月杪獲覆，表示歡迎，居程朱等三人乃於一日下午一時半冒雨乘蓀伏爾鈕型機飛南寧，攜有蔣委員長致李白親筆函，內容勸李白以民族利害為前提，協力完成國家統一。不幸飛至肇慶，突遇狂風大雨，中途折回廣州。一日晚居等再接李白電催入桂，同時侵粵之桂軍翁照垣部亦於一日由遂溪安舖撤退，準備回桂，免碍和平會商。居等因於二日晨九時半再乘福特機飛南寧，下午零時十五分到達，李白等迎入樂群社休息，即晚居等

與李白交換意見，並將蔣委員長及王寵惠之親筆函交李白。且由朱培德氏提出和平方案，會商歷三小時。李白對辦法內容大體認為滿意，惟有數項修正，朱即晚電蔣委員長請示，蔣委員長特派唐星三日下午二時飛南寧，參加會議，傳達意旨，請李白開誠協商，三日上下午均有正式會議。經朱等苦勸後，桂局和平問題，卒收良好結果。朱等乃於四日下午一時半偕同李白代表劉為章乘輪特機飛返廣州，下午四時到達，即謁蔣委員長，報告入桂經過。劉為章即將李白親筆函呈交蔣委員長，面述所提條件，並表示桂方承認中央和解原則，密談半小時始退。五日上午八時，蔣委員長召余漢謀，居正，程潛，朱培德，陳誠等在黃埔會議，對李白所提解決辦法，討論三小時，決定大致接納，細節問題亦大體決定。當由蔣委員長親筆復函，交劉為章帶桂復命，聞劉氏日內即可成行云。

廣西問題解決辦法

白居程朱三氏入桂後，桂局即已轉趨樂觀；而劉為章氏之抵粵謁蔣，尤為李白推誠相見之明證。故程潛氏于四日晚間接見新聞記者時，曾有「和平如織錦，善後即完成」之快語。居程朱等三人，並于六日向中央社記者發表共同談話如下：「正潛培德等此次奉命赴桂，與李德鄰，白健生，黃旭初諸先生相晤，經數次之懇談，並就政治軍事與社會上一般情形觀察，確知廣西將領之愛國精神以及國防見地，實與中樞年來救亡圖存之方針完全一致。尤其桂省對於民衆組織與訓練更有切實之努力與成績，全省軍民愛國情緒之熱烈，上下一心，甚屬難得。自經此次晤談，各以事實坦白陳述，對於國事前途，咸認為有精誠團結及統一政令軍令之必要。李白兩先生愛黨愛國，始終如一，當即表示擁護統一，接受命令。其光明磊落之態度，殊令人欽佩不置。蔣委員長對于李白二先生具申救國之意見，尤為嘉納，已命西江與南路各部隊即日開始調防。自茲精誠團結，在中央整個命令之下，共同一致，以努力于革命救國之大業，國事前途希望無限。特將經過敘述，當必為全國同胞同志所樂聞也」云。同日國民政府亦發表明令，李宗仁，白崇禧改任新職，黃紹雄仍任浙省主席。命令如次：（一）軍委會常委李宗仁另有任用，李宗仁應免本職，此令。（二）特任白崇禧為軍委會委員，並指派為常委，此令。（三）桂綏靖主任黃紹雄應免本職，此令。（四）特派李宗仁為桂綏靖主任，此令。（五）浙江省府委員兼主席白崇禧另有任用，白崇禧應免本兼各職，此令。（六）浙江省府民政廳長徐青甫着毋庸代理浙省府主席職務，此令。（七）任命黃紹雄為浙省府委員，此令。（八）任命黃紹雄兼浙省府主席，此令。

白崇禧氏傳將抵粵

桂局解決後，聞白崇禧氏即將于最近期內，抵粵謁蔣委員長。據六日路透社廣州電稱：「今日蔣委員長在黃埔行轅，特約本社記者談話，蔣氏鄭重宣稱，白崇禧已允來粵，對桂局作坦白及澈底之討論。並謂其本人最抱樂觀，關於桂省之一切困難問題，目下已有不必流一滴血而即可解決之景象。蔣氏又表示西南整個的局面，不久即可臻於穩固之境，希望能在最短期內，偕同蔣夫人返京。同時西南大局之整個的空氣，現已極有希望。衆信蔣氏之容忍必將獲得酬報，日後與白崇禧會晤之結果，必可盡釋個人間之誤會也」云。蔣委員長並於七日晨在黃埔行轅召集朱培德，居正，程潛及劉為章等，商桂省善後問題，有所決定。劉為章定八日返桂復命，白崇禧俟李　就職後來粵，晉謁蔣委員長云。

蓉案交涉即將開始

八月二十四日成都事件發生後，因涉及日本僑民，頗引起各方注意。日本政府經派員入川調查後，已由外陸海三省決定交涉方針，訓令駐華大使川越遵照辦理。川越日內即將離滬晉京，向我國政府開始交涉。日政府訓令內容，現仍未宣佈；惟據外電所傳，「東京斷視成都案為奇貨可居」，然則該案交涉前途，殊值得吾人重視也。

各方派員調查經過

蓉案發生後，我外交部為明瞭眞相起見，即派專員楊開甲科長邵毓麟赴蓉實地調查。日方亦派大使館書記官松村棠樹及駐渝領事糟谷廉二等赴蓉調查。松村等除為已死之二日人料理身後外，並於一日謁見川省政府主席劉湘及省府秘書長鄧漢祥，除叩詢蓉案經過情形及善後處置外，並會詢及日方在蓉設置領館事。楊開甲邵毓麟二氏于三日事畢，由川飛京，松村亦同機東下。楊邵二氏抵京後，即赴外部謁部次長各長官，報告調查該案經過詳情。據楊邵對新聞記者談，余等二十八日晨由京起飛，當日下午二時過渝，四時抵蓉，連日訪問地方官憲及實地調查，並搜集證物，蓉案眞相業已瞭然，詳情當向外部長官面陳云。又日方調查員松村抵京時，駐京日使館館員須磨·雨宮·中原等多人均到機場迎接。松村下機與須磨等略談，旋於四時半與須磨同乘原機飛滬，晉謁川越　使，報告調查經過。據松村在機場向往訪記者表示，渠已將調查報告一部份寄上海東京，向大使館及日外務省報告；另一部份由其本人攜滬，面向川越大使報告，同時呈報日外務省云。松村須磨抵滬後，即謁川越報告連日謁晤我國外交當局經過，並會晤日使館同僚，有所協議。松村原定四日下午二時乘日郵聯船長崎丸回國，謁其外相有田，面陳一切，嗣奉外務省電令，臨時中止。而於四日晚隨須磨返京。旋復于六日抵滬，再度謁見川越，協議一切云。

日方決定交涉方針

蓉案發生後，日方各報多作忿激之論，惟日本政府方面，則較持審慎態度，靜候赴川調查人員之正式報告，再決定交涉辦法；一面則陸海軍省之代表人員，不絕與外務省代表接觸，互相交換意見。至本月二日，日方赴蓉調查人員報告，一部份已到達東京，陸海外三省人員當即根據該項報告，作初步會商。三日午後，復在外務省正式召開三省會議，外務省上村第一課長·陸軍省石本大佐·園田中佐·海軍省本田大佐等出席。先以調查當地之報告書為基礎，協議解決該事件之根本方針。當經決定種種條件，由外相有田於四日定例閣議中詳細說明外陸海三省間對於解決成都問題之大綱方針，已意見一致，次復決定對川越訓令案之要點。均經閣議通過，五日已電訓川越大使，命其根據此項訓令，與中國政府開始外交交涉。聞川越日內即將由滬赴京，進行交涉。又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氏亦曾于本月二日及五日兩訪日外相有田，轉達國府對于蓉案意向。至于日本政府對川越訓令中所決定之交涉方針如何，則日方嚴守秘密，未有宣露。據路透社所傳，謂日方將提八項條件，其內容似頗廣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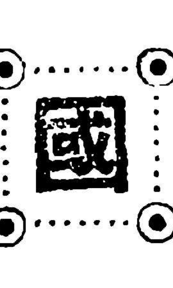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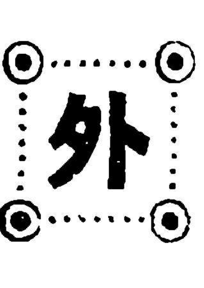
冀察徵收新稅問題

華北走私，勢仍猖獗。近日平津一帶，盛傳冀察政委會有設立冀察稽查處徵收消費稅之說。據八月三十一日路透社天津電訊，稱『外傳冀察政委會已決於最近期內，對於運入境內之「特別貨物」，將征收一種新稅，約合中國關稅八分之一，已納此稅之各貨，皆可獲得當局之保護云。此種決定實行以後，是不啻將以前海關方面所認為私貨，而加以扣留之貨物，一變而為合法輸入品，此後將可自由運入冀察境內，及不受任何留難，轉運至其他各地矣。據云，此項新稅，將由冀察政委會設立之「總稽核所」徵收，其地位實際上已等於獨立之海關行政機關，且在此項新辦法之下，冀省全部海岸將成為中國關稅壁壘之一廣大罅隙。目下津地以北「冀東自治政府」之轄境內，已允許各貨繳納，只合中國關稅四分之一之進口稅，即可輸入。上項之新稅，雖可富裕冀察政委會之收入，但冀東及正當之關稅，皆將受其影響，可無疑義。該委員會人員，今晨對於詢問此事者，皆守緘默，即不予以証實，亦不加以否認，僅稱此事目下仍在考慮之中』云云。此項消息，倘果付實現，則不特破壞關政統一，擾亂政府稅收，且私貨益將充斥，我國幼稚之工商業所受打擊，更不堪設想。故各方輿論，均表

反對，上海實業界方面，亦曡電冀察當局勸阻。其後關于徵收新稅消息，曾一度趨於沉默。及至本月七日，冀察當局始公布設立冀察稽查總處眞相，略謂：近來私貨充斥，市面大受影響。經數度討論，認爲緝私方面固應雷厲風行，惟偷漏之私貨勢不能任其自由銷售。爲兼顧事實與環境計，因擬設立稽查總處，以期補救。其職務僅在稽查已經上陸之私貨，與海關方面並無衝突。俟緝私得有妥善辦法，私貨無從上陸，則該處自無存在之必要。故該處設立，實係臨時性質，絕無另立新稅則之事。所傳八分之一收稅一節，亦未有此項規定云云。又冀察稽查處已于一日奉令規劃籌辦，定八日開始辦公。處長王鴻恩七日晚在津宴報界，據談該處任務在清查私貨，凡在冀察平津境內運銷私貨，酌收驗費放行，但非抽稅，詳細辦法在核定中。大致如蔴絲登記辦法，運出冀察境者仍爲私貨，一切尚待與海關接洽。運入私貨則由海關查緝。俟政府獲得緝私澈底辦法，本處可隨時撤消云。

冀察當局公布眞相

至于華北經濟合作問題，仍在繼續進行。天津日本駐軍曾于三日晨在海光寺兵營舉行幹部會議，對華北駐軍調遣及配備問題，商討確定。四日續開，研討經濟提攜各案。又王克敏氏業于本月一日由滬攜眷搭奉天丸北上，過青島轉赴大連晤關東軍參謀長板垣，互談中日經濟合作問題後，已于八日抵津，日內將與宋哲元晤面。王氏離滬時，並曾晤日使川越，關于經濟合作問題，亦曾交換意見云。

西閣改組戰禍方殷

本週西國戰事，叛軍氣勢甚盛。北路要隘伊倫城，已於四日被叛軍攻陷。叛軍獲勝後，且分兵進攻桑西拔斯天港及首都馬德里。其進窺首都者，曾在馬德里西南爲官軍所挫，但其後又已反敗爲勝。桑西拔斯天守城官軍，有發生內訌之傳聞，形勢甚危。至在國際方面，則關於法國所提議之國際調整委員會，（設在倫敦，其任務係就各國對於不干涉西班牙內亂所採措置，加以調整。）各國多已表示在原則上願派員參加，已定本月九日在倫敦正式開會。又西班牙政府近曾致牒列强，謂有義飛機二十四架飛抵西班牙西部海濱叛軍佔守之維哥港云云，可見法西斯國家對于西國叛軍之接濟，固仍未終止也。

伊倫城陷落之經過

西班牙政府軍之東北部要塞伊倫城，經叛軍圍攻兩星期後，至本月二日，政府軍之形勢，忽然突趨惡劣。叛軍方面已將近郊之圭里亞特山及拉本恰山全部佔領，於是控制伊倫城之三高地已失其二，伊倫城被圍之官軍所處之境遂岌岌可危矣。伊倫城竭力準備作殊死戰，城中各街道均設障碍物，各險要地點均派兵扼守，官軍乃準備巷戰。同時叛軍之客籍軍亦進攻法西邊界之比荷比亞，卒攻陷之。至四日正午，伊倫終告失守，進攻之叛軍到達該城中心後，即發生激烈之巷戰。直至五月晨八時，自該城通至國際橋頭之道路，尚由官軍所屬民團二百名扼守，與叛軍繼續奮戰，歷久始止。叛軍曾將大厦多所炸燬，藉以肅清伏兵，是日上午六時，城中彈藥庫竟亦爆炸，歷二十分鐘始畢，迨半小時後，此幾經爭奪之伊倫城；業在實際上成爲瓦礫場，亦云慘矣。叛軍自佔領政府之要隘伊倫城後，當即積極準備向西班牙東北部之著名避暑勝地桑西拔斯天猛攻，先以砲兵猛轟官軍之前鋒陣地，繼擬以步兵隊進襲，企圖一舉而下之，並有叛軍數千人集中伊倫東北，待命前發。至本月六日，叛軍開始向桑西拔斯天港猛烈進攻，於拂曉即行進兵，但因官軍據有脫冷山潑砲壘，形勢甚固，叛軍因未能長驅直入，僅在砲火之下，循桑西拔所天近郊公路，緩緩前進。因伊倫城之陷落，可使叛軍長驅而抵桑西拔斯天，故桑西拔斯天港居民已紛紛逃入法境避難。至在近畿方面，則由西南方向馬德里進攻之叛軍，曾於六日在距首都約八十哩之達拉凡拉與台那里拉境遭官軍迎頭痛擊，致被迫而沿

前一日所佔據南十二哩之陣線退卻。官軍此次之襲擊，有炮隊之勁旅與三引擎轟炸機七架，輔以追逐機若干架爲助。西班牙總統亞柴那旋抵達拉凡拉陣線，大受軍民歡迎云。

西閣改組左傾益甚

西國齊羅爾內閣，受命組織于戰禍初起之時，其所施爲，尚稱穩健，且于極左派分子，未能盡量網羅，因是未能完全得人民陣線之滿意，乃于本月四日向亞柴那總統提出辭職。總統當即任命社會黨左翼領袖加巴萊洛組織新閣，即日成立，其人選如下：內閣總理兼陸軍部長，加巴萊洛，外交部長特爾伐育，海軍兼航空部長潑里愛脫，內務部長伽拉杏，財政部長奈格林，商務部長特格拉西亞，（以上均係社會黨），教育部長海朝台士，農業部長馬利倍，（以上均係共產黨員），司法部長傅耐斯，（左派共和黨）公共工程部長阿基爾，（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交通部長特羅斯里沃斯，（統一共和黨），勞工部長伊比拉，（加泰隆省左派）。按新閣仍係人民陣線內閣，惟加入黨派範圍較爲廣泛，色彩益見左傾，社會黨已代左派共和黨而佔新閣優勢，至共產黨加入混合內閣，則尤爲破天荒之舉。據巴黎法入外交界傳出消息稱，西班牙新政府之成立，足以表示仍擬堅强抵抗叛軍，奮鬥到底。按加氏爲西班牙著名社會黨領袖之一，反對帝制甚力。至新外長爲一新聞家，素主與法國親善。新閣中另一顯著人物爲海長兼空長潑里愛脫，其主張較加氏爲穩健。潑里愛脫氏並於五日發表文告稱，西班牙政府決速戡平亂事，並決使西班牙脫離一切帝國主義之羈軛，而不惜犧牲，保持國土之完整云。又阿根廷駐法大使爲各國大使新組委員會主席，最近曾向馬德里呼籲稍顧「人道」，今日據該大使宣布，西班牙當局已拒絕委員會之建議，並稱西班牙政府因忙於處理叛亂問題，無暇討論任何建議云。由此亦可見新閣態度之强硬也。

擴軍運動加速進行

義亞戰事結束後，國聯威信，掃地無餘。集體安全，既渺不可期，歐洲舊式外交，乃日漸抬頭，本月六日法波軍事借欵協定之訂立，即此種混亂時代之產兒也。同時世界各國擴軍運動，亦正在加速進行中。自蘇聯減低入伍年齡德國延長兵役年限後，法國政府當局，亦屢次召開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聞已決定强化國防方針，其大要爲（一）充實軍備，（二）提高陸軍員額，（三）陸軍加緊機械化。關於第一項，各兵工廠出產數量應予以提高，並防止工人罷工。關於第二項，職業兵應自十萬員名增至二十萬員名，並在邊界各處添造營房。至延長兵役年限一層，則尚未考慮及之，似不致實現云。

法波軍事借欵成立

法國陸軍參謀長，曾于月前赴波蘭參觀，並與波蘭當局晤見，對于兩國關係，頗多增進。波蘭實力派領袖陸軍教育總監里蘇米格里，亦于前月杪赴法報聘。里氏抵法後，備受各方歡迎，並迭與法國內閣總理里昂伯倫，國防部長戴拉德，陸軍參謀長甘茂林及航空部長谷脫等要人進行談話，兩國間卒成立軍事借欵協定，並于本月六日由里蘇米格里與法當局簽訂草約。其要點係由法國以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之欵，分五年貸予波蘭，俾向法國購置軍械，用以革新波國陸軍，而促其機械化。據小巴黎人報外交記者探悉該協定要點如下，法國允以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之欵貸予波蘭，共分爲三部份。第一部份係由波蘭政府自由支配，第二部份係由波蘭向蘇聯購買原料，第三部份則用以購買法國軍械，尤以海軍軍械爲重。至此項協定細目，當俟商務部長巴斯約特（定於本月十日首途往華沙）行抵華沙之後，再與波蘭當局商定之云。又聞該約尚有如下規定：（一）法波兩國默認一九二〇年軍事同盟繼續有效。（二）法國

允貸款波蘭，用以建造鐵路，直通基尼亞港，使與但澤鐵路並行。（三）法蘭西銀行規定長期貼現辦法。（四）波蘭訂購法國軍火云。

日美聲明擴充海軍

英國前曾援引倫敦海約梯式條款規定，致牒日美兩國，要求增加驅逐艦保有量四萬噸。日本對於英國請求，已經閣議決定復文內容。本月二日，由日本駐英大使館書記官蜂谷輝雄訪問英外交部霍爾曼書記官，面交日政府關於增加軍艦噸數之通牒，並協商駐英大使吉田與英參事官克萊基正式會見之時期。日政府通牒內容頗簡單，僅通告日本將保有潛水艇之條約超過噸數，以與英國保有驅逐艦維持平等勢力。據消息靈通方面觀察，吉田將與克萊基談判此事，必能得英方諒解。日本對英通牒文之大要如次：（一），日本政府承認英國保有驅逐艦超過條約噸數四萬噸。（二），日本政府保有驅逐艦之超過噸數一萬一千噸及潛水艇超過噸數一萬五千六百噸，共計二萬六千六百噸，日政府因驅逐艦超過噸數少，故保有潛水艇云。同月三日，日本駐美大使齋藤並以同樣照會一件，送達美國務卿赫爾。至於美國方面，國務卿赫爾亦於本月三日在華盛頓發表聲明，宣稱美國意欲援例英國，於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所規定之限度外，保留四萬噸艦齡過老之驅逐艦，蓋因英國方面既堅持海約中關於驅逐艦之梯形條款，美國亦不得不行使該條約所予之同樣權利也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九月二日起
至二十五年九月八日止

九月二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議兩國府申令恪守國選法令、
△居正程潛朱培德由廣州飛南寧晤李白、
△入粵桂軍準備撤退、
△駐日大使許世英訪日外相有田談蓉案、
△西班牙北路激戰、官軍形勢不利、

九月三日　星期四

△南寧續有會商、空氣良好。
△中日蓉案調查員分返京滬。
△日召開三省會議商蓉案。
△日致牒英美聲明增艦。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在比京開幕。

九月四日　星期五

△朱培德等偕李白代表劉為章返粵、
△立法院通過修正縣自治法、
△中政會核定整理粵金融公債原則、
△日閣議通過蓉案交涉方針、
△西國叛軍攻克北部要塞伊倫城。
△西內閣改組、左傾色彩益濃、
△美國務卿聲明保留逾額驅逐艦。

九月五日　星期六

△蔣委員長召會商桂局。
△日政府對川越發出交涉蓉案訓令。
△伊倫仍有巷戰，叛軍進攻桑西拔斯天。

九月六日　星期日

△桂局圓滿解決、國府明令李宗仁任桂綏靖主任、白崇禧任軍委會常委、黃紹雄回主浙政、
△川匪竄甘被擊潰、
△世界和平運動大會閉幕。
△法波軍事借款協定成立、
△西國叛軍進攻首都敗退。

九月七日　星期一

△蔣委員長召見朱培德劉為章等商桂局。
△張外長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蓉案。
△冀察當局公布設稽查處真相、
△津日駐軍推舉建川橋本任冀察政委會顧問
△西北路軍發生內訌。

九月八日　星期二

△國府令國民踴躍應服兵役。
△林主席乘艦由皖返京、
△行政院會議通過中服條約。
△川越訪張外長續談中日外交問題。
△南京發生軍艦叛變案。



論評選輯

廣西問題圓滿解決

廣西問題自經居正程潛朱培德諸氏親赴南寧，晤商李宗仁白崇禧兩氏而得大體的解決，故程氏前日親告本報廣州特派員謂『和平已成鐵鑄』。果也，昨日國府發表明令，仍以李任桂省綏靖主任，而調白氏為軍委會常委；黃紹雄氏則調回浙省府主席職，此事既係商定而後發表，則廣西問題，可謂已見圓滿解決，此誠國家之幸也。

吾人自粵事初起，即期待良知與常識之勝利，三閱月來，持此判斷，絲毫不爽，故桂事幾經波折，本報持論，則讚揚忍耐，迄主和平，今大局解決，吾人於痛定思痛之餘，敢以此中曲折，略告國人，誠願國內爭鬪，以此為最終一幕也。

大凡解決政爭，最要在推誠相與，而人與人之感情乖離，則多由誤會累積而成。李白兩氏，努力革命，功在黨國，不幸往歲以湖南驅魯問題，與中央破裂，然而當時在中央持論強硬，主伸綱紀者，譚故行政院長與胡故中常會主席，實最有力，良以魯滌平為譚部宿將，胡則因李濟琛在粵，易古應芬之財廳而代以馮祝萬，古不交代，則以兵刼之，胡古至交，至是胡乃痛惡桂系強橫，思欲有以裁抑之，長沙事起，緣與譚共持硬論，討桂之役，遂終不免，至今追溯內幕，其責任實不應由軍事當局獨負之也。自是以後，以李白二人資望能力，不克在中央指導之下，一致合作，轉任其局促一隅，翹然獨異，形成國家統一之隱憂，論者固久已引為深憾，即中樞當局亦未嘗不為之悵然，是以近年廣西建設，中央極為注意，前年南昌行營，且令贛湘諸省特派人員赴桂參觀，足見李白在廣西之努力，中央當局不特未嘗抹殺，且更表示欣喜，此不能謂當局對李白無誠意也。惟李白與中央當局相別過久，政客說士，從而挑撥，疑忿益深，隔膜益甚，卒有六月廣州之變；顧在當時，中央對桂，另眼相看，自始即不與陳濟棠等量齊觀，是以七月十三日之命令，於李白仍舊維持，足證當軸愛惜人才，大公無私之至意，不幸李白拘於環境，延不受命，因有變更前令，另行改調之一重波折，坐是轉滋兩氏之疑，而有拒命反抗之事，其間失意政客，奔走利用者不一其人，幸兩氏顧全大局，於組織政府之議，迄未實行，時留和平商榷之餘地。蔣委員長蒞粵以後，對於桂事，認識愈清，表示之忍耐力愈大，雖李白曾因中懷憤鬱，來電致詰，語頗失體，而當軸閱後，一笑置之，進行勸導，到底不懈，終以有成，此中關鍵，在中央固得力於一個『誠』字，而李白兩氏以革命軍人，愛國過人，雖因政見一時誤會，終能不失其忠於國家民族之立場，其動力仍在一個『誠』字，至是不特人與人間之感情隔膜，一掃而空，而經此一番曲折，相知更眞，互信更切，集中才智，團結為國，其作用又寧止保全個人功名發展救國工作而已哉？是則『

誠」之爲效可謂自鉅極宏，此吾人所願特別標明，用告來茲，且爲蔣委員長及李白兩氏致其敬意也。抑今茲之事，馮副委員長亦與有大力，蓋六月兩粵異動消息到京之時，馮在中央集會，即痛陳優容李白之說，中經文電疏導，備極努力，而程潛居正朱培德黃紹雄諸氏奔走勸告，並皆功在國家。吾人切望桂省李白以下諸將領，今後應即仰體李白之意，服從中央，不生枝節，使桂事一了百了，俾良知與常識之勝利，普遍而澈底，是則非僅國家民族之福，兩廣地方之利，即桂省軍民亦同食其賜，南天在望，不禁雀躍神往矣！

（錄九月七日津滬大公報）

桂局不容再延

自六月兩廣發生異動，中經陳濟棠之下野，廣東局面，已經改觀，而廣西則三個月來迄在紛擾喧呶之中，商輟於市，農困於野，衡以敬恭桑梓之義，李白諸氏，對地方父老將何辭以自解乎？最近中央當軸，極度忍耐，當國者賢，百方勸解，然而桂局之陰霾，仍未完全打開，國民爲之失望，大局受其影響，誠不能不令人扼腕太息也。

自來中國許多政爭，多重於對人而忽於對事，偏於感情而掩沒理智，雖當事者，不至甘以國家爲殉，而事實推演所及，儘可發生公私兩害寃親俱盡之結果，此實至堪戒懼者也。關於桂局調解之內容，事涉機密，眞相尚未大明，然而吾人可以斷言者，中央至今幷無對桂用兵之意，觀於調解進行，至再至三，可以證明，而桂省武力，不足以解決時局，又復限於事實，是則吾人以爲目前第一應辦之事，當爲從速解消軍事對峙之形勢，中央軍既已撤出桂邊數十里，桂軍亦宜掃數撤出粵境，然後再議其他。

大抵桂局遷延不決之癥結，在於人事問題，依吾人所見，國事危急至此，此實不値一爭，桂省諸領袖數年來服務地方，努力工作，其成績有不可磨滅者，然而此次之事，超越地方問題，自棄其埋頭建設模範省之宿志，輕舉妄動，幾使地方不可收拾，實足爲親者所痛。律以道義的責任觀念，殊有自動的解除職務以謝父老之必要，今計不出此，而以一二人地位問題，膠執牽掣，久久不決，徒予社會以極不良之印象，益足令平日同情之人，增其悶損，爲李白諸氏計，殆非常不智。或謂諸氏舉事以還，志在對外，表裏如一，而最初各方傳說，指爲別有勾串，因是內懷寃憤，遂趨極端，實則事實勝於雄辯，流言終可證明，名譽恢復，爲道至多，固不必亟亟自解，矧月來廣西情形，各方已多明瞭，前此傳言，無待剖辯，更不應强以國家大局爲其個人辯誣之用，轉示人以狹淺驕私。由此點言，李白諸氏，實不應將個人出處混合糾纏於時局問題之中。顧就中央方面言，李白治桂，本有相當成績，爲愛惜人才維護地方起見，在服從中央政令之條件下，回復七月十三日之任命，或留李在桂而祇令白外游，亦不必便爲失態，蓋國家對外尚能忍耐，對內有何不可寬容？抑月來政府處理桂事，和平仁恕，國民祇有欽崇讚許，任何人不發生威信失墜之感想，是以吾人敢信，祇要統一局面，可以保持，國內和平，不致破裂，當局對桂愈取寬大，政府德望愈增崇隆，故曰：人事問題，不値一爭也。

要之，現在外交情勢，又見險惡，非速了內部糾紛，絕對無力應付，憶前月粵事初起時，某重要外人語人云，『中政府對外有無辦法不可知，然而如此一來，（指內戰發生）則對外不能有辦法，却係事實。』此言可謂一語破的。彼旁觀者觀察尚能透澈至是，吾人詎眞『當局者迷』而甘以救國者害國乎？桂局不容再延，願李白諸氏重新猛省，更願中樞當局忍耐到底，速了桂事，回駐首都，主指全局，國家幸甚！

（錄九月五日津滬大公報）

新學年開始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大抵於近日開學，且多數中學俱已開始授業。吾

人願趁此機會，從新聞記者之立場，一述年來中等以上教育之表裏傾向，並指出社會的根據，以促中等以上教育界之覺悟。

年來吾人習聞大學畢業生無用論或大學畢業生過剩論及中學過多論或中學成績不良論之主張，其所引為根據者，大抵為每年數千人（其中以文法科畢業佔多數）之大學畢業而無職業者之存在及中學畢業生中不能考入大學者之比例之大及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之壞。其結果，或演為頑固者流之大學集中收縮論，文法科廢止或縮小論，及中學廢止論（如福建省改過半以上中學為職業學校），或演為老成持重者之事後補救設施（如司法官養成所，地政班，大學畢業服務訓導班，等等）及高級職業或補習學校之增設，事實具在，不待煩說。然從另一方面察之，投考大學之人，數乃日益增加，據最近消息，本年投攷中央大學者五千餘人，投考北大，清華，平大者各四千餘人，其他各大學校投考者亦俱有增加，且投考者全數中之志望文法科者，仍占多數。各地官公立中學投考者亦極形擁擠，往往只能於十人中取一人。夫號稱大學畢業生無用或過剩，而希望入大學者反日多，號稱農村破產，經濟蕭條，中學教育成績不良，而投考中學者反多數被擯於門牆之外，號稱文法科無用，而志願入文法科者仍占多數，此寧非矛盾可怪之現象？前者是而後者非耶？抑後者為裏面本質而前者為表面現象耶？是不可以不察。依吾之研究，寧棄彼而取此。吾人以為，社會實需要多數有廣泛基礎智識而又刻苦耐勞，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苦幹之大學畢業生，尤其社會科學方面之大學畢業生，並需要真能履行中學課程之中學畢業生。據吾人所知，中國社會之各種事業家俱已逐漸認識大學生之真價，感覺大學畢業生之需要，例如南開經濟研究所已採取以大學畢業生為基本所員之方針，金城銀行等事業方面，俱有以大學畢業之練習生造成基本幹部之傾向，中央各部院方面漸有非大學畢業生不能勝任下級公務員之認識，即其明證。至如滬粵各埠商店之採用店員，漸以中學畢業為必要條件而不專重學徒經歷，各公私機關任用書記，漸以能寫橫行文字，解讀淺近英文為必要條件，而不專重於毛筆字跡之佳否，等等，更為中國社會逐漸需要中學畢業生之明證。凡此等等，自非中國事業家突變成見，而當係中國社會文化水準漸高，現今世界之經濟接觸漸緊，因而漸需要具有廣泛的高等常識之大小幹部之反映。故中國現在非大學中學畢業生真正過剩，實不過希圖獵等就職之大學畢業生及未能真正把握中學課程之中學畢業生過剩而已。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吾人甚願中等以上教育界，於學期開始之際，詳察中國社會之需要，具有嶄新徹底之覺悟。第一，希望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覺悟：「一」須認識中國社會之中堅分子仍為中等以上學校之畢業生，不可因他人之一時批評而自棄自餒；「二」須認識中國社會所需要之大學中學畢業生為真正獲得廣泛的高等基礎智識，，又肯從小事做起者，而非僅得大學畢業文憑者，故應顧名思義，切實履行學業；「三」須認識社會科學之需要，與自然科學同樣重要而難學，不可輕視之，亦不可存捨難就易之觀念。第二，希望中等以上之教育家，，洞察中國社會之需要，覺悟所負責任之重大，努力改進，不可因社會之表面批評而自懈自封。

以上特就中國社會內部言之而已，如從國際一般形勢及中國所處國際地位言之，則中等以上教育界，在國防關係上及民族解放運動上，自有更重大更緊切之責任在。關於此層，吾人已屢述而不一述，茲不贅論。要之，依論理上之必然及年來事實之證明，「讀書不忘救國，救國還靠讀書」，實為顛撲不破之真理，吾人敢斷言：中等以上教育界必循此真理而進，始能盡其天賦之責任，逆此真理而進，結果必等於放棄其天責。

（錄九月三日上海大公報）

望社會科學學生努力

本報昨撰「新學年開始」一文，略述年來中等以上教育之表裏傾向，並

指出其社會的根據，以促中等以上教育界之覺悟。今請更就研究社會科學者所需要之努力，喚起有志青年之注意。

中國今日方在建國時期，任何智識，皆所需要。法律經濟政治諸科，本與利用厚生之自然科學，同其重量，尤以現值全世界新舊思想激盪衝動之時期，一切法政制度，經濟組織，胥有重大改變之醞釀，而中國有數千年之文化生活，在法律經濟政治，更具許多傳統的特色，應如何與現在將來之外國思潮聯繫融和，復為極有實益最富趣味之問題，此等責任，惟有中國之社會科學家可以負荷，故中國青年之使命，實極重大也。

國人因過去社會科學教育之成績不良，或法政經濟學生個人之努力不足，轉而鄙夷社會科學之研究，此實一大錯誤，須知學校不良，學生不佳，原與學術本身無與。吾人毋寧認為國家建設，久無進步，乃由法政經濟眞正人才太少之過。試觀中國社會，在法律政治經濟各部門中，能當『權威學者』之稱者，究有幾人？在衆論紛紜之際，能以眞知灼見，解決國家法制經濟種種改造問題者又有幾人？年來『專家』之名，時見官書，實則社會科學之學徒，眞能當『專家』之號者，恐為數決不多見，然則國家建設難入正軌，夫復何怪？抑國人又因年來社會科學畢業學生出路不暢，失業者多，遂以社會科學為不宜學，實則國家辦學，應當平流並進，各方顧到，不應偏重，且學生出路固應注意，而安置大部青年有用之士於政界，使其浮沈於簿書期會之生活，直無異昔日『科舉取士』，『讀書求官』，殊非國家辦理人才教育之本旨。依最近學生出路言，大致土木工程，就業最易，機械學生次之，化學諸科又次之，農科人才，近亦得用；如實業部農本局近招訓練班，高級農業學生幾無報考者，卒將資格放寬，兼收大學經濟系畢業生，始克招收如額，蓋農業專科生，一出校門，即有工作，無須求事也。惟此等情形，皆只一時現象，國家教育人才，本為整個社會使用，不應專賴政府機關生活，且値此建設時期，社會事業儘有可為，青年有志之士，既有專門智識與技能，即應自造環境，努力創業，不宜倚賴政府，更不宜責望於人。中國當前亟務，在以政府之力，提倡扶植各種事業，使各門人才，皆有就業自養之途，不必待政府養之，而其間更有一重要關鍵，即青年學生必須能不鄙微末之職，不辭辛勞之役，以職業事業，自家磨勵，本身鍛鍊，自能有成功之望。中國目下正在諸事草創，許多事業，皆如草萊未闢之金山，端視吾人之墾殖耕耘，故學生失業問題，祇能由政府協助社會解決，而不能專賴政府為學生籌生計。以吾人觀察，國家如無統籌全局之建設辦法，使社會各種事業能於自謀發展，則縱令工農學生今日出路暢旺，其勢亦斷不可恃，而安頓便利，謀生多途，似轉以社會科學之學生為有利。吾人於此，認為出路問題，不足為個別地獎勵何種科學之理由，而認為任何部類之科學，皆有研討之價值，故社會科學，斷斷不應特受鄙視。

惟此際有應注意者，過去社會科學教育，確係失敗，蓋社會科學之對象，不僅對事對物，且應對人，故學生在其間需要特別修養，舉凡人格之訓練，歷史之認識，風俗人情之了解，時代背景之剖析，在在需要特殊能力與識解之養成，決非徒讀外國書本所可應用適合。過去研究社會科學者，明於外國而昧於中國，祇知理論而忽略事實，幾成一般通病。年來各大學及專科學校在設備上及教授上漸能糾正前失，惟教授人才極度缺乏，將欲於國家建設之各種實際問題上養成大量眞正專家，一時斷難希望。吾人因此勗勉有志社會科學之青年，自動努力，完成學養，其基本工作，略如下列：(一)必須鍛鍊人格，讀書養氣，以『國士』自勉。(二)注意文字技能，造就發表思想之優良工具。(三)熟讀歷史，養成洞澈古今鑑往察來之判斷力。(四)多作內地旅行，明識民生疾苦，人情詐偽。(五)留心內外時事，多求知人論事之機會。以上五點，如能有得，則以之治學，必可深入，以之應世，必可裕如。此等能力求之於良校賢師，固事半功倍，藉曰不能，而努力自修，亦不難自我培植。夫如是事業前途，且未可量，職業生計，寧足念乎？曾滌生有言『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願全國有志青年共勉之！

（錄九月四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峽行三首　　拔可

楚山堅重扃走蜀儼無路誰闢禁門鍵東望失反顧回
風變蕭瑟峽雨黲成霧灘形肱旋磨水勢急漂杵又如
不材木不朽亦不蠹空艙拄頭龍色懸眞可怖須臾化
魚鼈一散忽無數倘教風落石可使江改故危檣莫敢
近小艇任吞吐水鳥踏人流鬼門關已度
巫山十二峯窈窕鸞鳳舉靚妝入明鏡倒影更媚嫵峽
深積噓吸天遠答脩語杜鵑叫蒼壁宿夔滴鍾乳近人
草木氣赤日黯亭午導江利用曲捍水在一阻颷輪鏗
鼓瑟風柁疾飛弩神光幻離合展轉迷處所淫祠胙屈
宋用意備悽苦嘆息工文辭爲人掌晴雨
夔門雙石闕揷江畫鴻溝能令出地舟於茲迴萬牛夏
漲沒灩澦瞿塘誰敢浮沈江有鐵鎖眞如扼咽喉其巔
白帝城存亡迹空留少陵不此堂太白不此樓宦遊蘇
長公亦不此掉頭坐令文字緣付與豎子儔筆陣恣橫
掃猶思雄一州設險不自保捍盜眞可憂

丙子沽上李園禊集分均得月字　什公

春寒漸已解吟客佳興發小集秋草齋主人（味芸新愈）昂病
骨李園路伊邇石徑蒼苔滑雖無蘭亭趣差免金谷罰
松竹何青青經冬芳未歇盈盈一泓水顧影鑑人髮舊
友半城南蟫香嗟既沒携手有二陳（病樹誦洛）笑語逗秘辭
少梅胡不與健筆負仙窟人生本如幻富貴風飄忽翳
眞祓不祥故事消無闕晴郊永日淹底用朱門謁山桃
花信遲茲遊毋乃猝行樂詎厭頻展禊待來月（暮春逢閏）

釋堪招集淮榭修禊代拈得昔字　梅泉

女墻低亞遙山碧水閣餘寒鎖春寂明波一曲繞城流

何處板橋徵豔迹彌天憂患不可祓無主韶光豈足惜諸賢觴詠倉昇平野老江頭向誰泣衣冠已換典午世裙屐偏多永嘉客比鄰莫更問流鶯夢後樓台異今昔

聞石遺先到成都白話奉寄　堯生

烏尤妙與峨眉近翠玉屏風立太淸方丈多時勤主客江航一水便渝城身行萬里知長壽雷動全川震大名我奉雪山爲贈品君收雲海作詩徵

鶴樓和題壁韻　仲恂

童時游釣老關心壓鬢風烟果一隨華表令威還入世罪言杜牧敢非今捫天春閣雙翬肢瀦水晴洲萬鷺侵擬取江光偎隊夢欷歔敢面婦人吟

校崔豹古今注戲綴故事率成一律　籠九

人生終覺著書賢晋士高名尙此編漢劍光芒三尺盡吳趨風韵一歌傳白萍群泳應汙水紺蝶連飛欲鬧天笑向烏孫求美酒中原今日是何年

渝江喜晤纕蘅旋即登舟賦此自解　石遺

艱難謀一聚別去太匆匆方恐窮多累誰知貌轉豐報書常掣電和韻亦航空不礙黔雲隔何妨吾欲東

挽張仲金　溯伊

雅道幾人在沖襟竝世無境諠知意曠貌瘦自神腴急景催靈馭悲風起酒壚不堪回首處春水漲平蕪身世嗟吾黨風流惜此人酬詩遲有悔入夢見無因橫海參軍日山陰誓墓辰平生今已矣太息爲誰陳

重上已禊集玄圃得塵字　樹人

十里輕香塵依然天氣新園林眞有主花鳥更長春但得良時再寧辭樂事頻無端興俯仰肯視迹成陳

南京大雪寫望　伯鷹

雪勢若無盡翻飛縱復橫直教無盡盡來遣不平平泥滑啼飢婦風嚴凍老兵鍾山殊倔強寒且愈崢嶸

齊天樂　丙子首春有懷榆生廣州　祝南

十年心跡寒鴉外客途又逢春曉舊賞疏慵新潮起伏羞卜陰晴花鳥蠻孃慣笑任腸裂歌殲賦殘愁照諱說荒寒夜宵私勘夢京棠　高丘無女自昔酒醒天路遠流恨多少預約闌舫封題淚墨誰識酸辛坡老青睛譽早仗疏鬟詞源漫傷懷抱（時榆生將細夏粵赴）望盡南雲近來和雁杳

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上）

前載孫思昉（至誠）君「謁餘杭先生紀語」，（見本報本卷第二十五期「談章太炎」。）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來書，對此有所引申補充。二君同爲章氏弟子，均篤於師門，風義足稱。茲錄姜君來書如次：

頃於國聞周報二十五期，讀大著載同門孫思昉君謁餘杭先生紀語，論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則以今文疑羣經，以禮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許書，以臆說誣諸子」云：四語，細案文義，覺語氣輕重急徐之間，與不佞所聞于先生者，小有同異，豈弟子退而異言者歟。此四語適爲不佞所曾輕啓，而三數爲先生所申誡，又爲近來學人所執以爲先生病者，不敢秘其所聞，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誣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爲調停之說，以取售于當世，敢舉其平日侍坐所聞一二事，爲閣下陳之：

（一）以今文疑羣經　先生於經爲古文家，此舉世之所共知，而壁壘甚嚴，亦舉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嚴守家法者，亦未嘗輕蔑。憶井研廖先生既歿，有欲求先生爲墓文者，不佞以此進叩，先生惘然相語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爲。」而于南海立說之不純者，則頗見詆譏。至廖康而後，先生未嘗以經今文家許人，今人亦實無一以今文家之立場疑羣經者。疑羣經者錢玄同君號爲魁首，錢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則以今文疑羣經」一語，似覺輕重之間，尚可商量。憶初謁先生時，以治經請，先生言以經視經，則宜守家法，不可自亂途轍，雜揉今古。蓋不佞亦嘗請益于井研，故先生以此繩之也。

大抵先生于當時之說經者，皆病其雜亂抄撮，不見矩矱，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說一意作主觀之批評也。

(二)以贋器校正史　此與下文「以甲骨黜許書」一語大爲當時學人所詬病。蓋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張其撻伐，蓋阮吳諸家之說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處不明，又無其他有力佐証，當時唱之者如劉鐵雲輩，又非篤行純學之士，孫詒讓亦謹嚴無他規模，以一融通四會之學人，欲其貿然承認一種新學問，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陳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來銅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術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說，似已不甚堅持。憶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談及先生爲某氏跋散氏盤中語。先生曾言許叔重說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贋器太多，辨別眞僞，恐非目前世人學力所能及，故以証文字大體尚可尋其總理，以証史事終覺不安。証史不安云云，則謂先生蔑棄鼎彝，不如謂尊史過甚爲能得其實。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來國事日非，故其緬懷故國之情益甚。晚年以讀史召羣弟子，而于今「剛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復數數爲世人唱導。其救民之忱，非譁世取寵者之所能望其項背。

(三)以甲文黜許書　先生早年之不滿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陳，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對甲文之態度，較吉金爲嚴肅，而尤不喜人以証古史。憶初謁先生時，先生知不佞爲海寧王靜安先生弟子，即謂治小學當以許書爲準。二十二年春蘇州國學會邀不佞演講，大意以甲文爲中國較早之文學，雜証八卦後于甲文及易爲春秋戰國時術數之學。講稿刊布後，先生大不悅，以召同門諸君。即不佞遊大梁歸，已傳言唧唧，趨錦帆路拜謁，先生溫語喻之曰：「凡學須有益于人，不然亦當有益于事。古史誠荒渺難稽，然立說固與前人違異，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學爲讀書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謹嚴，亦可也，必以此而証古史，其術最工眇，要近虛造，不可妄作。」繼則以「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以爲解喻。去年有歐洲之行，先生賜之食，又溫語以顧亭林王而農相勉，復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請曰：「倘有的証，足使先生信其爲殷商時物，則先生亦將爲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輩終不能得的証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來歷不明」而疑之，此固治學謹嚴者應有之態度，世人方以此見詬，蓋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說誣諸子　不佞于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時亦

從未以此請益，惟少歲偶讀唯識論後，因以喜讀先生齊物論釋及重釋，然多不甚了了，嘗一以請敎，先生自謙其書爲「此亦一種說法」云云，他無所聞。孫君究心諸子，平素所聞當較爲多也。

總之，先生于近日學人，皆嘆其根柢太淺，言經者泛濫雜抄，不明家法，究習吉金甲骨者，既好立異說，不根于載籍，而又捋撦正史，以爲無益而誣史，爲治學者所當謹擇而已。細譯先生晚年言學之趨向，大約有二，一欲救世以剛中之氣，一欲敎人以實用之學，其歸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剛中則誇誣奇觚皆在當砭之列，實用則怪誕詭譎皆在宜排之數。變更舊常，不軌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爲心所甚憂。此其大校也。不佞所聞如是，所關雖不甚大，然亦學術上之一重公案，孫君所記，語意有待于疏說處，故爲補說如是，尙乞擲尾大箸，刊之周報，使世人勿誤解孫君之言，則幸甚矣。途中未以書自隨，故但能舉此以爲驗。俟歸國後，當爲閣下一再詳之。

適晤孫君，因以相示，孫君於姜君宗恉，甚表欽佩，旋來書更舉師說，以資參驗，亦同門切劘之雅也。故並錄左：

承示姜君述餘杭先生緒論各節，與弟所述小有異同。弟侍餘杭先生或後於姜君，似以姜君之言爲近是。姜君攏護師門，懼爲耳食之言所厚誣，且不爲調停之說以阿時，殊深敬佩。茲復將先生關於此四事自書之言或他人所錄曾經鑒定者，迻錄於次，以供參驗，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經　先生去秋作制言發刊詞宣言有曰：「今國學之所以不振三：一曰毗陵之學，反對古文傳記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學爲帳簿也。三曰新學之徒，以一切舊籍爲不足觀也。有是三者，禍幾于秦王焚書矣。」又先生漢學論上有曰：「清時之言漢學，明故訓，甄制度，使三禮辨秩，羣經文曲得大通，爲功固不細，三禮而外，條法不治者尙過半，而末流適以漢學自弊，則言公羊與說彝器欵識者爲之也。循公羊之說，周可以黜，魯可以王，時制可以詭更，事狀可以顚倒。以春秋爲史耶，則沈約魏收所不爲；堅指以爲經耶，則吳廣之帛書，張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亂視聽，今公羊之學雖廢，其餘毒遺蠚猶在。人人以舊史爲不足信，而國之本實蹶矣。」按康南海新學僞經考出，則羣經之可讀者鮮矣；崔適史記探源出，則史之可讀者鮮矣。近之以堯舜神禹爲虛造者，實自康崔諸爲今文學者啓

之，宜先生之爲此言也。

（二）以贋器譽正史　說詳先生星期講演會記錄第四期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爲史蹟渺茫，求之於史，不如求之於器。器物有，即可證其必有，無則無從證其有無。余謂此拾歐洲考古學者之唾餘也。凡荒僻小國，素無史乘，歐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靈於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尋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國，向無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則可資以爲證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記載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補其未備。如列傳中世系籍貫歷官之類，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補苴，然此究係小節，無關國家大體，且史乘所載，不下萬餘人，豈能人人盡爲之考？研求歷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況器物不能離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漢二字，知秦漢二字之意義者，獨非史乘所詔示耶？如無史乘，亦無從知秦漢二字爲何語也。即如陝西出土之秦漢瓦當，知陝西爲秦漢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據史乘然後知瓦當爲秦漢之物，否則又何從知之？且離去史乘，每朝之歷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僅如斷爛朝報，何從貫穿？以故以史乘證器物則可，以器物疑史乘則不可；以器物作讀史之輔佐品則可，以器物作訂史之主要物則不可。如據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爲鐘鼎貨幣碑版，然鐘鼎僞造者多，貨幣亦有私鑄僞造二者，碑版雖少，今亦有僞作者矣。韓非子說林，齊伐魯，求讒鼎，魯以其贋往，是古代亦有僞造之鐘鼎也。又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據左氏哀十六年傳，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醉而遂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義謂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後即逐之。此語最爲無賴。夫鑄鼎刻銘，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傳所載爲信，則孔悝之鼎贋而已矣。今人欲以古器訂古史，第一須有精到之眼光，能鑑別眞僞不爽毫釐，方足以語此，無如歷代講鐘鼎者，以僞作眞者多，甲以爲眞，乙以爲僞，乙以爲眞，丙以爲僞，彼此互相譏彈，卒無休止，鐘鼎自不能言，而眞僞又無定法可求，何能得其確證哉？且鐘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載，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即無物可證，夫論史須明大體，不應瑣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萬萬之多，我能知兩萬萬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證史則可知其人必有者，蓋無幾矣。如秦半兩錢在，秦詔版在，秦權秦量在，可證始皇之必有其人矣，

然漢高祖即不能證其必有，何也？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王莽二十品錢，（六泉十布錯刀契刀貨泉貨布）均在，所謂新量（眞假姑不論）者亦在，王莽可證其必有矣，然光武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銅器貨幣均無有也，無從證也。史思明順天錢得壹錢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憫忠寺，寶塔頌，鐫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證其必有矣，安祿山則不能證其必有，何也？貨幣碑版均無有也，無從證也。以故，以器物證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斷線之珠，無從貫穿，試問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祿山未必有，倘成其爲歷史耶？以錢幣論，唐以後鑄錢皆用年號，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祐康定之錢，傳世無幾，寶元以一錢須疊兩寶，（寶元通寶也）未鑄，鑄皇宋通寶，如以無寶元錢故，即謂寶元之號乃僞造可乎？又明洪武時，鑄洪武錢，其後歷朝沿用。嘉靖時補鑄歷朝之錢，然以永樂革除建文年號，故建文錢獨不補鑄，謂建文一代之事，悉係僞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說，錢之爲用，非徒可以博當時之利，且可以傳萬世之名，則錢之爲神亦信矣！惜乎晉人作錢神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以碑版論，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請立爲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傳足矣，何用碑爲？此語當時謂爲通人之論。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則此語眞不達之至矣。何則？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則碑版非徒可以與墓，幾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且也錢幣造自政府，銅器鑄由貴族，碑版之立，於漢亦須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齊民者絕少，使今有古代齊民之石臼在，亦無從知其屬於何人，如此而謂周秦漢三代，除政府貴族功曹孝廉而外，齊民無幾也，非笑柄而何？鐘鼎貨幣碑版三事之外，有無文字，而從古相傳爲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晉之武庫，藏孔子履，其上並無孔子字樣，高祖劍未知有銘與否，王莽頭當然頭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庫失火，同時被焚，以其失傳，謂孔子高祖王莽均屬渺茫，可乎？設或不焚，王莽之頭，亦無從知其確爲王莽之頭也。履也，劍也，亦無從知其屬於誰何也。何也？劍與履不能自言也。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後人堅言其爲某某字者，如西京雜記載夏侯嬰求葬地，下有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嘯堂集古錄載之，字作墨團，汗漫如朵朵菊花。當時人妄言此爲某字，彼爲某字。夫銘之眞僞不可知，即以爲眞，又何從知其甲爲某字，乙爲某字哉？今人信甲者又其類也。

由此言之，求之鐘鼎貨幣碑版，而鐘鼎貨幣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況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而齊民又大率無有，有文字者如此，無文字者更無從證明，如此欲以器物訂史，亦多見其愚而已矣。夫歐人見亡國無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因不足怪；吾華明明有史，且記述詳備，反言史不足信，須恃器物作證，以為書篇易僞，器物難僞，曾亦思書者契也，前人契卷流傳至後，後人閱之，即可知當時賣買之情狀，雖間有僞造，考史者如官府驗契，亦可以檢察真僞。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訟庭驗契時，法官兩造，並不懷疑，忽有一人出而大言曰，契不足恃，要以當時交易之錢作證，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論，本不足辨，無如其說遍於國中，深恐淆惑聽聞，抹殺歷史，故不憚辭費而闢之，使人不為所惑。」

（三）以甲骨黜許書　說詳章氏國學講習會講演紀錄第一期小學略說（二十四年十月出書），有言曰：「宋人釋鐘鼎文者大都如望氣而知；清人則附會六書，強為解釋。夫以鐘鼎為古物，以資欣賞，無所不可；若以鐘鼎刻鏤，校訂字書，則適得其反耳。至如今人譁傳之龜甲文字，器無徵信，語多矯誣。皇古占卜，蓍龜而外，不見其他。淮南子云：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于龜者，以其歷歲久矣。可見古人稽疑，靈龜而外，不事骨卜。今乃獸骨龜厭，紛然雜陳，稽之典籍，何足信賴？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土無有也。莊子言宋元君得大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唐李華有廢卜論，可見龜卜之法，唐代猶存。開元時孟詵作食療本草，宋蘇頌圖經及日華本草，皆言已卜之龜必有鑽孔，名之曰漏天機，雖絕小之龜亦可以鑽十孔，鑽孔多則謂之敗龜板也。夫灼龜之典，載于周禮，鑿孔以灼，因以觀兆，無孔則空氣不通，不能施燋，無以觀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貫，而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僞作欺人，一如河圖洛書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約略與金文相似，蓋造之者亦撫摹鐘鼎而異其鈎畫耳。夫鐘鼎文字，尚有半數可認，亦如二王之草書箋帖，十有六七可識，餘則難以盡知，不妨闕疑存信；彼龜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又先生在正風文學院講研究國學之門徑（卓

方記錄）曰：「又有一事，須爲之防，則歧路是也。……某君在中國好談佛經，至日本則專造贋鼎，謂爲某代古物，謂爲某人眞跡，以欺日本人，既又回國騙中國人。譬如龜甲，在史記龜策列傳中，記載甚明。龜非常用之物，必卜時始啓之，卜後即藏之。如每卜一事，必刻一次，如周代世用此龜，則一次刻後，二次三次以至多次，又刻在何處？甲骨總云出在河南，是否殷墟亦難確定，而龜甲之文與大篆說文不同，試問如何能識？孫詒讓努力欲識之，已受其紿。今人識現在之字，尙須查字典，甲骨文有何書可查？前清好談籀篆，此種風氣，自鐘鼎開之。宋歐陽修始好鐘鼎，作集古錄。宋人研究鐘鼎，以某字似某字即斷爲某字。淸人視爲不妥，遂以此字爲象形此字爲會意而解釋之。顧必先識此字然後可以知其爲象形會意指事，若並不識此字，又安能明其所象者何形，所指者何事，所會者何意也？畫一〇爲日，而世之圓者何限，畫一一代天與地，而可代者無窮。茲以天字爲喻，解爲至高無上，从一大。必先識而後可解曰至高無上从一大，設不識天字，而指一牛字曰，一元大武，此天字也，可乎否乎？然造字之初，或竟寫作牛形，未始不可，則又將如何如何作解矣？故淸人以六書解字，殆等於測字者類耳。殷去現在三千餘年。漢書藝文志記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孔子時已有闕文不可識，或尙可問諸故老。凡識字必有師傳授，漢人去古未遠，古文當尙有人能識。至宋已離漢約千年，遂古文字之音訓，已早失傳，今乃欲以數千年後之人，而强識數千年前失傳之文字，其不隣於武斷者幾希。識鐘鼎字已不免武斷，則龜甲文字之認識，其爲嚮壁臆造尤可知，而況乎其多爲贋物耶？」

（四）以臆說評諸子　先生嘗語至誠曰：「近人言國學，於經則喜說周易，於文字則喜譚龜甲，於子則喜解墨辯，以三者往往其義不可猝識，乃可任以己意，穿鑿附會之，其是非人與己皆不可爲正，故無所不可，此所謂

罔兩易圖狗馬難效也。至誠頗喜研討諸子，而及于墨，儒亦以是爲誠也耶。」至先生爲廖翁季平銘墓，頗多推挹之言，其視之固不與康南海同類相醜諆，然於其學行，似均有弦外餘音。篇首曰：「余始聞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議論多宗君，意君必牢持董何義者，後稍得其書，頗不應。民國初君以事入京師，與余對語者再，言正平實，未嘗及怪迂也。後其徒稍稍傳君說，又絕與常論異。」文尾又有曰：「余聞莊生有言：聖人之所以駴世，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次及賢人君子亦遞如是。余學不敢方君子，君之言，殆超神人過之矣，安能以片辭褒述哉？以君學不純儒，而行依乎儒者，說經文兼古今，世人猥以君與康氏並論，故爲辨其妄云。」廖翁晚年說經多近神話，故文中有怪迂之說，神人之目，此其抑揚詘折之間，旨趣畧見。

姜君多見通人，於今文龜甲之學，均嘗究心，而尤拳拳師門，其立言較至誠所述爲圓，庶幾所謂光光相網而無礙者歟。以同門之雅，承切磋之誼，因更爲左證，以廣其義如此，未知姜君以爲何如。

早秋集玉溪句五首 （規庵）

坐忘疑物外。棲鳥定寒枝。南浦無窮樹。郊原寂寞時。乖期方積思。九死諒難追。斷續殊鄉淚。歸來始更悲。

殘陽西入崦。倚立自移時。魚亂書何托。葉陰蟬遽知。惟看萬樹合。猶有五湖期。星漢秋方會。川原亦幾移。

銀箭摧搖落。金釭凝夜光。無由見顏色。實是怯斜陽。萬草已涼露。孤蓮泪晚香。流鶯猶故在。不待作年芳。

夢能收羅薦。雨餘方寂寥。銀河撲醉眼。牛渚泣殘宵。憶奉蓮花座。高安翡翠巢。誰能辭酩酊。金管隔鄰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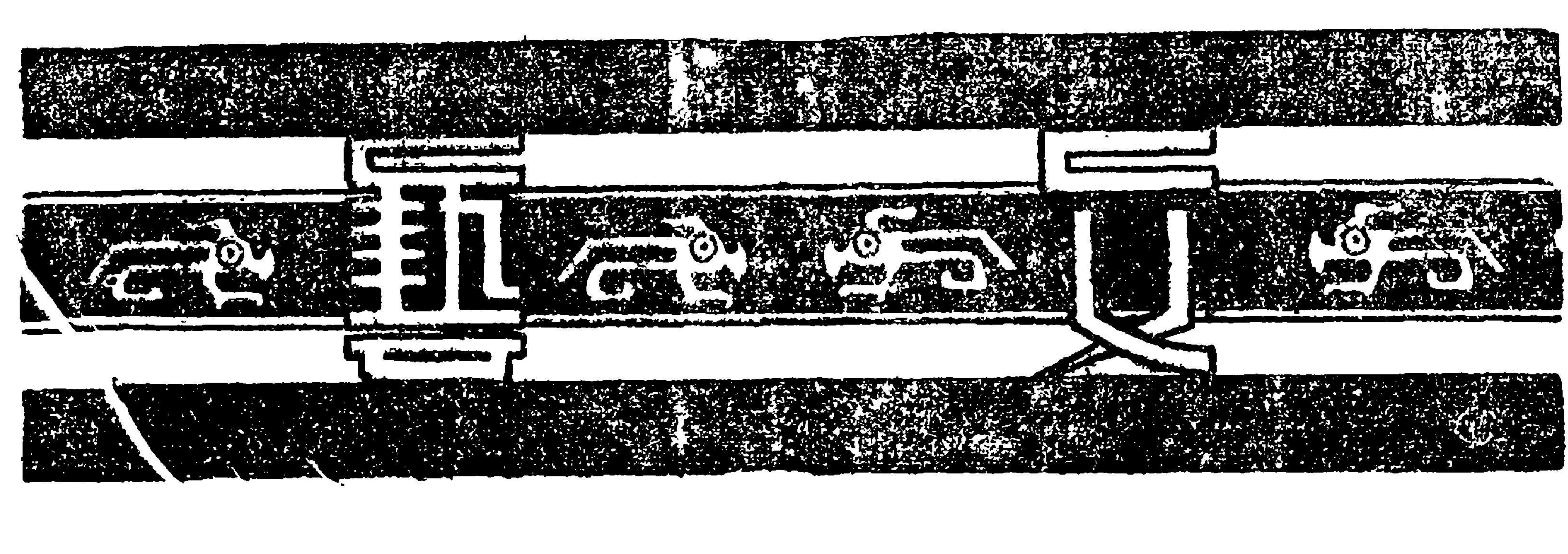
皓月方離海。照梁初有情。故臨飛閣度。徹注小窗明。夜杵鳴江練。河秋壓雁聲。舊居連上苑。曉暈落金莖。

丙子游春集飛卿句

地形盤屈帶河流。塊鬣韶容鎖澹愁。雲髻幾迷芳草蝶。春潮遙蘸木蘭舟。宮花有露如新淚。盡日無人獨上樓。希逸近來成懶病。不隨鴛鷺狎羣鷗。

看花集飛卿句

馬過平橋通畫堂。草玄寥落近回塘。芳尊細浪傾春醁。翠染冰經透露光。眉斂湘煙袖迴雪。蜂爭粉蕊蝶分香。黃鶯不語東風起。何事行人最斷腸。



黑旋風

（有聲電影劇本）

洪

△一　吳家樓上

（特寫）名片上印的是「中國信通銀行吳堯甫」——堯甫把幾張自己的名片，小心地放在皮夾內，把皮夾揣在懷里——起身看壁上的鐘——五點半過了三分——他從衣架上取下馬褂，慢慢地穿上——穿了一半，向後房高聲道：「你們快一點罷；差不多是時候，該走啦——我先下樓了。」

△二　吳女臥室

後房里，母親正在替女兒明珠打扮——明珠身上的短馬夾，老是穿得不合式——吳母看着搖頭，把它取下，動手改縫鈕扣。

明珠略略在臉上撲點粉：「父親又在催我們啦。」

吳母忙着弄針線：「讓他催罷。衣服總得改好，穿出去像像樣樣的。」

明珠天眞的問：「今天許是有不少人去罷？」

吳母：「銀行里董事長做壽，客人還會少麼——拜壽吃酒的起碼有五六千人；上海頂頂闊的闊人，頂頂時髦的太太小姐們，都要到的。」

明珠驚奇地：「是麼。」

吳母：「今天還有頂頂好的好戲——四大名旦呀，楊小樓譚富英馬連良呀，劉寶全的鼓書呀，多著呢，聚在一起唱堂會；在別處化了錢也聽不到——」

明珠纔十七歲，不大了解世情：「我們和董事長家里，本來不是不認識的麼！」

吳母一笑：「眞是傻孩子，除了念書以外，什麼都不懂！你父親和董事長是有交情的；你父親在他的銀行里做了十幾年的事情，董事長做壽，當然得給我們下個『闔第光臨』的帖子，請我們全家都去的。」

明珠方始明白：「噢。」

不一刻吳母將鈕扣鏈好，忙又替女兒披上，捧著她端詳一回：「就這樣對付著去罷。唉，現在這般闊小姐們穿衣服，半年一個樣子，一個月一個樣子，我們這種人家，要趕也趕不上；祇好這樣改改弄弄的；不致於太不像樣，就算是不錯啦。」

吳母携著女兒的手一同出門下樓。

△三　吳家客堂

堯甫聽見她們從樓上走下，忙把他手里那支吸了一半的雪茄弄滅了，好好地放在烟灰盤上——站起身來，拿了帽子。

吳母很得意地走來：「堯甫，看看我們的明珠！」

堯甫看見女兒裝飾雖不華美，容光却甚秀麗，心里也自歡喜：「啊，我們的明珠！」

吳母越看越喜歡：「堯甫，我不是早對你說過，我們的小女兒，打扮出來，眞不輸於隨便什麼人家的小姐！」自己笑着：「嘻嘻，將來我們總得替她說一個好的人家——那一個做顏料生意的姓潘的，家里有幾十萬，第三個兒子今年剛進大學……」

堯甫：「是的是的——那個改天再談吧——此刻我們該走啦。」

吳母：「董事長家里，今天幾點鐘開戲？」

堯甫：「堂會是下午兩點就開始的，酒席是六點鐘入座，我們恐怕是要遲了。」

吳母一團高興地：「明珠，我們去看好戲去！」」（漸隱）

△四　禮堂

（漸顯）台上唱着名角的戲——廳里擠滿了客人，祗有那靠後和靠邊的幾排桌子，還有幾個空座——女賓坐下「下場門」的一邊——許多掛綢條的男女招待員，來回奔走着。

吳堯甫和他的妻女走到門口，摸出名片和「堂會招待券」——就有一位招待員上前將戲單和紀念冊等遞給他；「喂，堯甫，這麼晚纔來。」

堯甫忙招呼：「唯，姜先生。」

姜先生看着吳母和明珠笑說：「嫂夫人請上那邊去吧。」他領着她們兩人往「女賓席」去了。

×　　×

離戲台還不十分遠的一張桌子——那里已經坐了五位貴女客——姜先生領

着吳母和明珠來，笑着讓她們坐下——吳母向那五位先來的女客鞠躬——她們因和吳母等素不相識，祇似理非理地略欠身子，自顧看戲——

姜先生走了。

× × ×

堯甫一個人還站在後面，半天沒有人理睬——比他後到的客人，紛紛地有人領向前面去——堯甫便自己也向台前擠——可是被一個胖子招待員拉住。

此人不很有禮貌地指着最後排的空座對堯甫說：「喂，後面有空桌子，請就在後面坐吧，前面實在擠不下了。」

堯甫看見別人能去，而他被攔住，心里陡然地不高興起來——可是今天是他上司做壽，又不好意思發作——正在逼氣——這時姜先生又來，拍拍他：「那邊有幾張桌子，都是自己人。給你擠一個位子吧，跟我來。」含笑對胖子說明：「這位是吳堯甫，我們銀行里的同事。」

胖子沒有言語。

× × ×

銀行里小職員們所坐的地方，雖然比較靠前一點，但也在儘邊上——堯甫跟着姜先生走過來，一面問著：

「我還應該跟董事長去拜個壽吧？」

姜先生回頭望了望台前：「我看也不必啦，董事長正忙着招待貴客呢。」

滿桌子的同事，看見堯甫來，起身邀他坐：「堯甫，就在這兒擠一擠吧，叫他們搬個椅子添付杯筷來。」

× × ×

董事長五十以外，胖胖的，八字鬚，今天像是很高興。

一個招待領着一位洋裝闊客來：「董事長，銀行公會的陳先生來啦。」

董事長連忙站起，滿臉堆笑：「喔唷唷，陳先生，勞駕勞駕，眞是不敢當。」——他和陳先生握手，彼此恭維一番。

× × ×

台上名角的遊藝，表現得正出色——前幾排的坐客，有拍手叫好的。

堯甫坐的地方，到底是遠了一點——台上的戲，看不大清楚。

堯甫：「唉，他們爲什麼叫好？」

同事沈質彬：「誰知道！」

堯甫：「這樣好的戲，可惜這裏一點看不見。」

質彬冷笑一聲：「你的資格比我老，堯甫，你在行裏做了幾年啦？」

堯甫：「十六年啦。」

質彬：「現在你還是和蓮榮哥在第三金庫裏一處辦事？」

謝蓮榮點頭：「是的。」

寶彬故意說俏皮話，因為他心里也是不平：「堯甫，我要是有你那點資格，一定比你混得強，至少得鬧一個分行的行長做做，可以坐在第三排的酒席上看戲呀！」

好幾個人看他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

× × ×

吳母和明珠一心一意地坐着看戲——正在看得有勁，一位女招待員領着三位滿身鑽翠的闊太太來。

原來坐著的五位，和這後來的三位是認識的；趕快站起來親熱地招呼著：

「王太太李太太高太太，怎麼這末晚才來！」

那來的三位也客氣地：「徐太太徐小姐周太太周小姐周小姐，幹麼站起來呀，快坐下吧；別耽誤了好戲。」

這里祇有一個空位，來的倒有三位，沒法讓坐——吳母和明珠因和她們全不認識，所以始終坐著未動——那幾位站著的闊女客，不禁帶著鄙夷的眼光，瞪了吳母等一眼——大家又是有用意地看著那女招待員。

女招待員會意的滿臉裝出笑來，過分客氣地對吳母：「這位太太跟小姐貴姓阿？」

吳母站起：「敝姓吳，」指明珠：「這是小女。」

女招待員：「哦，」順口給她們介紹：「這是王太太李太太高太太徐太太徐小姐周太太周小姐周小姐。」

吳母忙不迭地鞠躬：「唔，唔。」

女招待員仍陪著笑：「吳太太，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她們這幾位，素來認識，想在一處談談；可是這里祇有一個位子，不知道你二位肯讓一讓吧——吳太太，您給我一個面子，我替你們二位上那邊找兩個好的位子去。」

吳母和明珠被禮貌拘束住，沒有辦法，祇好讓她們。

× × ×

台上又換了一場遊藝。

× × ×

那女招待員滿臉還是笑，領着吳母和明珠，到最最靠邊的一張桌子——直等她坐定，纔把她的笑容收拾起——轉身匆匆走了。

那裏先已坐了六位女人，都很年輕，打扮得也很漂亮——見吳母和明珠來，倒頗為客氣。

在那裏，台上的戲是看不大見的了——人們正在繼續她們的談話。

甲女：「……陸太太的脾氣才怪呢，『大的不算小的算』；平常買幾毛錢的東西，真會頂真。可見誰要摸到她的脾氣找幾句好話一說，幾十塊幾百塊錢的拿出來，一點都不肉痛的。」

乙女：「我們那位奶奶，也有那個脾氣。」

丙女：「你們還算是好的呢。我跟的那位余老太太，那才叫做難得伺候。脾氣發的時候，嘰咕嘰咕的罵人，好幾個鐘頭不停。嗐，還有那個說不出來的會算小。要不是我跟了她三四年———

丁女：「不用提啦；那一家的主人是好伺候的！」

乙女問明珠：「你們東家的脾氣大不大？」

明珠愕然：「什麼，東家？」

甲女善意地笑著：「對啦，我還沒問你們二位呢，你們是伺候那一位太太的？你們是跟著那一位太太來的？」

吳母甚窘：「吭，吭，吭！」正在無話可答——

又一個女招待員過來笑著問：「你們那一位是跟余老太太的？」

丙女：「是我。」

女招待員：「余老太太叫你呢。」

丙女立起身來就走。

× × ×

沈質彬酒蒙了臉，在那里胡扯：「世界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勢利的，而尤其是我們貴國人！我們貴國上下三等沒有一個不勢利的，而尤其是我們做買賣的人！做買賣的人成天在銅錢眼里翻觔斗，應當是勢利的；而尤其是我們這些吃銀錢飯，一個大錢都要算算的人！所以我說，一個人不能不發財。」

堯甫呵呵笑了：「質彬哥喝了幾杯酒，真會說痛快話。」

謝藎榮：「一個人沒有錢，到處給人家看不起，那也是真的。」

沈質彬：「當然，我的話還會錯麼！我說的都是人人心里要說的話！」

這時候姜先生忽來：「堯甫兄，堯甫兄。」

堯甫應：「唯，姜先生。」

姜先生過來輕輕地對他說：「堯甫兄，請出來一轉，你的嫂夫人找你，她們在外面等著你。」

堯甫對同桌的人：「諸位請坐，我去去就來。」

× × ×

堯甫走出來，看見吳母鐵青着臉。

吳母低低地：「我們回去吧。」

堯甫詫異：「回去，幹什麼就回去？」

吳母看見旁邊有人，不願明言：「我有點不大舒服，今天的人太多了！」

堯甫看見吳母和明珠，眼內似乎都含着淚，十分委屈的樣子，便對姜先生：「我，我，我們先走了。」

他們三個人走出。

（註：這一場戲，須得注重台下的表演；種種勢利，都不是故意的，但很使人難堪，名角的遊藝，祗是背景的一部，不可喧賓奪主）

△五　大門口

堯甫等三人默默走到大門口。

一個「交通組」的僕人攔住：『先生，您把牌子給我。」

堯甫微訝：「阿，什麼牌子？」

僕人：「停汽車的牌子。您讓我看看牌子上的號頭，好把您的汽車給招呼過來。」

堯甫頗窘，乾咳了兩聲。

另一個識事的僕人忙搶上前：「您雇洋車吧？那一邊有。您走幾步，跟我來。」

堯甫等三人跟著他走去。（淡隱）

△六　仝二

（淡顯）明珠今晚所受到的刺激，使得她深思——慢慢地脫去那舊的改製過的馬夾和顏袍——獨自坐在床沿上——聽見前房里，她的父親和母親還在拌嘴。

△七　仝一

吳母又羞又氣，想來想去，要怪自己的丈夫不好：「不是我說你——為什麼我們要弄到這種樣子，給人家欺負，給人家看不起——歸根結底，實在還是你不中用。」

堯甫垂頭坐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沒有人家那樣有錢。我一個月才賺一百四十塊錢的呆薪水——」

吳母走去攤開被窩，鼻子里忍不住冷笑：「哼。」

堯甫：「先前我們有一點積蓄，前年為兒子治病辦喪事，也都化費完了。現在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供給女兒的學費，都得靠這幾個呆薪水，那里還有富餘的錢，給你們作衣服買首飾……」

吳母搶著說：「呆薪水呆薪水——人家也有薪水比你賺的還要少，可是調排得比你好的——」

堯甫俯：「調排得好？」

吳母到他面前，指點著說：「譬如那位姜先生，資格不如你，本事不如你，所負的責任不如你，所賺的薪水也比你少，可是他就會調排，手頭比你寬裕；他的太太走出來，打扮的和闊人家的太太一樣。他在同事當中也混得好；董事長也知道他，你瞧今天還派他做了一名招待員；他將來高升起來，一定較你快的多；不會像你似的，熬了十六年，還祇在金庫里做一個小職員——」

堯甫搖了搖頭，長嘆一聲：「咳。」

吳母自有苦衷：「我這樣大的年紀，難道還要向你鬧著要衣服要首飾；可是我們的明珠，她年紀還輕呢——總得有一點場面，才能給她說一個好的人家。照現在這樣下去，潘家的那門親事，會得有成功的希望麼——我們怎麼對得起我們的女兒，你自己去想想吧。」說完她自上床睡了。

堯甫兩眼直視：「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女兒——是的，女兒的前途，是不能不替她打算打算的！——

△八　仝二

明珠聽見父母親，事實上是爲了她在操心，不免又發生一種感觸——伏在枕上，低低地飲泣。（漸隱）

△九　第三金庫

（漸顯）這一天堯甫到銀行里辦公，滿腔都是心事——他在抄寫一冊舊式賬本，時時停了筆尋思——另一張辦公桌邊，謝蓮榮坐着——沈質彬跑來和他咬耳朵——他們說的話，不容易聽見——祇有什麼「公債」，「多頭」，「空頭」這幾個名詞，落在堯甫耳朵裏——堯甫聽了一回，熬不住了，擱下筆走過去。

堯甫：「你們講什麼多頭空頭？」

蓮榮：「我們在這里談公債的市面；這幾天恐怕還要看跌，空頭可以做得。」

堯甫心里一動：「做公債可以賺錢麼？」

質彬笑了：「不能賺錢，人家爲什麼去做！」

堯甫也失笑：「眞的，不賺錢，人家爲什麼去做！」

蓮榮：「堯甫，你對於公債不很熟悉？」

堯甫：「我一向不大注意。」自言地：「大概做這個公債買賣，也得要有很大的資本吧？」

質彬：「小資本也有小資本的取巧做法，幹麼不來請敎請敎我！」

堯甫被情感震顫著：「如果有把握賺錢的話，我也想要小試一試！」（劃過）

△十　仝三

（劃過）七點半鐘，堯甫還沒回家——晚飯開在桌上——吳母和明珠，都在等着。

後門有開啓的聲音——堯甫帶醉的抱着幾包東西進來——舉得高高的，給她們看。

吳母問：「你又買了什麼回來？」

堯甫拍着一包：「這是替你買的衣料。」又把一包大的打開：「這是替明珠買的。」

明珠看見美麗的衣料，心里自然也是喜歡的——披在自己身上，看了又看——換上去非常軟細：「阿呀，這個恐怕很貴吧！」

堯甫揮手：「那你們就不必管了。」

堯甫看見阿寶端飯來：「你們還沒有吃晚飯麼？快吃吧！我已經吃過了；和銀行里的幾個同事喝了幾杯酒，以後我們家里裝一個電話才好；省得你們老等。」（劃過）

△十一　旅館一室

（劃過）堯甫，沈質彬，謝蓮榮，和還有兩位少年，四五位漂亮的女子，在旅館的一室里，閑坐取樂——諸少年都和女子攪在一起——獨有堯甫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喝啤酒。

謝蓮榮和一個漂亮女子坐在床上。

漂亮女子問他：「那一位喝啤酒的老先生是誰？」

蓮榮大著舌頭：「什麼，他老麼，你看他老麼？他不老！」

漂亮女子媚視著他：「他比你總老些。」

蓮榮：「他姓吳，我們銀行里同事。你別看他衣服穿得老實，他是不愛玩。家里有的是錢，這幾天做公債就賺了好幾千塊。」

漂亮女子：「哦！」她才開始重視堯甫。

× × ×

沈質彬和一羣男女圍在當中的桌子坐著——質彬又在那里胡吹：「如果公債照這樣的祇顧跌下去，好些人要發大財了——哼，你們總得恭維我的眼光不錯吧！」

少年甲：「等到將來我們都成了百萬富翁，我們都得好好地請請你。」

少年乙：「何必將來，現在你不該請客麼！你下星期日請我們到蘇州去吃船菜！」

一羣男女附和著：「對啦對啦，黃先生請客，請蘇州吃船菜。」

少年甲抗議：「我不請。我已經請過三回客了。」

質彬：「別忙別忙，堯甫這幾天不也跟著我們賺錢的麼，讓堯甫請客。」

少年甲：「吳先生請客，吳先生請客。」

蓮榮和那漂亮女子也嚷：「對啦，吳先生，吳先生請客！」

堯甫看著他們笑，不答言——那坐在床上的漂亮女子，便起身走過來——緊靠著堯甫坐下——伸手把握著堯甫拿酒杯的手——堯甫從未有此艷遇，覺得特別，鑄臉看著她。

漂亮女子媚視著：「吳先生。」

堯甫不自然地：「唔，什麼？」

漂亮女子抬起他的酒杯灌他：「你把酒喝完了再說話。」

堯甫很樂意地把酒一飲而盡：「啊！」

漂亮女子：「吳先生，你下星期日請客，請我們到蘇州去吃船菜！」

堯甫見她這樣地和自己親熱，覺得這種經驗也還有趣，不覺高興起來：「諸位，過一天我兄弟，要做一個小小的東道。」

一羣男女齊拍手：「贊成，贊成，」（劃過）

△十二 禮查飯店

（劃過）吳母今天最得意了——今天潘先生潘夫人和他們的第三個兒子，居然賞光，肯來吃飯——而且這里的大菜，這里的地方，在上海也算有名的——她看看明珠，又看看潘子，心里說不出的快樂。

堯甫也得意，舉起香檳杯對潘父：「潘先生，對乾了罷。」

兩人一飲而盡。

堯甫吩咐侍者：「再開香檳。」

潘先生忙道：「不用了不用了——吳先生，你眞是太客氣了。」

吳母舉起杯子勸一位貴婦人：「潘太太，請。」

潘夫人將酒杯一沾唇，即放下，笑道：「我不會喝酒。」

吳母又舉杯勸另一位中年婦人：「李太太，你是能喝的，請乾一杯吧。」

李太太似有難色：「今天喝得不少了。」

堯甫：「隨便吧，隨便喝點吧。」

吳母：「你不知道我們這位堂房姐姐，酒量才洪呢！」堅勸李太太：「來，你乾一杯我陪半杯。」

李太太端起杯子：「我喝了酒，話可多呀！」將杯裏酒喝乾了：「啊！」

右過來斟酒。

李太太指着潘子問潘父：「你們那位三少爺今年在大學幾年級？」

潘先生含笑答：「一年級！」

李太太轉身又指着明珠問吳母：「我們那位外甥女今年在幾年級？」

堯甫代答：「還在高中三年級，到暑假可以畢業，下半年就可以進大學了！」

李太太點頭：「兩個人的程度差不多——我說他們正是好一對兒——眞是郎才女貌，門當戶對——潘先生的事業是這麼發達！在社會上大名鼎鼎——我們這位妹夫堯甫先生，這一陣也得意非常——我說你們幹麼不就過了帖子呢！」

潘先生禮貌地微笑點頭。

吳母心里巴不得這樣，但口里故意表示驚訝：「李太太！二姊！」

李太太正色：「我是個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話一說就出——你們瞧，我們這位外甥女，相貌又好，性格又文靜，學問又好，在學校里快畢業了——」酒蒙著臉，對吳母：「不瞞你大妹說，我本來還想替耕原求這門親事的呢——耕原，我的大兒子，大妹不是見過幾次的麼——他倒也能在外頭做事情賺錢了，可惜書念得不多，不如明珠有學問——現在的男孩子，自然應當在大學畢業——像潘少爺這樣——來；諸位，大家都乾一杯——我預先替你們兩家道喜。」

吳母第一個把酒杯端起——其餘的人，除了明珠，也先後拿起酒杯。（漸隱）

△十三　同九

（漸顯）不久報紙上登著特大的消息，「公債久疲反漲……」（註：須有特寫）——沈質彬失神落魄地和謝進榮討論著——進榮祇顧搖頭嘆氣。

堯甫候子彬走後，過去問進榮：「我這幾天再三的問質彬，質彬始終不肯對我說老實話，現在的情形到底怎麼樣了？」

蓮榮悲觀地：「現在的情形，我告訴你現在的情形！我們已經失敗得一蹋糊塗了！」

堯甫呆了半天：「還有什麽法子挽救沒有呢？」

蓮榮：「就是爲了想挽救！」拉着堯甫的手：「我們本來不過賠了兩千多塊錢，一次兩次的想翻本，那知道越翻越深，現在虧空了兩萬多了！」

堯甫大吃一驚：「兩萬多！」

蓮榮：「我把金庫里存著的鈔票，挪用了去做公債的。一向連老哥都瞞著，可是將來發覺的時候——我和老哥——恐怕——都免不了罪刑——」

堯甫面如土色：「那怎麽辦呢？」

蓮榮對著他苦笑。（劃過）

△十四　同一

（劃過）堯甫趕快回家，把這個惡消息，告訴他的家人——吳母也駭呆了。

堯甫低低地一半是對自己說：「公債的事，我從前也和你提過。本來祇湊了兩個月的薪水，和行里幾位同事小做做。誰知道開頭一陣太順利了，一貫地是賺錢；他們胆子越做越大，弄到現在不可收拾。」

吳母：「難道你自己一點都不做主的？」

堯甫搖頭：「我對於做公債是外行。」

吳母：「你和那個姓謝的同在金庫里辦事，他換了上萬塊錢的鈔票出去，你難道眞的一點不知道？」

堯甫：「他今天下午才告訴我的。」

吳母睜大兩眼看着他，似乎不相信。

堯甫：「金庫里的存票每天要點數的；我到現在還不明白蓮榮用什麽方法把鈔票換出去的。」

吳母喃喃地：「完了完了，我們一家都毀了，我們的女兒明珠也毀了——潘家那們親事還能再去說麽——完了完了，這叫我怪誰呢，這叫我怪誰呢！」猛然站起來，把手巾掩面，走下樓去——走到一半，放聲大哭。

堯甫兩眼直視，獨自痴想——他忽然覺得他是站在幾十層的高樓上，預備縱身下躍——又好像身臨黃浦江邊，預備投入濁流（註：幻想鏡頭）他呆呆地想着心事。

（未完）

在城市裡（十二）

張天翼

第七章

一連下了几天雨，太陽給泡得喪了元氣，照出來的光也不大有勁。雲堆在天上慢慢流動，街上的影子就一會兒模糊一會兒分明。

丁壽松很快地走着，鼻子上冒着汗。他那雙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像機器那麼動得飛快——帶着他身子一步一步前進。為了怕自己一個不留神會跌交，他把上身往前面傾斜着，頭低着，看來叫人疑心他是要找個地方鑽進去。

地下還有點潮濕。有時候踏到一塊石板上面——還吱的一聲打縫裏擠出泥漿來。到處都懶懶地冒着熱氣，蒸出一股土味兒。

他忽然想起他的家鄉來了。

事情弄好了——他得回去一趟。……

雖然街上有這麼多人，有這麼多車子，把這五尺來寬的大路擠得滿滿的，他可總覺得他有點寂寞。那種說不出的感傷似的勁兒——一閃一隱地在他心裏出現，正像今天的太陽一樣。

『快要到端午節了，』他着急地咕嚕着。脚步子可又加快了些。『嗨，他媽媽的！』

後面一陣吹喝，有几輛車子衝了過來。他赶緊避到一個店裏，對那些坐車子的橫了一眼。接着他似乎覺得自己有點冒失——小心地看看櫃台裏坐着的夥計。他們誰也沒理會他。祗有玻璃櫥裏那些鴨蛋粉對他溫柔地瞅着，顯得又白又細，恨不得要伸手去捏一把。一種淡淡的香味還隔着玻璃透了出來。

一到城裏——一個人就渺小得多了。他丁壽松在這里，好像誰都沒看見他似的。他在別人跟前得陪着小心，看著別人發脾氣。今天甚至於——唐老二叫他去送請客帖子！

『他是什麼傢伙！』他忿不平地說。『差使沒有了——架子倒擺得像個樣子！』

在自家人那里呢——他跟他姑奶奶說話可要通過溫嫂子！

這天他到丁家去的時候，拚命把自己放得莊重些。對溫嫂子說起話來也正經着臉子：不管他受了什麼委屈，正經事總得規規矩矩辦。

『呃，有個何雲蓀——你可曉得這個人？』他輕輕皺着眉，帶了五成鼻音。

『何雲蓀？』溫嫂子想了會兒，眼珠子斜瞟了一下。『怎幹？』

『唔，唐老二請他吃飯，後兒個。』

見着芳姑太太，丁壽松也還是用着這張正經面孔。不過右手食指在左手心裏寫着字，嗓子放低了些——

『何雲鑄。』

瞧見她在遲疑着，他於是拿食指蘸了蘸唾涎，慢慢地又寫了一遍。

小鳳子插嘴：

『大姐你眞是——何雲鑄——你記不得？就是那個呀，那個那個——何六先生。』

『哦，』芳姑太太笑了起來。『平常說起來總是「何六先生」，一說「何雲鑄」就想不起來了。……這是怎麼的呢？——唐老二跟他不大熟的嘛。』

於是大家對這件事猜測着，憑各人想像得到的圈子裏發表着自己的見解。老太太認爲唐老二跟何六先生搭上了交情，準是有用意的。

『我看啊，』她要徵求同意似地掃所有的人一眼，『唐老二是想叫何六先生在文侃跟前說句好話，替他找個事。眞的，唐老二要再不找個事——那眞不得過。』

溫嫂子覺得這跟唐家的田有點關係：何大先生有那麼多錢——大概總要買點田產。

『他錢多啊？』丁壽松小聲兒問，好像要表示連他也有點知道那個姓何的。他並不等着要別人回答，一聽見小鳳子開了口，他就把視綫移到她那張瓜子臉上去了。

小鳳子說得很有把握：

『那個唐老二跟何雲鑄搭上交情啊——你望着罷，一定是唐十太爺介紹的。』

『唐十太爺？』丁壽松輕輕插了一句。

那個連看都不看他一下：

『唐十太爺這個人眞老實，唉。他也是上了唐二爺的當，他還不曉得哩。』

她姐姐綳着臉瞧着她，叫人疑心她在怪小鳳子不該說這些話。她說：

『是啵。唐家裏怕祇十爺是個好人。』

小鳳子臉抬起點兒對着窗子。亮光耀着她的眼睛，把眉毛輕輕地皺了起來。她臉上有點發熱。她想到唐十老爺的大兒子——那張國字臉白白的，一股老實樣子，像他父親一樣。可是算八字的都說他將來有『官帶桃花』這麼一部命。

她心一跳，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什麼也不說。眼睛偶然瞟到那面鏡子上，她把眉床肉揚了一下：她怕老這麼皺着眉——會添出皺紋來。

那位客人看看她，又看看芳姑太。他覺得他實在該談幾句什麼，可又打不定主意。

看樣子——她們似乎不打算再商量那件正經事了。眞要命！叫他怎麼去打發那個什麼何雲鑄呢？

『辦事情——哪裏作興這個樣子的！』他在肚子裏埋怨着。臉上可還是堆着笑，耐心地等着別人說完。一面模里模糊計算着——要到幾點鐘他才能夠回到唐二爺那裏去交差。

太陽打雲塊裏擠了出來，把強烈的光線透過窗幌子——射到了屋子裏

。亮處有什麼在輕輕閃動着，好像什麼東西在冒着熱氣。

芳姑太太移開了一步，讓自己站在暗點兒地方。她用大姆指撥着其餘四指的指甲，一面很嚴肅地談着。

『十爺也是奇怪：對旁的人一點個脾氣沒得，一到家就不得了：十娘給他吵死了。十爺總是說她待孩子不好，沒得良心。其實——唉，十娘眞也是個好人。那天子我到他家去，她跟我說了好一陣子。她恨唐二爺恨得要命。唐家裏他們這一房倒是——倒是——譬如啓良——嗯，他家孩子倒還像個人。……』

她俯着臉瞧着自己的手。不管別人有沒有注意她，她祗是背書那麼說得很快，好像她知道有個丁壽松在那里着急，就要趕快把牠報告完似的。

隨後大家歎起氣來。

老太太認爲這件事已經可以告一個結束了，她已經對芳姑太太盡了一些義務了，就主張邀梁太太她們來玩八圈。她熱心地衝着芳姑太太問：

『好啊？』

小鳳子臉上哪一絲肌都鬆活起來，似乎要打面部飛開去。她尖聲嚷着一些文明字眼：

『我贊成！我贊成！』

接着亂叫着一些下人們的名字，一看就知道她忙得連腦筋都攪昏了：

『高升！高升！……小高！……高媽！……小小高！……』

芳姑太太坐了下來，嘴角上閃着微笑，顯然她如今是在等着一件什麼好事。

剛才談起了何雲蓀那方面——大家竟一句也不再提！

丁壽松兩腳移動了一下，霎着眼睛。他也不知道這時候該不該告辭。他求救似地望望溫嫂子。

那個可忙着走了出去。彷彿——這家公館裏要是少了一個她，那什麼也都做不通。幸虧她去吩咐車夫接五舅老太太來，並且還叫高大去打電話給梁太太。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個憤怒的嗓子猛地叫了起來：

『打死你這個混蛋！打死你這個混蛋！』

劈！劈！——有誰挨了嘴巴子！

芳姑太太睜大眼睛瞧瞧她娘，瞧瞧妹妹，似乎是在提醒她們——

『又來了！』

她妹妹暫時把面部的活動停了會兒，靜靜地聽着。然後她莫明其妙地笑了一下。

祇有老太太預感到了什麼似的，馬上起了身。好像她跟人約定好了，現在可聽見了那個人的腳走響，她毫不遲疑地就走了出去。

發了慌的丁壽松跟在她後面，結里結巴的：

『這個——這個這個——』

前面院子裏——文侯老三揪着高大的領子。右手作着勢正往那個聽差臉劈過去——落個空。於是更加激起了他的怒氣，索性抓着拳在別人腦頂上搥着。

『你這個混蛋！……揍死你！揍死你！』

『呃呃！』老太太靠着門邊叫。『老三！老三！……』

末了丁文侯給了高大一個嘴巴子，很響地一聲——劈！這才把到手一

推。

高大腿巴子發了紅，坐在牆脚跟哼起來了。

『這個混蛋！』文侯老三兩手叉着腰，打嘴裏噴出一股酒味兒。『給你點個顏色看看！……這個混賬東西！嗯！——』

他衝到了牆脚跟，拿皮鞋脚踢了高大幾下，那個可把膀子護着腦袋。

老太太後移動一下位置，扁着嗓子反復着：

『什麼事嗄！什麼事嗄！』

丁文侯大概才從外面回來，連帽子也沒取下。額頭上冒着油汗，他用手抹了抹，讓帽子往後移到了後腦勺上。

『什麼事呵？——問他！』他用力對高大一指。『這個混賬透頂了的東西！——簡直的不把我看在眼睛裏！我叫他做事就叫不動！看我揍死這個傢伙！……』

那邊高大爬了起來，哭喪着臉聲辯着：

『溫嫂子叫我去打電話，三老爺又喊我去把……』

『又是三老爺！又是三老爺！』

三老爺的手掌又劈到了那個的腮巴上。

『老三！老三！』老太太嚷。『唉，怎幹要打人呢！有什麼話——說就是了。……老三！』

丁壽松一直站在老太太後面，好像這個門口規定了給長輩們站站的。

他那張苦巴巴的臉——一會兒伸出她右邊來望望，一會兒伸出她左邊來望望。他覺得他自己的地位很爲難：他決不定要不要帮着這位嫂子喊他姪兒幾句。

有幾個下人們站在遠遠的往這邊望着。祇要丁文侯一瞥過視線去——他們就悄悄地溜了開去。高升走過這院子的時候，竟連看都不看，祇低着頭數看自己那很快的步子。

老三的脾氣不是好惹的：那蠻勁兒——唉，眞是！於是丁壽松伸出老太太右邊的腦袋也縮了進來。

『都是老太太慣的！』他偷偷在肚子裏說，下唇忍不住外翻了一下。

可是芳姑太太走出來了。她繃着臉勸開她弟弟，輕輕動着嘴唇，好像怕使自己太費勁：

『何必呢，何必呢？跟他們吵什麼嗄？』

那位松大叔覺得自己應該帮着勸勸的——現在可給別人立了功去。於是他要表示他也有這個資格，就不安地嘟囔着：

『唉，眞是的，眞是的！』

芳姑太太仍舊反復着她那些話。右手向前面伸出點兒，彷彿她想要拖開老三可又怕弄髒了手指。

（未完）

原文献残缺